

裘吉生主編

珍本醫書集成

尤乘輯

壽世青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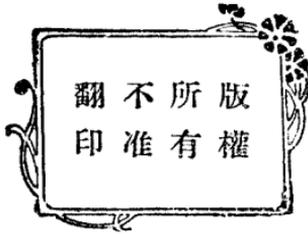
世界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初版

珍本醫書集成 (全十四册)

定價國幣六十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主編者 裘吉生

發行者 陸高誼

世界書局有限公司代表人

出版者 上海大連灣路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壽世青編目次

卷上

勿藥須知.....一

療心法言.....一

林鑒堂安心詩.....五

養心說.....五

養肝說.....六

養脾說.....六

養肺說.....六

養腎說.....七

齋說.....七

食忌說.....七

食飲以宜.....八

居室安處論.....八

居處宜忌說.....八

寢室宜忌說.....八

臥時祝法.....九

睡訣.....九

孫真人衛生歌.....九

真西山衛生歌.....〇

養神氣銘.....一

孫真人養生銘.....一

謹疾箴.....一

導引却病法.....二

內養下手訣.....二

運氣法.....二

固精法.....三

定神法.....三

十二段動工.....三

四時攝生篇.....五

十二時無病法.....六

靜功六字却病法.....八

念六字口訣歌.....九

四季却病六字訣.....九

調息.....九

清心說.....二一〇

修養餘言.....二一一

卷下

服藥須知.....二一五

煎藥有法.....二一五

服藥忌食.....二一七

飲食禁忌節要.....二一八

病有十失.....二一八

病有八不治.....二一九

却病十要.....二一九

病有七失不可治.....二一九

老人病不同治法.....三〇〇

治婦人病有不能盡法之弊.....三〇〇

妄庸議病.....三一

古方無妄用.....三一

草藥不可妄用.....三一

真菊野菊.....三一

服餌忌羊血.....三一

論婦人病有不同治法.....三一

用藥例丸散湯膏如有所宜.....三一

藥品製度法.....三四

病後調理服食法.....三九

壽世青編卷上

古平江尤乘生洲手纂

杭州李錦章校訂

勿藥須知

臞仙曰。古神聖之醫。能療人之心。預使不至於有疾。今之醫者。惟知療人之疾。而不知療人之心。是猶舍本而逐末也。不窮其源而攻其流。欲求疾愈。安可得乎。殊不知病由心生。孽由人作。佛氏謂一切唯心造。良不誣矣。所以人之七情內起。正性顛倒。以致大疾纏身。誠非藥石所能治療。蓋藥能治五行生剋之色身。不能治無形之七情。能治七情所傷之氣血。不能治七情忽起忽滅動靜無端之變幻。故臞仙又曰。醫不入刑官之家。藥不療不仁者之疾。蓋福有所主。禍有所司。報復之機。無一不驗。因有天刑之疾。自戕之疾。其天刑之疾。由夙世今生所積過愆。天地譴之。以致斯疾。此孽原於心也。其自戕之疾者。風寒暑濕之所感。酒色性氣之所傷。六欲七情生於內。陰陽二氣攻於外。此病生於心也。仙經曰。鍊精化氣。鍊氣化神。鍊神還虛。噫。將從何處煉乎。總不出於心耳。故凡思慮傷心。憂悲傷肺。忿怒傷肝。飲食傷脾。淫欲傷腎。藥之所治。只有一半。其一半則全不係藥力。唯要在心藥也。或曰。何謂心藥。予引林鑑堂詩曰。自家心病自家知。起念還當把念醫。只是心生心作病。心安那有病來時。此之謂心藥。以心藥治七情內起之病。此之謂療心。予考歷代醫書之盛。汗牛充棟。反覆詳明。其要主於却疾。然內經有一言可以蔽之曰。不治已病治未病是也。治有病不若治於無病。療身不若療心。吾以謂使人療。尤不若先自療也。

療心法三言

素問天真論曰。恬憺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老子曰。人生以百年爲限。節護乃至千歲。如膏之小炷。與大炷耳。人大言我小語。人多煩我少記。人悻怖我不怒。淡然無爲。神氣自滿。此長生之藥。

劉河間曰。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形以氣充。氣耗形病。神依氣立。氣合神存。修真之士。法於陰陽。和於術數。持滿御神。專氣抱一。以神爲車。以氣爲馬。神氣相合。可以長生。又曰。全生之術。形氣貴乎安。安則有倫而不亂。精神貴乎保。保則有要而不耗。故保養之道。初不離乎形氣精神。

達摩曰。心不緣境。住在本源。意不流散。守於內息。神不外役。免於勞傷。人知心卽氣之主。氣卽形之根。形者氣之宅。神形之具。令人相因而立。若一事有失。卽不合於至理。安能久立焉。

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直指曰。清謂清其心源。靜謂靜其氣海。心源清則外事不能擾。性定而神明。氣海靜則邪欲不能作。精全而體實。指歸曰。游心於虛靜。結志於微妙。委慮於無欲。指歸於無爲。故能達生延命。與道爲久。

妙真經曰。人常失道。非道失人。人常去生。非生去人。故養生者。慎勿失道。爲道者。慎勿失生。使道與生相守。生與道相保。

元道真經曰。生可冀也。死可畏也。草木根生。去土則死。魚鱉沈生。去水則死。人以形生。去氣則死。故聖人知氣之所在。以爲身寶。

仙經曰。精氣神爲內三寶。耳目口爲外三寶。常令內三寶不逐物而流。外三寶不誘中而擾。

又曰。毋勞爾形。毋搖爾精。歸心靜默。可以長生。

定觀經曰。惟令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曠然無塞。舊孽日銷。新孽不造。無所罣礙。迥脫塵病。

又曰。唯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

純陽祖師曰。老人於十二時中。行住坐臥。一切動中。要把心似泰山。不搖不動。謹守四門。眼耳鼻口。不令內入外。出。此名養壽緊要。

真人大計曰。奢懶者壽。慳斫者夭。放散劬勞之異也。田夫壽。膏粱夭。嗜欲多少之驗也。處士少疾。游子多患。事務

簡煩之殊也。故俗人競利。道士罕營。

唐書曰。多記損心。多言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散。初雖不覺。久則爲弊。

元始真經曰。喜怒損性。哀樂傷神。性損則害生。故養性以全炁。保神以安身。炁全體平。身安神逸。此全生之訣也。洞神經曰。養生以不損爲延年之術。不損以爲有補衛生之經。

天真論曰。外不勞形于事。內無思想之患。以恬愉爲務。以自得爲功。形體不做。精神不散。

莊子曰。能避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又曰。吾生也有涯。而智也無涯。以有涯逐無涯。殆矣。已而爲智者。殆而已矣。

秋聲賦云。奈何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溼然丹者爲槁木。黧然黑者爲星星。此士大夫通患也。又曰。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於中。必搖其精。人常有多思多憂之患。方壯遽老。方老遽衰。反此亦長生之法。

孫思邈曰。多思則神殆。多念則智散。多欲則智昏。多事則勞形。多言則氣乏。多笑則傷藏。多愁則心懨。多樂則語溢。多喜則妄錯昏亂。多怒則百節不定。

小有經曰。才所不勝。而強思之。傷也。力所不任。而強舉之。傷也。深憂而不解。重喜而不釋。皆傷也。

淮南子曰。大喜墜陽。大怒破陰。是以君子有節焉。

玄珠曰。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脈絡傷。傷陽則衄血。傷陰則下血。

書曰。行走勿語傷氣。語多則住。而再語。笑多則腎轉腰痠。

神仙傳曰。養壽之道。莫傷之而已。

素問曰。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

真訓曰。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衆則牖閉。面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焦。腦減則髮素。

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竟則明消。

妙真經曰。視過其目者明不居。聽過其耳者精不守。愛過其心者神不居。牽過於利者動則懼。

真誥曰。鏡以照面。智以照心。鏡明則塵垢不染。智明則邪惡不生。

陰符經曰。淫聲美色。破骨之斧鋸也。世之人不能秉靈燭以照迷情。持慧劍以割愛欲。流浪生死之海。害生於思也。

河圖帝視萌曰。侮天地者凶。順天時者吉。春夏樂山高處。秋冬居卑深處。吉利多福。壽考無窮。西山記曰。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乎天地。應乎萬類。和之於始。和之於終。靜神滅想。生之道也。

衛生訣云。凡人一日一夜。一萬三千五百息。未嘗休息。減之一息則寒。加之一息則熱。藏府不和。諸疾生焉。故元氣在保養。谷神在守護。

呂洞賓曰。寡言語以養氣。寡思慮以養神。寡嗜欲以養精。精生氣。氣生神。神自靈也。是故精絕則氣絕。氣絕則命絕也。是故精氣神。人身之內三寶也。

齊丘子曰。喬松所以能凌霜雪者。藏正氣也。美玉所以能犯烈火者。蓄至精也。是以大人晝運靈旗。夜錄神芝。覺所不覺。思所不思。可以冬禦風而不寒。夏禦火而不熱。故君子藏正氣。可以遠鬼神。伏姦佞。蓄至精者。可以保生靈。躋福壽。是故貴乎養氣也。

素問曰。謹和五味。骨正筋柔。氣血以流。腠理以密。長有天命。

又曰。食風者靈而延壽算。食穀者多智而勞形神。食草者癡愚而力足。食肉者勇鄙而多嗔。服氣者常存而得道。傳曰。雜食者百病妖邪所鍾。所食愈少。心愈開。年愈益。所食愈多。心愈塞。年愈損焉。所以服氣者千年不死。故身飛於天。食穀者千百皆死。故形歸於地。

白玉蟾曰。薄滋味以養氣。去嗔怒以養性。處卑下以養德。守清靜以養道。

學山曰。食飲有節。脾土不泄。調息寡言。肺金自全。動靜以敬。心火自定。寵辱不驚。肝木自寧。恬然無欲。腎水自足。益州老人曰。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使其心不亂求。心不狂思。不貪嗜欲。不著迷惑。則心君泰然矣。心君泰然。則百骸四體。雖有病不難治療。獨此心一動。百患爲招。卽扁鵲華佗在旁。亦無所措手乎。

林鑒堂安心詩

我有靈丹一小錠。能醫四海心迷病。些兒吞下體安然。管取延年兼接命。安心心法有誰知。却把無形妙藥醫。醫得此心能不病。翻身挑入太虛時。念雜由來業障多。憧憧擾擾竟如何。驅魔自有玄微訣。引入堯天安樂窩。人有二心方顯念。念無二心始爲人。人心無二渾無念。念絕悠然見太清。這也了時那也了。紛紛攘攘皆分曉。雲開萬里見清光。明月一輪圓皎皎。四海遨遊養浩然。心連碧水水連天。津頭自有漁郎問。洞裏桃花日日鮮。性理曰。夫人之心。皆明鏡也。聖人特不塵之耳。夫人之心。皆止水也。聖人特不波之耳。又朱晦菴曰。學者常要提醒此心。惺惺不昧。如日中天。羣邪自息。同一旨也。

養心說

夫心者。萬法之宗。一身之主。生死之本。善惡之源。與天地而可通。爲神明之主宰。而病否之所由係也。蓋一念萌動於中。六識流轉於外。不趨乎善。則五內顛倒。大疾纏身。若夫達士則不然。一真澄澹。萬禍消除。老子曰。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所以妄想一病。神仙莫醫。正心之人。鬼神亦憚。養與不養故也。目無妄視。耳無妄聽。口無妄言。心無妄動。貪嗔癡愛。是非人我。一切放下。未事不可先迎。遇事不宜過擾。既事不可留住。聽其自來。應以自然。任其自去。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皆得其正。此養之法也。

養肝說

夫肝者。魂之處也。其竅在目。其位在震。通於春氣。主春升發動之令也。然木能動風。故經曰。諸風掉眩。皆屬於肝。又曰。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辟積於夏。使人煎厥。設氣方升。而煩勞太過。則氣張於外。精絕於內。春令邪辟之氣。積久不散。至夏未痊。則火旺而真陰如煎。火炎而虛氣逆上。故曰煎厥。按脈解論曰。肝氣失治。善怒者名曰煎厥。戒怒養陽。使生生之氣。相生於無窮。又曰。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於上。使人薄厥。菀結也。怒氣傷肝。肝爲血海。怒則氣上。氣逆則絕。所以血菀上焦。相迫曰薄。氣逆曰厥。氣血俱亂。故爲薄厥。積於上者。勢必厥而吐也。薄厥者。氣血之多而盛者也。所以肝藏血。血和則體澤。血衰則枯槁。故養肝之要在乎戒怒。是攝生之第一法也。

養脾說

脾者。後天之本。人身之倉廩也。脾應中宮之土。土爲萬物之母。如嬰兒初生。一日不再食則飢。七日不食。則腸胃涸絕而死。經曰。安穀則昌。絕穀則亡。蓋穀氣入胃。灑陳六府。而氣至和。調五藏而血生。而人資以爲生者也。然土惡濕而喜燥。飲不可過。過則濕而不健。食不可過。過則壅滯而難化。病由是生矣。故飲食所以養生。而貪嚼無厭。亦能害生。物理論曰。穀氣勝元氣。其人肥而不壽。養性之術。常令穀氣少則病不生。穀氣且然。矧五味饜飫爲五內害乎。甚而廣搜珍錯。爭尙新奇。恐其性味良毒。與人藏府宜忌。尤未可曉。故西方聖人。使我戒殺茹素。本無異道。人能戒殺則性慈而善念舉。茹素則心清而腸胃厚。無嗔無貪。罔不由此。外考禽獸肉食。穀者宜人。不可不慎。

養肺說

肺者。藏之長也。心之華蓋也。其藏魄。其主氣。統領一身之氣者也。經曰。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則發肺鳴。鳴則肺熱。葉焦。充之則耐寒暑。傷之則百邪易侵。隨事痿矣。故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七情之害。皆氣主之也。直養無害。而後得。其所以浩然者。天地可塞。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可一也。道氣可配。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可通也。先王以至日閉關。養其微也。慎言語。節飲食。防其耗也。

養腎說

腎者。先天之本藏。精與志之宅也。仙經曰。借問如何是玄牝。嬰兒初生先兩腎。又曰。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是故人未有此身。先生兩腎。蓋嬰兒未成。先結胞胎。其象中空。一莖透起。形如蓮蕊。一莖即臍帶。蓮蕊即兩腎也。爲五藏六府之本。十二脈之根。呼吸之主。三焦之原。人資以爲始。豈非天地之根乎。而命寓焉者。故又曰。命門天一生水。故曰坎水。夫人欲念一起。熾若炎火。水火相剋。則水熱火寒。而靈臺之焰。藉此以滅矣。使水先枯涸。而木無所養。則肝病。火炎則土燥而脾敗。脾敗則肺金無資。欬嗽之症成矣。所謂五行受傷。大本已去。欲求長生。豈可得乎。莊子曰。人之大可畏者。衽席之間。不知戒者故也。養生之要。首先寡欲。嗟乎。元氣有限。情欲無窮。內經曰。以酒爲漿。以妄爲常。醉以入房。以竭其精。此當戒也。然人之有欲。如樹之有蠹。蠹甚則木折。欲熾則身亡。仙經曰。無勞爾形。無搖爾精。無使爾思慮營營。可以長生。智者鑒之。

齋說

夫世之持齋。往往以齋之說爲誤。何也。茹素而已。不復知有齋之實事。意謂茹素可以弭災集福。却病延年。則謬矣。玉華子曰。齋者齊也。齊其心而潔其體也。豈僅茹素而已。所謂齊其心者。澹志寡營。輕得失。勤內省。遠葷酒。潔其體者。不履邪徑。不視惡色。不聽淫聲。不爲物誘。入室閉戶。燒香靜坐。方可謂之齋也。誠能如是。則身中之神明自安。升降不礙。可以却病。可以長生。可以迪福弭罪。

食已忌說

太乙真人七禁文。其六曰。美飲食。養胃氣。彭鶴林云。夫脾爲藏。胃爲府。脾胃二氣。互相表裏。胃爲水穀之海。主納水穀。脾在中央。磨而消之。化爲氣血。以灌溉藏府。榮養周身。所係最重。修養之士。不可不美其飲食以調之。所謂致者。非水陸畢具。異品珍饈之謂也。要在乎生冷勿食。麪硬勿食。勿強食。勿強飲。先飢而食。食不過飽。先渴而飲。飲不過多。孔子曰。食饘而餼。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凡此者皆損胃氣。非惟

致疾。亦乃傷生。欲希長年。斯宜深戒。而奉老慈幼。與觀頤者審之。

食飲以宜

飲食之宜。當候已飢而進食。食不厭細嚼。仍候焦渴而引飲。飲不厭細呷。毋待飢甚而食。食勿過飽。時覺渴甚而飲。飲勿過多。食不厭精細。飲不厭溫熱。五味毋令勝穀味。肉味毋令勝食氣。食必先食熱。後食冷。

居室安處論

天隱子曰。吾謂安處者。非華堂寶宇。重裯牖榻之謂也。在乎南面而坐。東首而寢。陰陽適中。明暗相半。屋無高。高則陽盛而明多。屋無卑。卑則陰盛而暗多。故明多則傷魄。暗多則傷魂。人之魂陽而魄陰。苟傷明暗。則疾病生焉。此所謂居處之室。尙使之然。況天地之氣。有亢陽之攻肌。淫陰之侵體。豈可不防慎哉。修身之士。倘不法此。非安處之道。曰。吾所居室。四邊皆窗戶。遇風卽閣。風息卽開。吾所居室。前簾後屏。太明卽下簾。以和其內。太暗則捲簾。以通其外。耀內以安心。外以安目。心目俱安。則身安矣。明暗且然。况太多思慮。太多情欲。豈能安其內外哉。

居處宜忌說

保生要錄曰。人之家室。土厚水深。居之不疾。凡人居處。隨其所。皆欲土厚水深。土欲堅潤而黃。水欲甘美而清。常坐之處。令其四面周密。勿令小有細隙。致風得入。人不易知。其傷人最重。初時不覺。久能中人。夫風者。天地之氣也。能生成萬物。亦能損人。有正有邪。故耳。初入腠理。漸至肌膚。內傳經脈。達藏府。傳變既深。爲患不小。故素問曰。夫上古聖人之教下民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又養生書云。避風如避箭。若盛暑所居。兩頭通屋。銜堂夾道。風回涼爽。其爲害尤甚。養生者。當慎之。

寢室宜忌說

凡人臥牀。常令高。則地氣不及。鬼吹不干。鬼氣侵入。常因地氣逆上耳。人臥室宇。當令潔淨。淨則受靈氣。不潔則受穢氣。故氣之亂。人室宇。所爲不成。所依不立。卽一身亦爾。當常令沐浴潔淨。

臥時祝法

黃素四十四方經云。夜寢欲合眼時。以手撫心三過。閉目。微祝曰。太靈九宮。太乙守房。百神安位。魂魄和同。長生不死。塞滅邪凶。咒畢而寢。此名九宮隱祝寢魂之法。常能行之。使人魂魄安寧。永獲貞吉。

睡訣

西山蔡季通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朱晦菴謂未發之妙。

千金方云。半醉酒。獨自宿。軟枕頭。暖蓋足。能息心。自瞑目。陸平泉云。每夜欲睡。必走千步始寢。

論語曰。食不語。寢不言。寢臥不得多言笑。五藏如鐘磬。不懸則不可發聲。

伏氣有三種眠法。病龍眠。屈其膝也。寒猿眠。抱其膝也。龜鶴眠。踵其膝也。

孫真人衛生歌

天地之間人爲貴。頭象天兮足象地。父母遺體宜保之。箕疇五福壽爲最。衛生切要知三戒。大怒大慾并大醉。三者若還有一焉。須防損失真元氣。欲求長生先戒性。火不出兮神自定。木還去火不成灰。人能戒性方延命。貪欲無窮忘却精。用心不已走元神。勞形散盡中和氣。更復何能保此身。心若太費費則竭。形若太勞勞則歇。神若太傷傷則虛。氣若太損損則絕。世人欲知衛生道。喜樂有常嗔怒少。心誠意正思慮除。順理修身去煩惱。春噓明目木扶肝。夏至呵心火自閑。秋咽定收金肺潤。冬吹腎水得平安。三焦噓却除煩熱。四季常呼脾化餐。切忌出聲聞口耳。其功尤勝保神丹。髮宜多梳氣宜煉。齒宜頻叩津宜嚥。子欲不死修崑崙。雙手揩摩常在面。春月少酸宜食甘。冬月宜苦不宜鹹。夏要增辛減却苦。秋辛可省便加酸。季月可鹹甘略戒。自然五藏保平安。若能全減身康健。滋味偏多多病難。春寒莫放綿衣薄。夏月汗多須換着。秋冬衣冷漸加添。莫待病生纔服藥。惟有夏月難調理。內有伏陰忌涼水。瓜桃生冷宜少餐。免致秋來成瘧痢。君子之人守齋戒。心旺腎衰宜切記。常令充實勿空虛。日食須當去油膩。太飽傷神飢傷胃。太渴傷血并傷氣。飢餐渴飲勿太過。免致膨脹傷心肺。醉後強飲餉強食。未有此

生不成疾。人資飲食以養身。去其甚者自安適。食後須行百步多。手摩臍腹食消磨。夜半雲根灌清水。丹田濁氣切須呵。飲酒可以陶性情。太飲過多防有病。肺爲華蓋倘受傷。咳嗽勞神能損命。慎勿將鹽去點茶。分明引賊入其家。下焦虛冷令人瘦。傷腎傷脾防病加。坐臥切防腦後風。腦內入風人不壽。更兼醉飽臥風中。風纔一入成災咎。雁有序兮犬有義。黑鯉朝北知巨禮。人無禮義反食之。天地神明俱不喜。養體須當節五辛。五辛不節損元神。莫教引動虛陽發。精竭神枯定喪身。不問在家并在外。若遇迅雷風雨至。急須端肅敬天威。靜室收心須少避。思愛牽纏不自由。利名縈絆幾時休。放寬些子自家福。免致中年蚤白頭。頂天立地非容易。飽食煖衣寧不愧。思量無以報洪恩。早暮焚香謝天地。身安壽永事如何。胸次平夷積善多。惜命惜身兼惜氣。請君熟玩衛生歌。

真西山衛生歌

萬物惟人爲最貴。百歲光陰如旅寄。自非留意修養中。未免疾苦爲身累。何必餐霞餌大藥。妄意延齡等龜鶴。但於飲食嗜欲間。去其甚者將安樂。食後徐行百步多。兩手摩脇并胸腹。須臾轉手摩腎堂。謂之運動水與土。仰面常呵三四呵。自然食毒氣消磨。醉眠飽臥俱無益。渴飲飢餐尤戒多。食不欲粗并欲速。寧可少餐相接續。若教一頓飽充腸。損氣傷脾非爾福。生冷粘膩筋韌物。自死牲牢皆勿食。饅頭閉氣宜少餐。生福偏招脾胃疾。酢醬胎卵兼油膩。陳臭醃醢盡陰類。老弱若欲更食之。是借寇兵無以異。炙燼之物須冷吃。否則傷齒傷血脈。晚食常宜申酉時。向夜徒勞滯胸膈。飲酒莫教令大醉。大醉傷神損心志。酒渴飲水并啜茶。腰脚自茲成重墜。常聞避風如避箭。坐臥須當預防患。況因食後毫孔開。風纔一入成癱瘓。不問四時俱煖酒。大熱大冷莫入口。五味偏多不益人。恐隨藏府爲災疚。視聽行坐不可久。五勞七傷從此有。四肢亦欲得小勞。譬如戶樞終不朽。臥不厭縮覺即舒。飽宜沐浴飢宜梳。梳多浴少益心目。默寢暗眠神晏如。四時惟夏難調攝。伏陰在內腸易滑。補腎湯丸不可無。食物稍冷休鋪噉。心旺腎衰何所忌。特忌疎通泄精氣。寢處尤宜嚴密間。宴居靜慮和心氣。沐浴盥漱皆煖水。簟涼枕冷俱弗宜。瓜茄生冷不宜人。豈獨秋來作瘧痢。伏陽在內冬三月。切忌汗多泄精氣。陰霧之中莫遠行。暴雨迅雷

宜速避。道家更有頤生旨。第一戒人少嗔。秋冬日出始穿衣。春夏雞鳴宜早起。子後寅前睡覺來。瞋目叩齒二十七回。吸新吐故。毋令誤。嚙漱玉泉。還養胎。指摩手心。熨兩眼。仍更揩摩額與面。中指時時擦鼻莖。左右耳根。筌數遍。更能乾浴。一身間。按蹠時。須紐兩肩。縱有風勞。諸濕氣。何憂。腰背復拘攣。噓呵呼嘻吹及咽。行氣之人。分六字。果能依用。口訣中。新舊有疴。皆可治。聲色雖云。屬少年。稍知撻節。乃無愆。閉精息氣。宜聞蚤。莫使羽苞。火中燃。有能操履。常方正。於利無貪。名不競。縱向歌中。未盡行。可保周身。亦無病。

養神氣銘

神者氣之子。氣者神之母。形者神之室。氣清則神暢。氣濁則神昏。氣亂則神勞。氣衰則神去。神去則形腐。人以氣爲道。道以氣爲生。生道兩存。則長生久視。

孫真人養生銘

怒甚偏傷氣。思多太損神。神疲心易役。氣弱病來侵。勿使悲歡極。常令飲食均。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嗔。亥寢鳴天鼓。晨興漱玉津。妖邪難犯己。精氣自全身。若更無諸病。常當節五辛。安神宜悅樂。惜氣保和純。壽夭休論命。修行本在人。若能遵此理。平地可朝真。

謹疾箴

凡人富貴名利。勿強求之。而況此身。父母之所遺。才情意氣。勿競爭之。而況此身。妻子之所仰。身之柔脆。非木與石。傷之七情。報以百疾。疾之既來。有術奚施。疾之未來。有術不知。我明告子。子尙聽之。色之悅目。惟男女之欲。思所以遠之。如脫桎梏。味之爽口。惟飲食之欲。思所以禁之。如畏鴆毒。多言則傷氣。欲養氣者。言不費。多思則損血。欲養血者。思不越。憂不可積。樂不可縱。形不可太勞。神不可太用。凡此數言。終身宜誦。

勿藥真言云。獨宿之妙。不但老年。少壯亦當如此。日間紛擾。心神散亂。全賴夜間休息。以復元氣。若日內心猿意馬。狂妄馳驅。至夜又醉飽而恣情縱欲。不自愛惜。其精神血氣。何能堪此。

導引却病法

老子曰。天有三寶。日月星。人有三寶。精氣神。此其旨可得而知也。余自少慕道。夙有因緣。幸遇高賢異士。得讀古聖法言。乃知性命之理。簡易淵微。舍精氣神。則別無了道之門。而老子一言。固已悉之矣。人自離母腹。三元真氣。日可生發。後爲情欲所蔽。不知保養。斷傷者多。於是古聖傳授。教人修補之法。呼吸吐納。存神運想。閉息按摩。雖非大道。然能勤行積久。乃可却病延年。若夫虛勞內損。痼疾經年。卽扁鵲盧公。難於措手。苟能積氣開關。決有回生之效。久之則任督二脈交通。水升火降。乃成既濟。從前受病之根。斬刈無遺。嗣後真元之氣。蒸蒸日上。蒸蒸不竭。然勿謂草木無功。遂委之命也哉。余雖不敏。嘗事於斯。以謝奇疴。諦信專行。功臻旦夕。敢以告之同志。

內養下手法

易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闔闢往來無非道也。人生以氣爲本。以息爲元。以心爲根。以腎爲蒂。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人心與腎相去八寸八分。此腎是內腎。臍下一寸三分是也。中有一脈。以通天息之浮沉。息總百脈。一呼則百脈皆開。一吸則百脈皆合。天地造化流行。亦不出於闔闢二字。人之呼吸。卽天地之闔闢也。是乃出於心腎之間。以應天地陰陽升降之理。人能知此。養以自然。則氣血從軌。無俟乎搬運之煩。百病何自而生。如有病能知此而調之。則不治而自却矣。下手之訣。必先均調呼吸。均調呼吸。先須屏絕外緣。順溫涼之宜。明燥濕之異。明窗淨几。滌慮清心。閉目端坐。叩齒三十六遍。以集心神。然後以大拇指背于手掌心。勞宮穴處。摩令極熱。周拭目之大小眚各九遍。并擦鼻之兩旁各九遍。又以兩手摩令熱。閉口鼻氣。然後摩面。不俱遍數。以多爲上。名真人起居法。次以舌舐上腭。攪口中華池上下。取津漱鍊百次。候水澄清。一口分作三次。汨然嚥下。名曰赤龍取水。又曰玉液煉己法。最能灌溉五藏。光澤面目。潤肺止咳。其效若神。行持時不必拘定子午。每於夜半後。生氣時行之。或睡覺時皆妙。如日中閒暇時亦可。

運氣法

凡運氣法。當閉目靜坐。鼻吸清氣。降至丹田。轉過尾閭。隨即提氣。如忍大便狀。自夾脊雙關透上。直至泥丸。轉下鵲橋。汨然嚙下。仍歸丹田。初行功時。焚香一炷。爲度。漸增三炷。功行七日而止。凡臥病者。宜用厚褥綿被。暖帳重衣。不論寒暑。初行功三日。發大汗。以攻陰邪之氣。進熱粥。以爲表汗之資。渴則漱玉泉。以嚙之。飢則炊熱粥。以食之。飢然後食。不拘餐數。如是衣不解帶。能一月。則在牀三五七年。癱勞鼓膈等症。皆可刻期而愈。患在上身。收氣當存想其處。患在下身。收氣亦存想其處。放氣則歸於丹田。患在遍身。當分經絡。屬上屬下。運法亦如之。女子行功。先提水門。後及穀道。運法如前。

愚按人之氣。卽天地之氣。故天氣不交于地。乾坤或幾乎息矣。人之所以當運其氣者。亦體天地交泰之義也。先提穀道。使勿復也。自背至頂。使相交也。想丹田。使歸根也。不惟有療病之功。抑且多延年之效。何況于無病乎。况微病乎。是名曰修養。

固精法

金丹祕訣云。一擦一兜。左右換手。九九之數。真陽不走。每於戌亥二時。陰旺陽衰之候。宜解衣閉息。一手兜外腎。一手擦臍下。左右換手。各兜擦九九之數。仍盤膝端坐。手齒俱固。先提玉莖。如忍小便狀。想我身中元精。自尾閭上升。直至泥丸。復過鵲橋。降至丹田。每行七次。精自固矣。

愚按精者。人身真元之氣。五官百骸之主。而神魂附之。以生者也。夫神猶火也。精猶油也。油盡則燈滅。精竭則神亡。故精由氣生。神由精附。固精之法。宜急講也。半月精圓。久行愈佳。

定神法

人身之神。出入固無定。在治病者。寤思極想。又有甚焉。若能行功。則神隨氣轉。不慮其他出。否則難乎其有定在也。故恆時必須常想玄關。思睡必須常想鼻準。如此則神不外馳而定矣。

愚按神外無心。心外無道。道卽神之主。心卽神之宅也。然心外無道。故收放心。卽神定而道在。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夫放心而知求。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此定神之功驗也。今之養病者。曰思丹田。思鼻準。亦收放心之法也。不曰收放心。而曰定神。蓋遊心千里。無有定在。此皆神之外出。故曰定神。以上三條。乃却病修養之大綱。外有導引等法。詳具于後。

十二段動功

叩齒一 齒爲筋骨之餘。常宜叩擊。使筋骨活動。心神清爽。每次叩擊三十六數。

嚙津二 將舌舐上腭。久則津生滿口。便當嚙之。嚙下咽然有聲。使灌溉五藏。降火甚捷。嚙數以多爲妙。

浴面三 將兩手自相摩擦。覆面擦之。如浴面之狀。則鬚髮不白。即升冠鬢不斑之法。顏如童矣。

鳴天鼓四 將兩手掌掩兩耳竅。先以第二指壓中指彈腦後骨上。左右各二十四次。去頭腦疾。

運膏肓五 此穴在背上第四椎下脊兩旁各三寸。藥力所不到。將兩肩扭轉二七次。治一身諸疾。

托天六 以兩手握拳。以鼻收氣運至泥丸。即向天托起。隨放左右膝上。每行三次。去胸腹中邪氣。

左右開弓七 此法要閉氣。將左手伸直。右手作攀弓狀。以兩目看右手。左右各三次。瀉三焦火。可以去臂腋風

邪積氣。

摩丹田八 法將左手托腎囊。右手摩丹田。三十六次。然後左手轉換如前法。煖腎補精。

擦內腎穴九 此法要閉氣。將兩手挫熱。向背後擦腎堂。及近脊命門穴。左右各三十六次。

擦湧泉穴十 法用左手把住左脚。以右手擦左腳心。左右交換。各三十六次。

摩夾脊穴十一 此穴在背脊之下。肛門之上。統會一身之氣血。運之大有益。并可療痔。

灑腿十二 足不運則氣血不和。行走不能爽快。須將左足立定。右足提起。共七次。左右交換如前。

右十二段。乃運導按摩之法。古聖相傳。却病延年。明白顯易。盡人可行。莊子曰。呼吸吐納。熊經鳥伸。爲壽而已矣。

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由是傳之至今。其法自修養家書。及醫經所載。種數頗多。又節取

要約。切近者十六則。合前十二段參之。各法大概備矣。

凡行功每於子後寅前。此時氣清腹虛。行之有效。先須兩目垂簾。披衣端坐。兩手握固。跌坐。當以左足後跟。曲頂

腎莖根下動處。不令精竅漏洩耳。兩手當屈兩大指抵食指根。餘四指捻定大指。是爲兩手握固。然後叩齒三十

通。即以兩手抱項。左右宛轉二十四次。此可去兩脅積聚之邪。復以兩手相叉。虛空托天。反手按頂二十四。此可除胸膈悶病。復以

兩手心按兩耳却以第二指彈腦後枕骨二十四。此可除風。復以兩手相捉。按左膝左捩身。按右膝右捩身。各二十四。此可去肝家風。復以兩手一向前一向後。如挽五石弓狀二十四次。此可去臂。復大坐展兩手紐項。左右反顧。肩膊隨二十四次。此可去脊。復以兩手握固。並拄兩肋擺撼兩肩二十四。此可去腰肋。復以兩手交搥臂及臍。反搥背上連腰股各十四。胸膈之邪。復大坐斜身偏倚。兩手齊向上。如排天狀二十四。此可去肺家。復大坐伸足。以兩手向前。低頭扳足十二次。却鈎所伸足屈在膝上。按摩二十四。此可去心包。復以兩手據地。縮身曲脊。向上十二舉。此可去心肝。復以起立據牀。拔身向背後視。左右各二十四。此可去腎。復起立徐行。兩手握固。左足前踏。左手擺向前。右手擺向後。右足前踏。右手擺向前。左手擺向後二十四。此可去兩肩。復以手向背上相捉。低身徐徐宛轉二十四。此可去兩肋之邪。復以足相紐而行。前進十數步。後退十數步。復高坐伸足。將兩足紐向內。復紐向外。各二十四。此兩條。可去兩膝兩足間風邪。行此十六節訖。復端坐垂簾。握固冥心。以舌舐上腭攪取華池神水漱三十六次。作咽嚥聲嚥下。復閉氣想丹田之火自下而上。徧燒身體內外蒸熱乃止。

愚按老子導引四十二勢。凌羅門導引十二勢。赤松子導引十八勢。鍾離導引八勢。胡見素五藏導引法十二勢。在諸法中頗為妙解。然撮其功要。不過于此。學者能日行一二遍。久久體健身不復疲倦矣。

四時攝生篇

凡人在氣交之中。呼吸出入。皆接天地之氣。故風寒暑濕。四時之暴戾。偶一中人。壯者氣行自愈。怯者則留而為病。宜隨時加攝。使陰陽中度。是謂先幾防於未病。

春月陽氣閉藏於冬者。漸發於外。故宜發散以暢陽氣。內經曰。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以生。萬物以榮。夜臥早起。廣步於庭。被髮緩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故人當二月以來。摘取東引桃枝并葉各一握。水三碗。煎取二碗。空心服之。即吐却心膈痰飲宿熱。春深稍宜和平將息。綿衣晚脫。不可令背寒。寒即傷肺。鼻塞欬嗽。如覺熱即去之。冷則加之。加減俱要早起之時。若於食後日

中。防恐感冒風寒。春不可衣薄。令人傷寒霍亂。消渴頭痛。春凍未泮。衣欲下厚而上薄。

夏三月。人身陽氣發外。伏陰在內。是精神疎洩之時。特忌下利以泄陰氣。內經曰。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夜臥蚤起。無厭於日。使志無怒。使英華成實。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此夏氣之應。養長之道也。逆之則傷心。秋爲痠癘。故人常宜宴居靜坐。節減飲食嗜欲。調和心志。此時心旺腎衰。精化爲水。至秋乃凝。尤須保養以固陰氣。常宜食熱物。使腹溫煖。如瓜果。生冷。冰水。冷淘。荳粉。蜂蜜。尤不可食。食多秋時必患瘧痢。勿以冷水沐浴并浴面及背。使人得虛熱。目病筋脈。厥逆霍亂陰黃等疾。勿當風臥。勿眠中令人扇。汗出毛孔開。風邪易入。犯之患風痺不仁。手足不遂。言語蹇澀。年壯或不卽病。已種病矣。氣衰者。未有不桴鼓相應者。酒後尤當禁之。

秋三月。陽氣當斂。不宜吐及發汗。犯之令人藏府消燥。內經曰。秋三月。此爲容平。天氣以急。地氣以明。早臥早起。與雞俱興。使志安寧。以緩秋刑。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無外其志。使肺氣清。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冬爲殭泄。若知夏時多食瓜果涼物。宜以童便二碗。大腹檳榔五枚。細切水煎八分。生薑汁一分。和雪水三分。作兩空早服。瀉兩三行。一夏所食冷物。及膀胱宿水。悉爲驅逐。不能爲患。雖老年人者亦宜服。如小心加慎飲食者。可不必也。瀉後以薤白粥同半腎空心服之。勝如補劑。

冬三月。天地閉。氣血藏。伏陽在內。心膈多熱。切忌發汗以泄陽氣。內經曰。冬三月。謂之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早臥晚起。以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此冬氣之應。養藏之道也。逆之則傷腎。春爲痿厥。故人當服浸酒藥以迎陽氣。雖然亦不可過暖。綿衣當晚着。使漸漸加厚。卽大冷不宜向火烘炙。恐損目。且手足心能引火入內。令人心藏燥。血液耗。衣服亦不太多。冬月天寒。陽氣內藏。若加以炙衣重裘。向火醉酒。則陽太甚矣。如遇春寒。閉塞之久。不與發散。至春夏之交。陰氣既入。不能攝運陽氣。致有時行熱症。甚而譫妄狂越。皆由冬月不善保險之故。務宜自愛。寒熱適中。此爲至要。乃攝生之大法也。

十一時無病法

潔一室。穴南牖。八窗通明。勿多陳列玩器。引亂心目。設廣榻長几各一。筆硯楚楚。旁設小几一。掛字畫一幅。頻換几上。置得意書一二部。古帖一本。香爐一。茶具全。心目間常要一塵不染。

〔丑寅〕時。精氣發生之候。勿濃睡。擁衾坐床。呵氣一二口。以出濁氣。將兩手挫熱。擦鼻兩旁。及熨兩目。五七遍。更將兩耳揉捲。向前後五七遍。以兩手抱腦。手心恰掩兩耳。用食指彈中指。擊腦後各二十四。左右聳身。舒臂作開弓勢。五七遍。後以兩股伸縮五七遍。叩齒七七數。漱津滿口。以意送下丹田。作三口嚙。清五藏火。少息。

〔卯〕見晨光。量寒溫穿衣服。起坐明窗下。進百滾白湯一甌。勿飲茶。櫛髮百下。使疎風散火。明目去腦熱。鹽漱畢。早宜粥。宜淡素。飽摩腹。徐行五六十步。取酒一壺。放案頭。如出門先飲一二杯。昔有三人。皆冒重霧行。一病一死。一無恙。或問故。無恙者曰。我飲酒。病者食。死者空腹。以是知酒力辟邪最勝。不出門或倦。則浮白以養真氣。

〔辰巳〕二時。或課兒業。或理家政。就事歡然。勿以小故動氣。杖入園林。督園丁種植蔬菜。艾草。灌花。薜藥。歸來入室。閉目定神。嚙津約十數口。蓋亥子以來。真氣至。巳午而微。宜用調息以養之。

〔午〕餐量腹而入。食宜美。筆非水陸。畢具異品。殊珍。柳公度年八十九。嘗語人曰。我不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軟硬物。不生。不冷。不硬。美也。又勿強食。當飢而食。食勿過飽。食畢起行百步。摩腹。又轉手摩腎堂令熱。使水土運動。汲水煎茶。飲適可。勿過多。

〔未〕時就書案。或讀快書。怡悅神氣。或吟古詩。暢發悠情。或知己偶聚談。勿及闊。勿及權勢。勿臧否人物。勿爭辨是非。當持寡言養氣之法。或共知己閒行百餘步。不衫不履。頽然自放。勿以勞苦狗禮節。

〔申〕時點心。用粉麪一二物。或果品一二物。弄筆臨古帖。撫古琴。倦即止。

〔酉〕時宜晚餐。勿遲。量飢飽勿過。小飲勿醉。陶然而已。千金方云。半醉酒。獨自宿。軟枕頭。暖蓋足。言最有味。課子孫。一日程如法。即止。勿苛。

〔戌〕時篝燈。熱湯濯足。降火除濕。冷茶漱口。滌一日飲食之毒。默坐日間看書。得意處覆取闕之。勿多闕。多傷目。亦勿多思。鄭漢奉曰。思慮之害。甚於酒色。思慮多則心火上炎。火炎則腎水下涸。心腎不交。人理絕矣。故少思以寧心。更闌方就寢。湧泉二穴。精氣所生之地。寢時宜擦千徧。榻前宜燒蒼朮諸香。以辟穢氣。及諸不祥。

〔亥子〕時。安睡以培元氣。身必欲側。屈上一足。先睡心。後睡眼。勿想過去未來人我等事。惟以一善為念。則怪夢不生。如此御氣調神。方為自愛其寶。

靜功六字却病法 大字出息。治病之旨。常道從正。變道從權。

〔噓〕 應肝 春行之 肝病行之

〔呵〕 應心 夏行之 心病行之

〔呼〕 應脾 四季行之 脾病行之

〔咽〕 應肺 秋季行之 肺病行之

〔吹〕 應腎 冬行之 腎病行之

〔噫〕 應三焦 熱病行之

右六字訣。道藏玉軸經云。言世人五藏六府之氣。因五味薰灼。又被七情六欲所亂。積久成患。以致百骸受病。故太上憫之。以六字氣訣。治五藏六府之病。其法行時宜靜室中。暖帳厚褥。盤足跌坐。將前動功。略行一次。初學靜功。恐血脈不利。故先行動功。後及靜功。若七日後。不必行動功。行動功畢。即閉固耳目口齒。存想吾身。要身似冰壺。心如秋月。良久待其呼吸和。血脈定。然後口中微放濁氣一二口。然後照前節令行之。

假如春月。須低聲念噓字。不可令耳聞。聞即氣粗。粗恐氣泄耳。放噓字氣盡。即以鼻收清氣。入於本經。仍及丹田。一收一放。各二十四。或三十六。餘倣此。乃時令運行之常道也。

假如秋月。患目疾。應乎肝。當行噓字。又如春患虛黃。當行呼字。此乃權變病應之法。

獨肺部之疾。肺本主氣。不得行此法。宜專行嗽津功夫。降火甚捷。

凡修此道。須擇日子時。起首二十七日爲期。如耳聾虛勞鼓脹之症。頓然自愈。行之既久。腹中自聞澗澗有聲。內視自有一種景象。百病除而精神充矣。至於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則又向上功夫。茲不具述。

念六字口訣歌

肝若「吁」時目睜睛。肺如「咽」氣手雙擎。心「呵」頂上連。又手腎「吹」抱取膝頭平。脾病「呼」時須撮口。三焦客熱臥「嘻」寧。

四季却病六字訣

春「嘘」明目大扶肝。夏至「呵」心火自闌。秋「咽」定知金肺潤。冬「吹」惟令腎中安。三焦「嘻」却除煩熱。四季常「呼」脾化餐。切忌出聲聞口耳。其功尤勝保神丹。

調息

調息一法。貫徹三教。大之可以入道。小用亦可以養生。靜功之最上一乘法也。故迦文垂教。以視鼻端白數出入息。爲止觀初門。莊子南華經曰。至人之息。以踵大易。隨卦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王龍溪曰。古之至人。有息無睡。故曰。嚮晦入宴息。宴息之法。當嚮晦時。耳無聞。目無見。四體無動。心無思慮。如種火相似。元天元神元氣。停育相抱。真意綿綿。老子曰。綿綿若存是也。其開闔自然。與虛空同體。故能與虛空同壽也。世人終日營營。精神困敗。藉此夜間一睡。始覺日間之用。不能調之。一點光明。盡被後天塵濁所蔽。是謂陽陷於陰也。

調息之法。不拘時候。平身端坐。解衣緩帶。務令適然。口中舌攪數次。微微吐出濁氣。不令有聲。鼻中微微納之。或三五遍二七遍。有津嚥下。叩齒數通。舌抵上腭。唇齒相着。兩目垂簾。令臃臃然。調次調息。不喘不粗。或數息出。或數息入。從一至十。從十至百。攝心在數。勿令散亂。如心息相依。雜念不生。則止勿數。任其自然。坐久愈妙。若欲起身。須徐徐舒放。手足勿得遽起。能勤行之。靜中光景。種種奇特。直可明心見性。不但養身全生而已。出

入綿綿。若存若亡。神氣相依。是爲真息。息息歸根。自能奪天地之造化。長生不死之妙道也。

蘇子瞻養生頌云。已飢方食。未飽先止。散步逍遙。務令腹空。即腹空時。即便入室。不拘晝夜。坐臥自便。唯在攝身。使如木偶。常自念言。我今此身。若少動搖。如毫髮許。便墮地獄。如商君法。如孫武令。事在必行。有死無犯。又用佛言及老子曰。視鼻端。日數出入息。綿綿若存。用之不竭。數至數百。此身寂然。此身兀然。與虛空等。不煩禁制。自然不動。數至數千。或不能數。則有一法。強名曰。隨與息俱出。復與俱入。隨之不已。一旦有住。出不入。忽覺此息從毛竅中入。萬四千。雲蒸雨散。無始以來。諸病自除。諸障自滅。定能生慧。自然明悟。譬如盲人忽然有眼。此時何用求人指路。是故老人言盡於此。

小週天法。先將身心澄定。面東跌坐。平坐亦可。但前膝不可低。脊子不可着物。呼吸和平。以手作三昧印。插無名

指。右掌加左掌上。按於臍下。叩齒三十六通。以集心神。赤龍攪海。內外三十六遍。赤龍舌也。內外齒。內外也。雙目隨舌轉運。舌抵上腭。靜心數息三百六十周天畢。待神水滿漱津數遍。用四字訣。攝提穀道。舌抵上腭。目閉上視。鼻吸莫呼。

從任脈撮過穀道。到尾閭。以意運送。徐徐上夾脊中關。漸漸速些。閉目上視。鼻吸莫呼。撞過玉枕。頸上腦。將目

往前一忍。直轉崑崙頭。頂。倒下鵲橋舌。分津送下重禮。入離宮也。而至氣海。臍下穴。略定一定。復用前法。

連行三次。口中之津。分三次嚥下。所謂天河水逆流也。靜坐片時。將手左右擦丹田一百八下。連臍抱住。放手

時。將衣被臍腹間圍住。勿令風入。右所謂養得丹田煖煖。次將大指背擦熱。拭目十四遍。去心火。擦鼻三十六

遍。潤肺。擦耳十四遍。補腎。擦面十四遍。健脾。兩手掩耳鳴天鼓。徐徐將手往上。即朝天揖。如是者三。徐徐呼出

濁氣。四五口。鼻收清氣。兩手抱肩。移筋換骨數遍。擦玉枕關二十四下。擦腰眼。即腎。一百八下。擦足心。即湧泉。

一百八下。謂之一週。久久行之。精神強旺。百病不生。長生耐老。

清心說

夫既行運氣功夫。又加以動功。再及靜功。則胸膈舒泰。氣血流行。宿疾沉痾爲之頓去。但此心不清。或預料將來。

或追悔已往。或爲錢財。或爲聲色。或爲意氣。種種妄想。纏綿糾結。雜亂其心。則欲火內生。氣血復乖。前功盡廢矣。病者於是時當自想曰。向者我病篤時。九死一生。幾爲塵下之土。無復立人間世矣。今幸得再生。此餘生也。聲色貨利皆身外之餘物。至于意氣爭執。尤覺無謂。兒孫自有兒孫福。更無纖毫牽掛。一切世味。淡然漠然。但得自在逍遙。隨緣度日足矣。卽此却病之方。卽此延年之藥。又曰。錢財所以養生。若貪取之。必致傷生。聲色所以悅心。若過戀之。必致損身。意氣所以自高。若爭競之。反取自辱。酒肉所以適口。若沉酣之。反能爲害。故曰。酒色財氣傷人物。多少英雄被他惑。若能打退四凶魔。便是九霄雲外客。

又曰。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胸臆之間。猶宮府焉。肢體之位。猶郊境焉。骨節之分。猶四衢焉。血脈之道。猶百川焉。神猶君也。精猶臣也。氣猶民也。故至人能理其身。猶人君能治其國。愛民安國。愛氣全身。民弊國亡。氣衰身謝。故善養生者。先除六害。一曰薄名位。二曰廉貨財。三曰少色欲。四曰減滋味。五曰屏虛妄。六曰除嫉妬。如六者尙存。不能自禁。卽道經空念。其如衰朽。安得挽乎。

修養餘言

孫真人曰。人年四十以上。勿食瀉藥。人有所怒。血氣未定。若交合。令人發癰疽。遠行疲乏入房。成五勞少子。忍小便。膝冷成淋。忍大便成氣痔。水銀不可近陰。鹿豕二脂不可近陰。皆令人陰痿。養生者。髮宜多梳。面宜常擦。目宜常運。耳宜常聳。舌宜抵腭。齒宜常叩。津宜常嚥。背宜常暖。胸宜常護。腹宜常摩。穀道宜常撮。足宜常擦。湧泉。一身皮膚。宜常乾浴。大小便。宜咬齒勿言。又須省多言。省筆札。省交游。省妄想。所一息不可省者。居敬養心耳。飢勿過飽。飽食成癖病。飽食夜臥失覆。多霍亂。時病瘥。勿食餽。成痢。食餽。勿食乳酪。成蟲病。食兔肉。勿食薑。成霍亂。勿食父母本命所屬肉。欲令壽永。勿食自己本命所屬肉。欲令魂魄安寧。勿食一切腦。恐損神。勿食盤面上衆人先目物。成結氣。凡食畢。漱口數過。令人齒固。凡食皆熟勝生。少勝多。春天不可衣薄。令傷寒霍亂。濕衣汗衣勿着。令發瘡瘍。夜臥頭勿向北。并勿近火爐。恐

擯目。夜臥常習閉口。開則氣耗。又恐異氣入口。慎之。凡人夢魘。不得燃燈喚之。亦不可近而急喚。夜夢惡。勿說。且起口含涼水。向東噴之。呪曰。惡夢蒼草木。好夢成珠玉。卽解。凡夢善惡勿說獲吉。居處切防令有小隙。小隙之風最劣。勿忍急避。凡在家在外。忽遇大風大雨。震雷昏霧。必是諸煞鬼神經過。宜入室閉戶。燒香恭默。過後乃出。否則恐招損獲咎。瑣碎錄云。臥處不可以首近火。恐傷腦。亦不可當風。恐患頭風。背受風則嗽。肩受風則臂疼。善調攝者。雖盛暑不當風。及坐臥露下。

又云。戒酒後語。忌食時噴。忍難忍事。恕不明人。口腹不節。致病之因。念慮不正。殺身之本。

又曰。酒不顧身。色不顧病。財不顧親。氣不顧命。當其未值。孰不明知。亦能勸人。及到自臨其境。仍復昏迷。當此之時。再思猛省。

楊廉夫集。有路逢三叟詞云。上叟前致詞。大道抱天全。中叟前致詞。寒暑每節宣。下叟前致詞。百處半單眠。嘗見後山詩中一詞亦此意。蓋出應璩。璩詩曰。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歲餘。相與鋤禾莠。往前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室內姬粗醜。二叟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詞。夜臥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保養之道無他。在於平日飲食男女之間。能自節愛。卽是省身修德。若恣肆無忌。卽是過惡。潛滋暗長。甚則疾病應之。雖因風寒外感。或緣內傷七情。實由人違犯聖教。以致魂魄相離。精神失守。肌體空疎。百骸不遂。風寒邪氣。得以中入。若有德者。雖處幽暗。不敢爲非。雖居榮祿。不敢爲惡。量體而衣。隨分而食。雖富貴不敢恣欲。雖貧賤不敢強求。是以外無殘暴。內無疾病也。蓋心內澄。則真神守其位。氣內定。則邪穢去其身。行欺詐。則神昏。行爭競。則神沮。輕侮於人。必減算。殺害於物。必傷年。行一善。則神魂歡。作一惡。則心氣亂。人能寬泰自居。恬淡自守。則形神安靜。災病不生。福壽永昌。由茲伊始。

人之叢疾者。始于心。忘其身。而病生。繼則過患其身。而病不去。忘身者。在康強時。不擇味而飽。不擇風而裸。不擇時而色。不擇醒而醉。不擇里而趨。不擇性而喜怒哀樂。故病乘吾所弗備。既至也。悔無及。

夫人之滌睡便溺也。必有氣焉以充之。而後出。草木之華。鳥獸之羽毛也。亦必有脈焉以貫之。而後榮。是故氣脈之貴乎養也。

已上諸仙垂訓。皆却病良方。延年妙訣。雖非金丹大旨。然由此而進。未嘗不可以入道也。嗣有大週天三鍊要旨。容圖災木。就正宇內。

壽世青編卷下

古平江尤乘生洲手纂
杭州李錦章校訂

服藥須知

夫病之所由來。因放逸其心。逆於生樂。以精神狗智巧。以憂慮狗得失。以勞苦狗禮節。以身世狗財利。四狗不置。心爲之病也。極力勞形。躁暴氣逆。當風飲酒。食嗜辛鹹。肝爲之病矣。飲食失節。溫涼失度。久坐久臥。大飽大飢。脾爲之病矣。呼叫過常。辨爭陪答。冒犯寒暄。恣食酸鹹。肺爲之病矣。久坐濕地。強力涉遠。縱欲勞形。三田漏溢。腎爲之病矣。五病既作。故未老而羸。未羸而病。病至則重。重則必斃。嗚呼。是皆弗思。而自取之也。今既病矣。而後藥之。得非臨渴掘井乎。然必以慎起居。戒暴怒。簡言語。清心寡營。輕得失。收視聽。節飲食。忌肥濃。炙燻生冷。凡食勿頓。而多。任可少。而頻。食不欲急。急則傷脾。法宜細嚼緩嚥。勿太熱。勿太冷。又不得雜。雜則物性或有相反。則脾與胃。不大可慮哉。苟能慎之。服藥自效。設仍率性任情。不守戒忌。豈特藥力無功。而其疾更劇矣。是不可不慎。

煎藥有法

一 慎用水。按方書所載。

長流水。即千里水。但當取其流長而來遠耳。不可泥于千里之外者。以

急流水。取其來遠。通達。用以煎治手足四肢病。及通利二便之藥也。

順流水。取其性順而下流。故亦取治下焦

逆流水。取其調和發吐痰飲之藥也。

半天河水。即長桑君授扁鵲飲以上池之水。乃竹籬簾頭管內所感之水也。取

春雨水 立春日。空中以器盛接之水。其性始得春升生發之氣。可以煎補中氣。及清氣不升之劑。古方謂婦人無子者。於立春日清晨。以器盛空中之雨水。或是日百草曉露之水。夫妻各飲一杯。還房當即有孕。取其資

殆資生。發育萬物之意耳。

秋露水 其性稟收斂肅殺之氣。取煎祛祟之藥。及調敷蟲疥癬瘡風癩之用。

井華水 清晨井中第一汲者。其天一真元之氣。浮結水面。取煎滋陰之劑。及修煉丹藥之用。

新汲水 井中新汲未入缸甕者。取其無所混濁。用以煎藥為潔。

甘澗水 約以百次為度。取其性變溫柔。能理傷寒陰症。而無根水。山谷中無人處。新坎中水也。取其性止

冬霜水 陰感則露結為霜。霜能殺物。性隨時異也。解酒毒。治熱病。收霜法。鷄羽刷。貯瓶密封候用。一方治寒。熱癘秋霜一錢。熱酒送下。奇效如神。

臘雪水 冬至後第三戌為臘。其水解時疫丹石毒。煎茶煮粥。止消渴。洗目赤如神。及調和殺蟲藥用。

陰陽水 飲一二升吐出痰食即痊。凡霍亂嘔吐不能令納食。其勢危者。先飲數口即定。蜀中有長壽源。其源多菊花。則流水皆菊花香。居人飲其水者。壽皆二三百歲。故淵明好植菊

按千金方云。煎人參須用流水。用止水即不驗。今甚有宿水煎藥。不惟無功。恐有蟲毒。陰氣所侵。益蒙其害。即

滾湯停宿者。浴面無顏色。洗身成癬。已上諸水。各有所宜。臨用之際。宜細擇焉。

一 慎火候按方書所載。

桑柴火 桑木能利關節。養津液。得火則良。抱朴子云。一切仙藥。不得桑煎不

機炭火 宜煨煉一切金石。除風寒痺痛。久服終身不患風疾故也。

金粟火 即粟米殼也。

煨煉丹藥用。

煨煉丹藥用。

白炭 誤吞金銀銅鐵在腹。燒紅急為末煎湯呷之。甚者刮末一錢。井水調服。未效再服。又解水銀輕粉毒。

石炭今西北所燒之煤即
是。不入藥用。
蘆荻火、竹火。宜煎一切
滋補藥。

按火有文武。從容和緩。不疾不徐。文火也。恐熾焰沸騰。則藥汁易涸。氣味不全耳。并用紙蘸水封器口煎之。如煎探吐痰飲之劑。當用武火。取其急速而發吐之也。

一慎煎器。必用砂銚瓦礮。如富貴家。淨銀之器。煎之更妙。切忌油穢腥氣。銅錫鐵鍋。或煎過他藥者。必滌潔淨。器口用紙蘸水封之。

一慎煎藥之人。有等魯莽者。不按水火。率意煎熬。或藥汁太多。而背地傾藏。或過煎太少。而私攪茶水。供應病人。惟圖了事。必擇謹慎。能識火候者。或親信骨肉。按法煎造。其去渣必用新絹濾淨。取清汁服。

一慎服藥。凡病在胸膈以上者。先食而後藥。病在心腹以下者。先藥而後食。病在四肢脈者。宜飢食而在旦。病在骨髓者。宜飽食而在夜。在上不厭頻而少。在下不厭頻而多。少服則滋潤於上。多服即峻補於下。其藥氣與食氣不欲相逢。食氣下則服藥。藥氣退則進食。有食前食後服。宜審此意。

服藥已心食

凡服藥不可雜食肥膩魚酢陳羹犬豕諸肉。及胡荽生蒜葱韭生菜瓜果生冷滑滯之物。并忌見死屍產婦淹穢事等。

有蒼白朮。忌桃、李、雀肉、青魚、蛤、菘菜。

有桔梗、遠志、烏梅。忌豕肉、冷

有細辛、常山。忌生菜、生葱。

有仙茅、牛膝、牛乳。忌牛肉、

有荊芥。忌河豚、一切魚蟹。

有黃連、胡黃連。豕肉、冷水並忌。

有地黃、何首烏。忌一切血、葱、蒜、菘菜。

有丹參、茯苓、茯苓。忌一切酸味物并醋。

有蒼耳。忌豕肉。

有二冬。忌鯉魚、鱒魚。

有甘草。忌豕肉、海菜、菘菜。

有半夏、葛蒲、補骨脂。忌羊肉、飴糖。

有牡丹皮。忌胡荽、蒜。

有吳茱萸。忌豕心、肺、豕肉、慈菇。

有鱉甲。忌菘菜。

有澤瀉。忌海蛤。

有厚朴、葶麻。忌炒豆。

有紫蘇、丹砂、龍骨。忌鯉魚。

有附子、烏頭、天雄。忌豉汁、稷米。

飲食禁忌節要 不可同食。

食猪肉。忌薑、羊肝。

羊肉。忌梅子、酢。

牛肉。忌薑、粟子。

鴨子。忌李。

鯉魚。忌雞、豬肝、葵菜。

黃魚。忌喬麥。

蟹。忌柿、橘、棗。

棗。忌葱、魚。

胡荽、妙豆。忌豕肉。

蕎麥肉、黃魚。忌豕、羊、雉。

病有十失

驕恣率性，不遵戒忌一也。

聽信巫禳，廣行殺戮，不信醫藥三也。

不審擇醫，信人毀譽，或從著卜五也。

有枸杞、葶藶。忌牛肉、牛乳。

有巴豆。忌冷水。

有商陸。忌犬肉。

有土茯苓、威靈仙。忌茶、麵湯。

豬肝。忌魚、酢。

羊心、肝。忌椒、笋。

牛肝、牛乳。忌魚。

鶴鴉。忌菌、木耳。

鯽魚。忌豬肝、蒜、雞、糖。

鱧魚。忌乳酪。

蝦子。忌雞、豕。

韭。忌牛肉、蜜。

莧菜。忌鱉。

黍米。忌牛肉、葵菜、蜜。

有肉桂、蜂窠。忌葱。

有薄荷。忌鱉肉。

有當歸。忌煙麵。

有陽起、雲母、鍾乳、礬石、碓砂。並忌羊血。

豬心肺。忌餘。

犬肉。忌蒜、魚。

雞肉、雞子。同忌蒜、葱、芥、李。

雀肉。忌李、醬。

魚酢。忌菜、豆、醬。

鱈魚。忌乾笋。

李子。忌蜜。

梅子。忌豕肉。

楊梅。忌葱。

葶荳。忌樞子、能殺人、魚鮓。

輕命重財，治療不早二也。

諱疾試醫，言不由中四也。

急欲速效，旦暮更張，雜劑亂投六也。

索卽寫方。製炮失宜。私自加減七也。
寢與不適。飲食無度九也。

病有八不法

室家乖戾。處事不和。動成荆棘一也。
憂思想慕。得失榮懷三也。
煩躁暴戾。不自寬慰五也。
怨天尤人。廣生懊惱七也。

却病十要

一要靜坐觀空。萬緣放下。當知四大原從假合。勿認此身爲久安長住之所。戰戰以爲憂也。
二要煩惱現前。以死喻之。勿以爭長較短。
三要常將不如我者。巧自寬解。勿以不適生嗔。
四要造物勞我以生。遇病却閒。反生慶幸。
五要深信因果。或者夙業難逃。却歡喜領受。勿生嗟怨。
六要室家和睦。無交謫之言入耳。
七要起居務適。毋強飲食。寧節毋多。
八要嚴防嗜欲攻心。風露侵衣。
九要常自觀察。克治病之根本處。
十要覓高朋良友。講開懷出世之言。或對竹木魚鳥相親。翛然自得。皆却病法也。

病有七失不可治

侍奉不得人。煎丸失法。怠不精詳八也。
過服湯藥。蕩滌腸胃十也。

恣縱慳淫。不自珍重二也。
今日預愁明日。一年營計百年四也。
窘若拘囚。無瀟灑志六也。
以死爲苦。難割難捨八也。

夫病有七失。不可治者。失於不審。失於不慎。失於不信。失於怠忽過時。失於不擇醫。失於不辨藥。失於自立意見。應補責醫以瀉。長攻責醫欲補。應針欲艾。應灼欲砭。七者之中。有一於此。卽爲難治。非止醫家之罪。實病家之自誤也。矧有醫不慈仁。病者猜鄙二理。交馳於病。爲害者不少。由是言之。醫者不可不慈仁。病者不可多猜鄙。如犯之則招禍。在醫者當以救濟爲心。在病家務以精誠篤摯爲念。各盡其極。乃治病求愈之大端也。

老人病不同治法

常見年高疾患。將同少年混投湯藥。妄行針灸。務欲速愈。殊不知老年之人。血氣已衰。精神減耗。至于視聽不至。聰明。手足舉動不隨其志。身體勞倦。頭目昏眩。宿疾時發。或祕或泄。或冷或熱。皆老人之常也。勿緊用針藥。急求痊愈。往往因此別致危殆。且攻病之藥。或汗或吐。或解或利。緣衰老之人不同年少。年少者真氣壯盛。雖汗吐轉利。未致危殆。其老弱者汗之則陽氣泄。吐之則胃氣逆。下之則元氣脫。立致不可救。此養老之大忌也。大率老人藥餌。止用扶持。只可溫平順氣。進食補虛。中和之劑。不可用市肆購買。他人惠送。未識方味者與之服餌。切須詳審。若有宿疾時發。則隨其疾狀。用和平湯劑調順。三朝五日。自然痊愈。惟是調停飲食。隨其食性變饌治之。此最爲良法也。

治婦人病有不能盡法之弊

治婦人疾。有不能盡聖人之法者。今富貴之家。居奧室之中。處幃幔之內。甚又以帛幪手臂。旣不能行望色之神。又不能殫切脈之巧。四者有二缺焉。黃帝曰。凡治病察其形氣色澤。形氣相得。謂之可治。色澤以浮。謂之易已。形氣相失。謂之難治。色天不澤。謂之難已。又曰。診病之道。觀人勇怯。骨肉皮膚。能知其情。以爲診法。若病人脈病不相應。旣不得見其形。醫者止據脈供藥。其可得乎。如此言之。烏能盡其術哉。此醫家之公患。世不能革。醫者不得不盡理質問。以憑調治。病家見其所問煩瑣。意其脈道不精。往往得藥不服。似此甚多。扁鵲見齊侯之色。尙不肯信。况其不得見者乎。嗟哉。

妄庸識病

世有病人親朋故舊交游來問疾者。其人曾不經一事。未讀一方。自誇了了。談說異端。或言是虛。或言是實。或云是風。或云是氣。紛紛謬說。種種不同。使亂病人心意。不知孰是。遷延已久。時不待人。歟然致禍。各自走散。設有明醫。識病淺深。探究方書。熟知本草。看病不爾。大誤人事。何況妄議者乎。

古方無妄用

鄱陽周順。醫有十全之功。云古方如聖惠。千金。外臺秘要。所論病原脈症。及針灸法。皆不可廢。然處方分劑。與今大異。不深究其旨者。謹勿妄用。有人得目疾。用古方治之。目遂突出。又有婦人因產病。用外臺秘要坐導方。其後反得惡露之疾。終身不差。曾有士人得脚弱病。方書羅列。積藥如山。而疾益甚。余令悉屏去。但用杉木爲桶。盛水濯足。并令排樟腦於兩股間。以脚綁繫定。月餘而安健如初。南方多此疾。不可不知。順固名醫。語必不妄。故錄于此。

草藥不可妄用

甲志云。紹興十九年三月。英川僧希賜。往州南三十里洗口掃塔。有客船自番禺至。舟中士人攜一僕。病脚弱。不能行。舟師憫之。曰。吾有一藥。治此病如神。餌之而差者。不可勝計。既賽廟畢。飲酢頗醉。乃入山求得草漬酒授病者。令天未明服之。如其言。藥入口。卽呻吟云。腸胃如刀割截痛。遲明而死。士人以咎舟師。舟師恚曰。何有此。卽取昨夕所餘藥。自漬酒服之。不踰時亦死。蓋此山多斷腸草。人誤食之。輒死。舟師所取藥。爲根蔓所纏。醉不暇擇。徑投酒中。以此致禍。則知草藥不可妄用也。

眞菊野菊

蜀人多種菊。以苗可以菜。花可以藥。園圃悉能植之。今人多採野菊供藥肆。頗有大誤。眞菊延齡。野菊殺人。如張華言。黃精益壽。鈎吻殺人。形類相似之誤。有如此。

服餌忌羊血

服餌之家。忌食羊血。雖服餌數十年。一食則前功盡喪。以其能解藥力如此。

論婦人病有不同治法

孫真人云。寧醫十男子。莫醫一婦人。以嗜欲多於丈夫。故感病倍於男子。蓋其慈戀愛憎。嫉妬憂患。染着堅牢。情不自抑。以此成疾。非外感六氣。必內傷七情之所致也。七情之病不可醫。誠以情想內結。自無而有。思慮過當。多致勞損。是以釋氏稱說。醉梅口中水出。想踏懸崖。足心酸楚。大都如此。若非寬緩情意。改易心志。則雖金丹大藥。亦不能已。蓋病出於五內。無有已期。藥力不可及也。法當令病者。存想以攝心。抑情以養性。

葛仙翁曰。凡婦人病。兼治其憂悲。令寬其思慮。則疾無不愈矣。

凡人在病中。百念灰冷。雖有富貴。欲享不能。反羨貧賤而健者。人能于平日無病時。作是想頭。病從何來。及一切名利得失。恩怨亦自淡然。

用藥例丸散湯膏各有所宜

藥有宜丸宜散者。宜水煎者。宜酒漬者。宜煎膏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湯酒者。並隨藥性不可過越。湯者。蕩也。煎成清汁是也。去大病用之。散者。散也。研成細末是也。丸者。緩也。作成丸粒也。不能速效。舒緩而治之也。漬之者。以酒浸藥也。有宜酒浸以助其力。如當歸。地黃。知母。黃柏。陰寒之氣味。假酒力而行氣血也。有用藥剉細。如法煮酒密封。早晚頻飲。以行經絡。或補或攻。漸以取效是也。

細末者。不循經絡。上去胃中及府藏之積。及治肺疾。欬為宜。氣味厚者。白湯調。氣味薄者。煎之。和渣服丸。治下焦之病者。極大而光且圓。治中焦者。次之。治上焦者。極小。麪糊者。取其遲化。直至下焦。或酒取其散。醋取其收。如半夏。南星。及利濕者。以薑汁稀糊丸。取其易化也。如湯泡蒸餅。尤易化。滴水亦然。煉蜜丸者。取其遲化。而氣循經絡也。蠟丸者。取其能達下焦。而治腸癖等疾。

凡修合丸劑用蜜祇用蜜。用飴祇用飴。勿相雜用。且如丸藥用蠟取其固護藥氣。欲其經久不失味力。且過膈關而作效也。今若投蜜相和。雖易爲丸。然下咽亦卽散化。如何得致腸中。若或有毒藥不宜在上化。豈徒無益而反爲害。全非用蠟之本意。

凡煉蜜宜先掠去沫。令熬色微黃。試水不散。作熬一二沸作丸。則收潮而不粘成塊也。

冬月煉蜜。煉時要加二杯水爲妙。衍義云。每蜜一觔。祇煉得十二兩。是其度數也。和藥末要乘極滾時和之。曰內搗千百杵。自然軟熟。容易作條好丸也。

凡爲末。先須細切。曬燥。退冷搗之。有宜合搗者。有宜各搗者。其滋潤之藥。如天麥冬、生熟地黃、當歸輩。皆先切曬之。獨搗。或以慢火隔紙焙燥。退冷搗之。則爲細末。若入衆藥。少停回潤。則和之不勻也。凡濕藥燥後。皆大耗蝕。當先增分兩。待燥秤之。乃準。其湯酒中不須如此。

凡合丸藥用蜜。絹令細篩。散藥尤宜精細。若搗丸。必於石臼中杵千百遍。色利和同爲佳。

凡欲浸酒。皆須細切。生絹袋盛。乃入酒密封。隨寒暑日數。視其濃烈。便可漉出。不須待酒盡也。渣則曝燥微搗。更續飲之。亦可爲散服。

凡合膏子。須令膏少之料。先淹浸。先煎其汁。乃下有膏之料。煮時當杖以三上三下。以泄其火氣。勿令沸騰。不妨旋取藥汁。渣須再煮。務令力盡而已。然後漸漸慢火收厚如飴。加煉蜜。收貯磁瓶。出火氣七日二七日聽用。

凡煎摩貼之膏。或醋。或酒。或油。須令淹浸。然後煎熬。用杖三上三下。以泄其熱勢。令藥味得出。上之使啞啞沸。下之要沸靜。良久乃上之。如有葱白及薑在內。以漸焦爲度。如有附子木鱉者。亦令焦黃。勿令枯黑。瘧膏必以新布。若是可服之膏。滓亦可酒煮飲之。可摩之膏。渣亦可敷。亦欲兼盡其藥力也。

凡湯膏中。用諸石藥皆細研之。以新絹裏之。納中。衍義云。石藥入散。如硃砂、鍾乳之類。用水研乳極細。必要二三日乃已。以水漂澄極細。方可服餌。豈但研細絹裏爲是。

凡草葉之藥。如柏葉、荷葉、茅根、薊根、十灰散類。必要焦枯。用器蓋在地上。出火性。存本性。倘如死灰。則白無效矣。凡有脂膏。如桃、杏、麻仁等。須另末。旋次入衆味。合研則勻。

凡湯劑中。用一切完物。俱破殼研之。如豆蔻、蘇子、益智、骨脂之類。不則如米之在穀。雖煮之終日。米終不熟。職是故也。

凡用香燥。如木香、沉香、砂仁、豆蔻。不宜久煎。點泡尤妙。

藥品製度法

藥之製度。猶食品之調和也。食品之加五味。非調和不能足其味。次藥有夏毒。不藉修治。豈能奏效。假如芩、連、知、柏。用治頭面手足皮膚者。須酒炒。以其性沉寒。借酒力可上騰也。用治中焦酒洗。下焦生用。黃連去痰火。薑汁拌炒。去胃火。和土炒。治吞酸。同吳茱萸炒。此各從其宜也。大黃用行太陽經酒浸。陽明經酒洗。況其性寒力猛。氣弱之人。須用煨蒸。否則必寒傷胃也。地黃、知母。下焦藥也。用之須用酒浸。亦恐寒胃。地黃用治中風。非薑汁浸炒。恐泥膈也。苦參、龍膽。酒浸者。制其苦寒也。當歸、防己、天麻。酒浸者。助發散之意也。川烏、天雄、附子。其性劣。灰火中慢。慢炮之。裂去皮臍及尖。再以童便浸一宿。制其燥毒也。半夏湯泡七次。南星水浸。俱于臘月冰凍二三宿。去其燥性更妙。用治風痰。俱以薑汁浸一宿。南星治驚癇。以黃牛膽釀陰乾。取壯其膽氣也。吳茱萸味惡。須湯泡七次。麻黃先煮兩沸。去沫。免令人煩悶。山梔仁用瀉陰火。炒令色變。水蛭、蠱蟲、斑蝥、乾漆。非煙盡不能去其毒。生則令人吐逆不已。巴豆性最急劣。有大毒。不去油。莫用。大戟、芫花、甘遂。商陸。其性亦暴。非炒用峻利不已。蒼朮氣烈。非米泔浸經宿。燥性不減。凡用金石并子仁之類。須各另研細。方可入劑。但製度得法。而藥能施功矣。余見今人索方入市。希圖省儉。不顧有誤。不惟炮製失宜。抑且真僞未明。多少不合。全失君臣佐使用藥之法。大非求藥治病之心。使反爲致誤。伊誰之咎耶。凡事修合。必須選料制度。一如後法。務在至誠。毋得忽也。用火煨者。必於地上取去火毒爲妙。倘隨症自有制法。不拘此例。

人參。去蘆。乳拌蒸。人

蒼朮。米泔炒。

升麻。柴胡。忌火。

苡米。炒。

甘草。生用瀉火。熟用補中。

五味。嗽生用。補焙用。

續斷。酒炒。

苦參。泔水浸。蒸晒。

范蔚子。忌鐵。

天麻。酒浸。漚。紙包煨。

桔梗。略焙。

草果。去壳。

三稜。醋炒。

兜鈴。淨水。

蒺藜。酒炒。去刺。

巴戟。酒浸。焙。

肉蓯蓉。酒洗去甲。

覆盆子。去蒂酒炒。

芫花。醋煮。晒。

生地。酒洗。

白朮。米泔浸。蒸。切片。蜜水拌炒褐色。

菖蒲。焙。去鬚。

當歸。去根。酒洗。

石斛。酒浸。蒸。

貝母。去心。焙。

甘菊。去蒂。焙。

白芷。焙。

麻黃。去根節。

乾葛。生用墮胎。熟解酒毒。

白豆蔻。去木微炒。

肉豆蔻。麵裹煨。忌鐵。

欵冬花。去枝。蜜水炒。

枳壳。麸炒。

大黃。酒蒸。晒。

杜仲。酥炙。

免絲子。酒煮。打作餅。晒為末。

骨碎補。去毛蜜蒸。

大戟。水煮去骨。

熟地。酒洗。焙。

黃芪。蜜炙。

萎蕤。蜜水蒸。

二芍。酒拌炒。

牛膝。川芎。淨。去。

紫苑。水淨。蜜焙。

車前。酒焙。研。

防風。去蘆并叉者。

黃柏。去皮。酒炒。

龍膽。酒炒。

草豆蔻。同上。

砂仁。去壳炒。研。

百部。洗焙。酒。

半夏。薑湯泡。煮透。

天雄。附子。童便浸去皮。加甘草。切四片。另再用童便。煮乾為度。

仙茅。泔浸去赤水。

補骨脂。酒炒。

狗脊。去毛酒炒。

甘遂。麵裹煨。

二門冬。水潤。去心。

遠志。甘草湯浸透。去梗。焙。

山藥。蒸。

木香。生用理氣。煨用止泄。

知母。去毛酒炒。

澤瀉。去毛酒焙。

草薺。酒浸。焙。

金銀花。去枝葉。焙。

黃芩。酒蒸。

何首烏。米泔浸。黑豆蒸。

白附。炮去皮。臍。

玄胡索。莪朮。酒炒。

旋覆花。去蒂。焙。

南星。炮去皮臍。冬月研末入牛膽。挂風處。切四片。另再用童便。煮乾為度。

淫羊藿。羊油拌炒。

益智。鹽水炒。研。

商陸。黑豆拌蒸。

郁李仁。去皮。研如膏。

常山。去蘆酒炒。

牛蒡。酒炒。

厚朴。薑汁炒。

萊菔子。炒。

山茱萸。去核焙。

青蒿。童便侵一宿晒。酒潤焙。

蜜蒙花。酒潤焙。

山查。去核炒。

韭子。炒。

丁香。忌火。

酸棗仁。生醒寐。熟安神。

白芨。略焙。

葶藶子。同米炒。

穿山甲。土炙酒炙。研。

赤白石脂。水飛用。火煨研。

水飛。蛤粉炒。

阿膠。去助。煎炙。

鱉甲。酒浸炙。

葶麻子。去壳。

桑白皮。蜜水炒。

桃杏仁。湯泡去皮尖研。

白芥子。炒。

吳茱萸。去閉口。鹽湯泡三次焙。

枇杷葉。胃病薑汁炙。肺病蜜炙。去毛。

麻仁。炒。

生薑。去皮熱。留皮寒。

葱蒜。忌蜜。

水蛭。全蠍。炒去毒。

栢子仁。炒。

決明子。炒研。

連翹。酒炒。

代赭。煨醋淬。

自然銅。磁石。煨醋淬九次。研細水飛。

陽起石。火煨。酒淬七次。水飛。

石決明。鹽水飛。研水飛。

鹿茸。烙去毛。酥炙。

續隨子。研去油。

山梔子。黑炒。

神麩。炒。

紫蘇子。炒。

蜀椒。去合口核炒。

椿樗白皮。醋炙。

扁豆。炒。

乾漆。炒盡烟為度。

黑白丑。酒蒸研。

烏藥。酒炒。

牡丹皮。酒炒。

蟬退。去翅足洗。

白殭蠶。米泔浸經宿。待涎浮水面取。焙乾去絲及黑口研。

雄黃。硃砂。另研水飛。

滑石。研。水飛。

白礬。煨。

牡蠣。火煨。童便淬研。

虎脛骨。酥炙。入瓦罐中鹽泥封固。煨存性。

葫蘆巴。淘淨酒焙。

乾薑。炮。

麥芽。炒。

蓮子。去心炒。

訶子。蒸去核焙。

雷丸。酒蒸去皮。

乳香。沒藥。箬上烘出油。同燈心研之。則能細。

粟壳。醋炒。

蘇合香。酒蒸另研。

大腹皮。水洗晒。

地榆。忌火。

斑貓。去頭足翅。同大米炒。

石膏。煨。

爐甘石。青礬石。花蕊石。伏龍。用。

龍骨。火煨。水飛。酒煮。

真珠。絹包。又荳腐中煮。一炷香。研。

五靈脂。酒飛去沙。

齒。火煨水飛。

海螵蛸。炙。

桑螵蛸。蒸透再焙。

昆布。淨水。

海藻。水淨焙。

緋丹。湯泡去黃水。炒去紫色研。

石硫。用猪大腸盛之。紫背浮萍同煮。

水煮三日夜。以皂角湯淘去黑水。再以消其火毒。畏細辛。醋。及諸般血。

香附。醋酒。童便可制。

土硫黃辛熱腥臭。止可入瘡科外治。不堪服餌。

病後調理服食法

古平江尤乘生洲手纂
杭州李錦章校訂

凡一切病後將愈。表裏氣血耗於外。藏府精神損於內。形體虛弱。倦怠少力。乃其常也。宜安心靜養。調和脾胃。爲要。防風寒。慎起居。戒惱怒。節飲食。忌房勞。除妄想。是其切要。若或犯之。卽良醫亦難奏功矣。勿以身命等蟬。如燈蛾之撲焰。自損其軀哉。戒之戒之。例次如左。

一初愈務宜衣被適寒溫。如太熱發渴。心煩。助虛熱。如寒則又令外邪仍入內。

一傷寒時疫。身涼脈緩。宜進青菜湯。疎通餘邪。如覺腹中寬爽。再進陳倉米清湯。以開胃中穀氣。一二日後。可進糜粥盞許。日三四次。或四五六次。慎勿太過。或用陳豆豉。或清爽之物過口。或清水煮白鯽。醋點極妙。再漸進活鯽魚湯調理百日。方無食復勞復等症。

一食後復發熱。宜斷穀卽愈。服調脾胃之劑。切勿用驟補熱藥。須從緩處治。能收全功。

一切痛。忌食豬脂、濕麪、雞、羊、膩滯、煎炒等物。犯之復發難治。

一中風後。忌服辛散香燥等藥。及猪、羊、鷄、魚、腥、香麪、芋、蛋、滯氣發病等物。

一病後切忌房勞。犯之舌出數寸死。

一勞嗽發熱。水腫喘急。宜淡食。忌鹽物。

一瘧痢後。忌飽食。及香甜、滑利、諸血之物。生冷、梨、瓜之物。

一癰疽發背。忌同傷寒。

一虛損喘欬骨蒸。忌用大熱溫補等藥。宜服補陰藥。培養真元。庶幾可也。

一產後。切禁寒涼等物。雖在酷暑之日。亦所不宜。世多誤用。以致傷生。特爲拈出。
一痘疹後。不善調攝。多致危殆。因其忽略保護故也。

凡病後。如水浸泥牆。已乾之後。最怕重復沖激。再犯不救。今具食治方於左。爲保身者之助。并理畏服藥者。以便於養老慈幼云。

食治祕方

客曰。萬病皆從口入。如何食反能治病耶。蓋草木藥石得五行之偏氣。如人之得疾。因五藏有偏勝。則氣血有偏傾。故用偏氣之藥物。治五藏偏勝之氣血。使得歸其正。然中病則已。不可過焉。過則藥又反能生病也。是故飲食。人賴以養者。貪嗜之。所以有萬病皆從口入之說。亦猶是耳。且五穀得五行之正氣。尙有是說。蓋飲食陽氣。食養陰氣。內經言之詳矣。五穀爲養。五菓爲助。血氣調和。長有天命。何況今人忽而不講。惟知藥可治病。不知飲食起居之間。能自省察。得以却疾延年也。古人食治之方。良有深意。衛生者鑒之。

風門

葱粥 治傷風鼻塞。妊娠胎動。產後血暈。

用糯米煮粥。臨熟入葱數莖。再略沸食之。

羊脂粥 治半身不遂中風。

用羊脂入粳米。葱白、薑、椒、豉。煮粥。日食一具。十日效。

蒼耳粥 治目暗不明。及諸風。鼻流清涕。兼治下血痔瘡。

用蒼子五錢。取汁。和米三合煮食。

烏雞臛 治中風煩熱。言語祕澀。或手足發熱。

用烏雞肉半觔。葱白一握。煮熟。入麻油、鹽、豉、薑、椒。再煮。令熟。空腹食。

黃牛腦子酒 治遠年近日偏正頭風。

用牛腦一個切片。白芷、川芎末各三錢。同入磁器內。加酒煮熟。乘熱食之。盡量而醉。醉後即臥。臥醒疾若失。

豬脰酒 治赤白癩風。

用豬脰一具。酒浸一時。飯上蒸熟食。不過十具愈。

又方。白煮豬肚一枚。食之。頓盡三個愈。切忌房事。

寒門

乾薑粥 治一切寒冷。氣鬱心痛。胸腹脹滿。

用白米四合。入乾薑、長薑各一兩。煮食。

生薑煎 治反胃羸弱。

生薑切片。麻油煎過爲末。煮粥調食。

生薑酒 治霍亂轉筋。入腹欲死。心腹冷疼。

生薑三兩搗。陳酒一升。煮兩三沸服。仍以渣貼疼處。

生薑醋漿 治嘔吐不止。

生薑一兩。醋漿二合。銀器煎取四合。連渣嚼呷。又殺腹內長蟲。

茱萸粥 治心氣痛不止。胸腹脹滿。

用吳茱萸二分。和米煮粥食之。

又方。川椒茶。

治同上。

丁香熟水 治亦同上。

丁香一二粒打碎。入壺傾滾水在內。其香勃然。大能快脾利氣。定痛辟瘴。

病後調理服食法

肉桂酒 治感寒身體疼痛。

用辣桂末二錢。溫酒調服。腹痛泄瀉。俗以生薑、吳萸、搗酒俱效。如跌撲傷墜疼痛。瘀血爲患。宜用桂枝。荳蔻湯 治一切冷氣。心腹脹滿。胸膈痞滯。噦逆嘔吐。泄瀉虛滑。水穀不消。困倦少力。不思飲食。

用肉荳蔻仁四兩。麪裹煨。甘草炒一兩。白麪炒四兩。丁香五分。鹽炒五錢。共爲末。每服二錢。沸湯點服。空腹炒。暑門

菘豆粥 解暑渴。

用菘豆淘淨。下湯煮熟。入米同煮食之。

菘豆酒 治同上。

用菘豆蒸熟。浸酒服。

又方。加黃連少許。

桂漿 解暑渴。去熱生涼。益氣消痰。

官桂末一兩。白蜜二兩。先以水二斗。煎至一斗。候冷入磁罈中。入桂、蜜二味。攪一二百餘遍。先用油紙一層。外加綿紙數層。以繩封之。每日去紙一重。七日開之。氣香味美。或以密封。置井中一日。冰冷可口。每服一二杯。百病不作。

濕門

薏苡粥 去濕氣腫脹。利腸胃。功勝諸藥。

用薏米淘淨。對配白米煮粥。入白糖一二匙食。

郁李仁粥 治水腫。腹脹喘急。二便不通。體重痛痺。轉動不能。腳氣亦宜。

郁李仁二兩。研汁。和薏米五合。同米煮粥食。

赤豆粥 利小便，消水腫，腳氣，辟邪癘。

赤豆淘淨，同陳倉米對配煮粥，空腹食。

赤小豆飲 治水氣脹滿，手足浮腫，氣急煩悶。

赤豆三升，樟柳枝一升，同煮豆熟爲度，空心去枝，取豆食，湯則飲汁，勿食他物自效。

桑皮飲 治水腫，腹脹喘急。

用桑根白皮四兩，和米四合，煮爛可食。

紫蘇粥 治老人腳氣。

用家園紫蘇，細搗，入水取汁煮粥，將熟，量加蘇子研汁，攪白食之。

鯉魚臛 治水腫，滿悶氣急，不能食，皮膚欲裂，四肢常疼，不可屈伸。

用鯉魚十兩，葱白一握，麻子一升，取汁煮作羹臛，入鹽、豉、薑、椒調和，空心慢食。

又方，鯉魚二觔，陳皮二兩，煮爛，入青鹽少許，拌勻空食。

蒼朮酒 治諸般風濕，瘡瘍，腳氣下重。

蒼朮三十觔，洗淨打碎，以東流水三石，浸二十日，去渣，以汁浸麴，如家造酒法，酒熟任飲，不拘時，忌桃李。

松節酒 治冷風虛弱，筋骨攣痛，腳氣緩痺。一方松葉酒。

用松節煮汁，同麴米釀酒飲，松針搗煎亦可。治同造同。

白石英酒 治風濕周痺，肢節濕痛，腎虛耳聾。

白石英、磁石煨醋碎七次，各五兩，絹袋盛浸酒中五六日，溫飲，如少加酒，盡其力可也。

逡巡酒 補虛益氣，去一切風痺濕氣，耐老延年，久服自效。

造法三月三日，收桃花。三五月五，收馬蘭花。六月六日，收脂麻花。九月九，收黃甘菊。已上俱陰乾，十

二月八日。取臘水三斗。待春分。取桃仁四十九粒。去皮尖。白麪十斤。同前花和作麪。紙包陰乾。日四十九聽用。欲造酒。煮糯米飯一升。白水一餅。麪一丸。用麪一塊。封良久。酒即成矣。如淡再加麪一丸。

五加皮酒 去一切風濕痿痺。壯筋骨。填精髓。

五加皮洗淨去梗。煎汁。和麪米釀成飲之。或切碎袋盛浸酒。煮飲。或加當歸、牛膝、地榆等。

仙靈脾酒 治偏風不遂。強筋壯骨。

仙靈脾一觔。袋盛浸無灰酒二斗。封固三日飲之。

女貞皮酒 治風虛。補腰膝。

女貞皮切片。浸酒煮飲之。

薏苡酒 去風濕。強筋骨。健脾胃。

用薏米粉。同麪米釀之。或將袋盛。煮酒飲之亦可。

海藻酒 治癭氣。

用海藻一斤。洗浸。無灰酒日夜細飲。

黃藥酒 治諸癭氣。

用萬州黃藥切片一斤。袋盛浸酒煮飲。

燥門

生地粥 滋陰潤肺。及妊娠胎漏。下血目赤。

生地搗汁。米二合。煮熟入汁一合。調勻再煮。加熟蜜少許。空心服。

麻蘇粥 治產後血暈。汗多便閉。老人血虛。風閉。胸腹不快。惡心吐逆。

用家園蘇子、麻子、各五錢。水淘淨微炒。研如泥。水濾取汁。入米煮粥食之。

百部酒 治久近一切咳嗽。

百部切炒。袋盛浸酒。頻飲之。

蜜酒 孫真人治風疹風癩。肌膚燥痒。

沙蜜一觔。糯米飯一觔。麴五兩。熱水五升。同入瓶內。封七月成酒。尋常以蜜入酒代之。

人乳粥 潤肺通腸。補虛養血。

用壯實無疾女人乳汁。俟粥半熟。去湯下乳。代湯煮熟。置碗中。加酥油一二錢。調勻食。

槐枝酒 治大麻痿痺。

槐枝煮油。如常釀酒法。

巨勝酒 治風虛痺弱。腰膝疼痛。

巨勝子二升。炒薏米二升。生地半斤。袋盛浸酒飲。

蠶沙酒 治風緩麻痺。諸節不遂。腹內宿痛。

原蠶砂炒黃。袋盛浸酒服。

紫酒 治中風。口偏不語。角弓反張。鼓脹不消。

雞屎白一升。炒焦。投酒中。待紫色頻飲。

火門

甘蔗粥 治效嗽虛熱。口乾舌燥。涕吐稠粘。

用甘蔗取汁三碗。入米三合煮粥。空心食之。

竹瀝粥 治痰火如神。

如常煮粥法。以竹瀝下半杯。食之。

菘豆酒 治陰虛痰火諸疾。

用菘豆、山藥各二兩，黃栢、牛膝、元參、沙參、白芍、山梔、天麥冬、花粉、蜂蜜各一兩半，當歸一兩二錢，甘草三錢，以好酒浸之飲。

黃連酒 有火症及發熱，不宜飲酒。蓋酒性大熱，助病爲虐，多致不治。倘遇喜慶事，必欲飲用此。

以黃連、菘豆各一錢，枸杞三錢，浸酒飲。

黃白酒 有相火而好飲者，宜如生瘡疥及肌膚不澤，用黃栢一兩，豬脰四兩，生浸飲。

一味豬脰浸酒，令婦人多乳，催乳更妙。

小麥湯 治五淋不止，身體壯熱，小便滿悶。

小麥一升，通草二兩，水煎，不時可啜，自效。

甘豆湯 治一切煩渴，二便澹少，及風熱入腎。

黑豆二合，甘草二錢，生薑七斤，水煎服。

藕蜜膏 主虛熱口渴，大便燥結，小便秘痛。

藕汁、蜜各四升，生地汁一升，和勻，慢火熬成膏，每服半匙，口含噙化，不時用，忌煎炒。

竹葉粥 治膈上風熱，頭目赤痛，止渴清心。

竹葉五十片，石膏二兩，水三碗，煎至二碗，澄清去渣，入米三合煮粥，加白沙糖二錢食。

四汁膏 清痰降火，下氣止血。

雪梨、甘蔗、鮮藕、薄荷葉各等分，搗汁，入瓦鍋，文火熬膏，頻頻飲，如無梨，秋

調理脾胃，凡病後脾胃弱，肌肉瘦，擇相宜者食之，以助藥力絕妙。

人參粥 治翻胃吐酸，及病後脾虛。

用粟米一合。煮粥。入人參末、薑汁、各五錢。和勻。空心食。

門冬粥 治咳嗽及翻胃。

用麥門冬浸汁。和米煮粥。妊婦食之亦宜。

粟米粥 治脾胃虛弱。嘔吐不食。漸加麩。羸。

粟米白麩等分。煮粥。空心食。極養胃氣。一人病淋。性不可服藥。予今日凌此粥。絕去他味。旬日減。月餘痊。飲食妙法。

理脾糕 治老人小兒。脾泄水瀉。

用松花一升。百合、蓮肉、山藥、薏米、芡實、白茯苓。各末一升。粳米粉一斗二升。糯米粉三升。砂糖一斤。拌勻蒸熟。

炙乾食之。一方加砂仁末一兩。

蘇蜜煎 治噎病吐逆。飲食不進。

紫蘇葉二兩。白蜜薑汁各五合。和勻。微火煎沸。每服半匙。空心細嚥。

薑橘湯 治胸滿悶結。飲食不下。

用生薑二兩。陳皮一兩。空心水煎服。

芡實粥 益精氣。強智力。聰耳目。

用芡實去殼三合。新者研如膏。陳者作粉。和粳米三合。煮粥食。

蓮子粥 治同上。健脾胃。止泄痢。

蓮肉一兩。去衣煮爛。研細入糯米三合。煮粥食。

扁豆粥 益精補脾。又治霍亂吐瀉。

白扁豆半斤。先煮豆爛去皮。入人參二錢。下米煮粥。

山藥粥 補下元。固腸止瀉。

病後調理服食法

懷慶山藥爲末四分。配六分米煮食。

茯苓粥 治脾虛泄瀉。又治不寐。

粳米二合。茯苓末一兩。煮好。再下苓末一兩。再煮爛食。

蘿蔔粥 消食利膈。

蘿蔔大者一個。配米二合煮食。

胡蘿蔔粥 寬中下氣。煮法同上。

蘇子粥 下氣利膈。

紫蘇子微炒一合。研汁去渣。粥好下汁。再煮食之。

茴香粥 和胃治疝。

用小茴香炒。煎湯去渣。入米煮粥食。

胡椒粥 吳茱萸粥 並治心腹疼痛。煮法同上。

蓮肉糕 治病後胃弱。不消水穀。

蓮肉粳米各炒四兩。茯苓二兩。共爲末。砂糖調和。每用兩許。白湯送下。

豆麥粥 治飲食不住口。仍易飢餓。近似中消。

用菘豆、糯米、小麥各一升。炒熟爲末。每用末一升。滾水調服。

清米湯 治泄瀉。

用粳米半升。東壁土一兩。吳茱萸三錢。同炒香熟。去土。取米煎湯飲。

米飲 治咽中作哽。下食則寒。反胃不止。

用杵頭糠炒一兩。煮米飲。調勻。空心食。

黃雞鯤鮑 治脾胃虛弱。少食痿黃。益藏府。悅顏色。

用黃雞肉五兩。白麪二兩。葱白二合。切作鯤鮑。入鹹椒和之。煮熟空心食。

松子粥 潤心肺。和大腸。同米煮粥食。

炒麪入粥同食。止白痢。

燒鹽入粥同食。止血痢。

氣門

杏仁粥 治上氣欬嗽。

扁杏仁去皮尖二兩。研如泥。或加豬肺。同米三合。煮食。

萊菔子粥 治氣喘。

用萊菔子。即蘿蔔子三合。煮粥食。

豬腎粥 治脚氣頑痺。行履不便。疼痛不止。

豬腎兩枚。切碎。葱白五莖。米三合。同煮。臨熟加鹽、豉、椒。調和食之。

羊腎粥 鹿腎粥 法同治同。

雞肝粥 羊肝粥 並補肝明目。煮法同上。

鹿膠粥 治諸虛。助元陽。煮粥入膠。融化即是。

虎骨酒 治臂脛疼痛。歷節風。腎虛膀胱氣痛。

虎脛骨一具。炙黃打碎。同麴米。如常造酒飲。

霹靂酒 治疝氣偏墜。婦人崩中下血。胎產不下。

用鐵錘火燒赤。淬入酒中飲之。

血門

阿膠粥 止血補虛。厚腸胃。又治胎動不安。

糯米煮粥。臨熟入阿膠末一兩。和勻食。

桑耳粥 治五痔下血。常煩熱羸瘦。

桑耳二兩。取汁。和粳米三合。煮熟。空心食。

槐茶 治風熱下血。明目益氣。止牙疼。利藏府。順氣道。

嫩槐葉蒸熟晒乾。每日煎如茶法。

栢茶 止血滋陰。

側栢葉晒乾。煎湯代茶飲。

醍醐酒 治鼻衄不止。

蘿蔔自然汁。入好酒一半。和勻溫服。

韭汁酒 治赤痢。又治心痛。以其散氣行血。

連白韭菜一把。去梢取汁。和酒一杯溫服。

馬齒莧羹 治下痢赤白。水穀不化腹痛。

馬齒莧菜煮熟。入鹽、豉、或薑、醋。拌勻食之。

豬脰片 治肺損。嗽血咯血。

豬脰切片。煮熟。蘸苡仁末。空心服。如肺癰。米飲調下。

羊肺肝腎 治吐血咯血。損傷肺腎及肝。隨藏引用。或肺或肝或腎。煮熟切片。蘸白芨末食。○欲使血從何經來。

用水一碗。吐入水中。浮者肺也。沉者腎也。半浮半沉者肝也。

痰門

蘇子酒 主消痰下氣潤肺止咳。

家紫蘇子炒研。絹袋盛之。浸酒中。日日飲之。

陰虛門忌酒

芡實粥 見前脾胃門。

枸杞粥 治肝家火旺血衰益腎氣。

甘州枸杞一合。米三合。煮食。

又方。採鮮葉如常煮粥食。入鹽少許。空腹食佳。

鰻魚臠 補虛勞。殺蟲。治肛門腫痛。痔久不愈。

鰻魚細切。煮作臠。入鹽、豉、薑、椒。空心食。

牛乳粥 補虛羸。

如常煮熟。加入牛乳和勻食。

羊肝粥 雞肝粥 雞汁粥 並治虛勞。

陽虛門

羊肉羹 治下焦虛冷。小便頻數。

羊肉四兩。羊肺一具。細切。入鹽、豉。煮作羹。空心食。

胡桃粥 治陽虛腰疼。及石淋五痔。

胡桃肉。煮粥食。又浸酒方。加小茴香、杜仲、補骨脂。

桂花酒 釀成玉色。香味超然。非世間物也。

羊羔酒 大補元氣。健脾胃。益腰腎。

宜和化成殿方。用糯米一石。如常浸漿取蒸。再入肥嫩羊肉七斤。麴十四兩。杏仁一斤。同煮爛。連汁拌飯。加入木香一兩。剉同釀。勿犯水。十日熟。

諸虛門

參歸腰子 治心氣。虛損自汗。

人參五錢。當歸四兩。豬腎一枚。細切。同煮食之。以汁送下。或用山藥搗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溫酒下。多服乃佳。

煨腎法 治腎虛腰痛。

豬腎一枚。薄切五七片。以椒鹽。淹去腥水。以杜仲末三錢在內。包以薄荷。外加濕紙。置火內煨熟。酒下。如脾虛。加補骨脂炒末二錢。

豬腎酒 治同上。

用重便二鍾。好酒一鍾。以磁瓶貯之。取豬腎一對。入內。黃泥封固。日晚時。以慢火養熟。至中夜止。五更初。以火溫之。發餅飲酒。食腰子。病篤者。只一月效。平日虛怯。尤宜食。絕勝草木金石之藥也。

豬肚方 治虛羸乏氣。

人參五錢。乾薑。胡桃。各二錢。葱白七莖。糯米三合。爲末。入豬肚內。紮緊。勿以泄氣。煮爛。空心服。以好酒一二杯送之。

牛乳方 老人最宜。補心脈。安心神。長肌肉。爲人子者。常常供之。或爲乳餅。乳腐。較諸物勝。

山藥酒 補虛損。益顏色。又治下焦虛冷。小便頻數。

用酥一匙。于鑪中鎔化。入山藥末。熬令香。入酒一杯。調勻。空心飲。

生栗方 治脚氣。及腎氣損。脚膝無力。

用生栗蒸熟風乾。每日空心食十枚。效甚。

水芝丸 補五藏諸虛。

蓮肉一斤去心。入猪肚內紮定。煮爛搗丸。如桐子大。每三四十九丸。空心酒下。

以上諸方。其治病之功。勝於藥石。人但知藥能治病。而不知食能治病。孫真人有言曰。醫者先曉病原。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療不愈。然後議藥。不特老人小兒相宜。凡頤養及久病厭藥者。亦未爲不可也。

重刻存存齋醫話序

唐王勃撰醫話序一卷。卽醫話之鼻祖也。宋張杲著醫說十卷。明俞弁著續醫說十卷。卽醫話之導師也。迨前清作者如林。史典著願體醫話。黃凱鈞著友漁齋醫話。王士雄編柳州醫話著潛齋醫話。毛祥麟著對山醫話。陸以湣著冷廬醫話。計楠著客塵醫話。柳寶詒著惜餘醫話。丁福保著醫話叢存。先祖秀山公纂古醫格言。皆本各個人之閱歷。或話所聞。或話所見。或話所心得。或轉述師友之見聞。或指摘醫家之利弊。或憲章先聖之名言。雖各話當年陳跡。而言多精整。較之瀏覽醫書。尤有趣味。且足長見識而益智慧。昔老名醫趙晴初先生。得醫中三昧。年七十餘。猶著書不倦。親自手錄。作蠅頭行楷。在中年時。最喜訪道。申江與凌嘉六先年交相善。江蘇與馬培之先生誼尤深。曾爲之跋紀恩錄。晚年在紹。與余爲亡年交。頗莫逆。與之談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夜雖深。無倦意。嘗謂余曰。『醫非博不能通。非通不能精。非精不能專。必精而專。始能由博而約。吾紹前輩金士哦。陳念義。以景岳全書爲枕中秘。任佩波案頭只一冊。臨證指南。俞根初案上只一冊。仲景傷寒論。可見心得處不在多也。然無心得者。不得以此藉口。欲求心得。正非多讀古今醫書不可。蓋不博。亦斷不能約也。』其言如此。可謂醫林佳話矣。與余會診時。亦不尠見。其臨診辨證。反覆推詳。選藥製方。心思周到。往往一味佐藥。亦費幾許時刻思想而得一得。卽全方靈透。歷驗如神。嘗著奇偶方選。約千餘方。方解亦甚簡明。醫案一冊。斷證確切。方案明通。皆足爲後學師範。惜無刊本。卽存存齋醫話彙五集。祇有初二兩集。由孫臧階陳畫卿兩先生爲之序。姚靜安先生代爲刊行。不久其版散失。迄於今各書肆已無從購覓。本地如此。他省可知。同社友裘君吉生。恐其書湮沒不傳。徧覓原版。雖幸而購到。已缺多頁。亟亟然爲之重刻付印。茲於其將出板焉。囑余略敘其巔末於簡端。斯亦裘君表彰前哲之苦心也夫。

中華民國四年十一月望日何廉臣印巖識於蠡城臥龍山麓之宣化坊

序

余老友趙君晴初。生平手不釋卷。尤邃於軒岐之學。初不以醫自名。命劑輒效。有不可爲者。顧能早決之。以是四方求治者。接踵無虛日。君猶慮耳目之隘也。虛心訪道。不憚涉歷。孜孜焉。汲汲焉。蓋靡刻不留意於活人濟世。余憚不知醫。而樂與君遊。嘗聆其緒論。闡發義理。剴陳利弊。足以拓醫家之胸臆。釋病者之迷罔。非鑽研深。閱歷久。不克臻是。每舉其所話。以話於朋輩中之從事於醫及見困於病者。惟恐其傳之不能徧也。又恐君之苦酬應。不遑燕居。而未嘗筆之於書也。一日見示是編。受而讀之。則其活人濟世之懷。俱藹然流露於楮墨間。而知向之因其所話以覘其平日之鑽研。閱歷者。猶祇十一二焉。今年秋。其友姚靜齋廣文請付剞劂以行世。余亟從之。爰不自揣譎陋。爲綴數語於簡端。且冀者欲徧布其話而不可得。而今乃得家置一編焉。并以志余之喜也。光緒辛巳冬月同邑孫垓

序

事有古守其常而今窮其變者。法家例醫家方其是已。夫事物變無窮也。有其備之變。更出所備外。故變無窮。窮其變者有窮。變無窮。窮其變者當與爲無窮。自非挾百試之才。享神明之壽。多其閱歷。神其穎悟。鮮有能相副相守。以窮無窮之變者。古錦充囊。積羽折軸。而成書出焉。晴初趙子。精於醫。無虛日。年且老。成醫話一書。其言曰。意度者勿錄也。道聽者勿錄也。襲古與違古勿錄也。違古而適合乎古。食古而不泥乎古。時或捨古之遺。糾古之失。補古之闕。釋古之疑。或日一得焉。或月一得焉。或積日月而竟無得焉。蓋四十年於茲矣。夫岐黃而下至於仲聖。亦猶夫人耳。某藥藥某病。某病藥某藥。上古固無書讀也。彼何師而得之。與得之病耳。問得其由。切得其象。而病詔我矣。問得其象中由。切得其由中象。而病又詔我矣。雖然。中一矢而曰吾善射。捷一戰而曰吾善兵。是強獄隸

著刑書也。神而明之存乎證。以問證切。以切證問。以甲證乙。以一證千。而同中之異出焉。夫是之爲病證。證者。證也。法家所謂比例。例者。比也。無以比諸。烏乎例諸。無以證諸。烏乎治諸。如晴初者。可謂老於證治。而善讀書者矣。願自以爲是焉。可乎。悞於兩似而得其一真。悔於百非而衷於一是。是則窮其變而又善自變之說也。晴初之話。醫也。暴其短。不炫其長。俸其得。猶悔其失。粹然儒者之言。其臨證也。如駕危檣。行大川。守孤城。禦勍敵。一不得當。而覆敗隨之。其生人殺人。不有甚於亭疑獄之乎者乎。抑予更有感於天地之好生焉。慮陰陽飲食之殺吾生也。苦不自知。而脈也貢之。又博生萬物。俾各能入人而藥之。向非聖人。又誰與起病者而試嘗之。此造物之所以大也。不明乎此。而假手於庸庸者流。幾何而不蹈殺人之律乎哉。嗚呼危哉。予向不能醫。不幸而先人皆痛於沈痼。其於病也。三折肱矣。讀晴初書。爲言天下事物之變之無窮而未易窮其變也。其見於一人之身者已如此。時光緒癸未五月山陰陳錦作於蕺山講舍

存存齋醫話彙卷一

會稽趙彥暉晴初著

門人魯紹澧東川同校
賀錫祥吉人

杭州沈仲圭重校句讀

〔一〕醫話不知始於何人。殆濫觴於詩話而有是目。余所見者。願體醫話友漁齋醫話柳洲醫話濟齋醫話凡四種。願體醫話中多載良方。惟前列醫話十二則。故一名願體醫話良方。友漁齋醫話則分一覽延齡橋旁雜論上池涓滴肘後偶鈔證治指南藥籠小品爲六種。柳洲醫話乃王孟英輯魏柳洲玉橫續名醫類按中按語單方。爲柳洲醫話。故一名柳洲醫話。良方。濟齋醫話則錄簡效方於前。載醫話於後。故一名濟齋簡效方。同一醫話。其體例不同有如是。余自己冠後。喜讀醫書。有所見聞。隨手識之。間附以心得。以備他日之參攷。然已遺失者多矣。戊寅秋。杜門養痾。因檢舊笥。得若干條。命兒子錄出成帙。重爲芟潤之。標其名爲醫話彙。蓋話所見。話所聞。并話所得。拉雜不分門類。亦全無體例也。稱彙者。明非定本也。條首編以數目字者。欲教我者有可專指。且前條於理有誤。後條可糾正。於義未盡。可重申。有意同者。可參合。有引證者。可披尋。所以清眉目也。引用書有購求數年而始得。有報轉借閱者。內有世少傳本之書。均記作者姓氏年世。思存古書之名目也。先得二卷。友人姚靜盦廣文見而韙之。以爲可以問世。囑乃弟秋巖付諸手民。余固辭不獲。惟有道君子。指其謬疵。而進以高深。則幸甚。〔仲圭按〕此條乃作者自敘。

〔二〕願體醫話曰。『今創一議。無論內外大小。一年之中。豈無一二奇證。若懷之胸臆。則近於秘道不傳。若登之棗梨。又礙於少難成帙。何不於三五知己中。每於歲底。各出所治奇病。觀何證。服何藥。如何療。如何愈。共成一卷。以爲醫按。多年增廣。亦是不朽之舉。庶使後人有跡可循。而無識認不真之憾矣。功不在盧扁下也。然近日又有

一種時弊。凡遇疾病危險。諸醫會集。其中學術平常者。不過輕描淡寫。而識見高明者。若欲另立意見。惟恐招人妒忌。萬一不效。又慮損名。瞻前顧後。亦是大同小異了事。殊不知上天賦我聰明才智。若臨證之際。不費一番思索。不用一番心血。代天宣化。救濟蒼生。祇於此中求富貴。顧聲名。以他人性命。痛癢無關。生死聽天。清夜思之。能無自愧。按願體醫話一卷。揚州史擢臣典所著。皆時醫藥石之言。多急救生全之法。孳孳爲善。可謂無微不至。陳文恭公謂「史君飽諳世故。曲體人情。其言質直而透切。智愚易曉。」偶錄一則。藹然仁者之言。切中時弊之論。窺見一斑矣。

〔二〕柯韻伯先生「氣上騰便是水」一語。最足玩味。蓋陽氣凝結。津液不得上升。以致枯燥。治宜溫熱助陽。俾陰精上交陽位。如釜底加薪。釜中之水氣上騰。而潤澤有立至者。仲聖以八味腎氣丸治消渴。亦此義。以肺爲五臟六腑之華蓋。下有暖氣上蒸。卽潤而不渴。若下虛極。則陽氣不能升。故肺乾而渴。譬如釜中有水。以板蓋之。下有火力。暖氣上騰。而板能潤。無火力。則水氣不能上板。終不可得而潤也。然枯燥由於陰竭者。則是泉源既竭。必須大劑濡養頻服。如救焚然。始克有濟。同一枯燥證。有陰凝陰竭之分。二證霄壤懸殊。萬一誤投。死生立判。不可不細審也。

〔四〕痰屬濕。爲津液所化。蓋行則爲液。聚則爲痰。流則爲津。止則爲凝。其所以流行聚止者。皆氣爲之也。龐安常有言「人身無倒上之痰。天下無逆流之水。故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氣。氣順則一身之津液亦隨氣而順矣。」余謂「不治痰而治氣」一語。爲治痰妙諦。蓋痰之患由於液不化。液之結由於氣不化。氣之爲病不一。故痰之爲病亦不一。必本其所因之氣。而後可治其所結之痰。醫旨緒餘曰「治痰當察其源。」倘以二陳統治諸痰。因於濕者固宜。使無濕則何以當之。如因於火。則當治火。火降金清。秋令迺行。水無壅遏。痰安從生。丹谿朱氏曰「黃芩治痰。假其下火。」正謂此也。餘可類推。

〔五〕河間劉氏曰「腸胃鬱結。穀氣內發而不能宣通於腸胃之外。故善噫而或下氣也。」余謂噫與下氣。卽屬

宣通。所以肝胃病往往得噫與下氣稍瘥也。雖不能宣通於腸胃之外。而猶得宣通於腸胃之上下也。

〔六〕大黃同附桂用。是溫下法。葉氏醫按痢門。姚頤真用大劑肉蓯蓉配薑附。是即溫下法化爲溫滑法。瀉心湯薑連並用。是苦辛開降法。馬元儀印機草中乾薑同栝藿用。是即苦辛開降法化爲辛潤開解法。栝藿潤燥開結。蕩熱滌痰。爲胸膈熱鬱之聖藥。其性濡潤。謂之滑腸則可。若代大黃作下藥用則不可。吾鄉章虛谷有薑仁辨。言之甚詳。

〔七〕余治一暑濕證。已熱退神清。胃動進食矣。忽急束邀診。仍發熱神昏。更加氣喘。細詢因喫粥油三四盞。遂致此。余力辭。病竟不起。閱本草綱目拾遺言。『粥油能實毛竅。滋陰之功勝熟地。』暑濕初愈服此。安得不復發而增劇耶。又袁了凡先生曰。『煮粥飯。中有厚汁滾作一團者。此米之精液。食之最能補精。』又紫竹林單方治精清不孕方。用粥油。日日取起。加煉過鹽少許。空心服下。其精自濃。

〔八〕人知息道從口鼻出入。不知徧身毛竅。俱暗隨呼吸之氣以爲鼓伏。所以外感表實證。毛竅阻而氣機不能相引。則發喘。內傷表虛證。汗多亡陽。毛竅開而氣機過泄。則息微。

〔九〕烟溪徐氏謂天士葉氏。每以絡字欺人。其實徐氏軀殼臟腑經絡論有云。『人有皮肉筋骨。所謂軀殼也。而虛其中。則有臟腑以實之。其連續貫通者。則有經有絡。貫乎臟腑之內。運乎軀殼之中。爲之道路。以傳變周流者也。』是明知有絡。而每詆之。何也。或云。徐批葉案非真本。乃託名者。

〔十〕樸硝火硝咸名硝石。咸生滷地。假水火二大以爲形質。樸硝屬水。味鹹氣寒。性下走。故能推蕩腸胃積滯。折治三焦邪火。火硝屬火。味辛帶苦微鹹。而氣大溫。性上升。故能破積散堅。治諸熱病。升散三焦火鬱。樸硝治熱之結。火硝治熱之鬱。一就下。一達上也。火硝投之火中則焰生。樸硝則否。其性從可知矣。紫雪丹中二硝並用。是熱鬱欲其達。熱結欲其降也。瀕湖李氏曰。『火硝與硫黃同用。則配類二氣。均調陰陽。有升降水火之功。治冷熱緩急之病。煨製礞石。則除積滯痰飲。』蓋硫暖而利。其性下行。火硝暖而散。其性上行。礞石之性寒而下。火硝之性

暖而上。一升一降。一陰一陽。此製方之妙也。奈汪詡庵醫方集解中礞石滾痰丸。誤以礞石製礞石。藥肆不察。竟遵其法。蓋同名硝石。汪氏不及詳攷。而一字之訛。藥性頓異。大背古人立方之意矣。用辨明之。

〔十一〕世間真虛損少。假虛損多。自患虛損者少。做成虛損者多。歛南吳師朗有鑒於此。著不居集一書。取易傳『變動不居』之義。而名其書也。書分上下二集。上集內損。以陰陽五臟內虧立論。下集外損。以六淫外入。似損非損立論。蓋緣內外不分。真假莫辨。印定滋陰降火之一法。以治無定萬變之病情。不虛而做成虛。不損而做成損。良可浩歎。是書糾繆繩愆。獨開生面。厥功豈不偉哉。惜其論治立方。鋪排門面。無甚精義。可咀嚙。竊恐仿其法而施治。未必的有效驗。然能喚醒病家醫家。俾共知有外損之一途。不徒從事於蠻補。由是深思其故。神而明之。則此書安可不讀。師朗名澄。其自序在乾隆四十年。刊書在道光十五年。（仲圭按）虛損之範。圍甚廣。近世流行之肺勞遺精等病。殆亦虛損之屬。治肺勞以十藥神書為最佳。而保真保和二湯尤妥。治久遺則林屋山人之加減地黃湯。亦平正可法。

〔十二〕洄谿醫案治毛姓痰喘。乃上竇下虛證。用清肺消痰飲。以人參一錢。切小塊送下。二劑而愈。毛曰。『徐君學術固深。但人參切塊之法。此聰明人以此炫奇耳。』後病復作。照前方加人參入煎。而喘愈甚。復延徐。謂『服舊方而病有加。』徐曰。『得非人參與藥同煎耶。』曰。『然。』曰。『宜其增病也。』仍以參作塊服之。亦二劑而愈。蓋下虛固當補。但痰火在上。補必增劇。惟作塊後入。則參性未發。而清肺之藥已得力。迨過腹中。而參性始發。已達下焦。方有益而無害也。此等治法。古人有行之者。特不察耳。按清肺消痰飲。加人參。方也。參切塊吞下。法也。古人有方必有法。如桂枝湯服已。須啜熱稀粥。以助藥力。而取汗。附子瀉心湯。附子用煎。三味用泡。扶陽欲其熱。而性重。開痞欲其生。而性輕。若此之類。不勝枚舉。其方其法。絲絲入筵。細心體會。妙義始見。族姪柏堂謂余言。二十一歲時。酒後寐中受風。遍身肌膚麻痺。搔之不知痛癢。飲食如常時。淮陰吳鞠通適寓伊家。請診。吳用桂枝湯。桂枝五錢。芍藥四錢。甘草三錢。生薑三片。大棗兩枚。水三盃。煮二盃。先服一盃。得汗止。後服。不汗再服。并屬弗夜。臨睡腹覺饑。服藥一盃。須臾啜熱稀粥一碗。覆被取汗。柏堂如其法。祇一服。便由頭面至足。遍身繫繫得微汗。

汗到處以手搔之。輒知痛癢。次日病若失。此用古方古法也。假令此證知用桂枝湯。而不知啜熱稀粥。恐未必得汗。即使稍有汗。去病豈能若是之盡且速耶。

〔十二〕慎齋遺書曰。『一婦泄瀉。兩尺無神。此腎燥不合也。醫用茯苓益智仁卽發暈。因用肉蓯蓉三錢以潤之。五味子八分以固之。人參一錢以益其氣。歸身八分以養其血。白芍甘草以和其中。炮薑二分以安其腎。二帖效。十帖愈。丸卽前方加倍。蜜丸。』張東扶曰。『余因慎齋「腎燥不合」之語。因思精滑一證。理亦同情。蓋腎屬水。水虧則燥。水燥則無以養肝。木無水養。則燥而生火。腎既失其封蟄之職。不合而開。肝遂恣其疏泄之性。因開而泄。愈洩則愈燥。愈燥則愈開。此時徒清火。徒兜瀉。無益也。必用潤藥潤其腎。則燥而不合者可以復合。而且肝得所養。火亦不熾。何致疏泄之性。一往不返哉。立方之法。潤腎爲君。而兼用清肺補肝之品。』按「腎燥不合」一語。未經人道。似奇創。然具有至理。凡物潤則堅密無縫。燥則綻裂有痕。腎開竅於二陰。腎耗而燥。其竅開而不合矣。〔十四〕瘧證以日作者輕。間日者重。此不可拘。若日作而寒熱之時短。其勢又不甚。則誠輕。倘勢盛而時又長。反不如間日者尙有休息之一日也。胡可云輕。又瘧發漸早爲易痊。漸晏爲未止。亦不可拘。如發漸早而熱退之時。照舊則其寒熱加長矣。愈長則正氣愈虛而加劇。如發漸遲而熱退之時。照舊則其寒熱漸短矣。短則邪氣愈衰而自止。又夜瘧皆云邪入血分。當用血藥。以提其邪。說固可通。景岳歸柴飲。鼓峯香紅飲。二方俱佳。然初起在夜。嗣後不早不晏。始終發於夜者是也。設趨前漸近日晷。縮後已至日出。皆不得謂之夜瘧矣。此古今醫案按中語也。此語亦未經人道。古今醫案按嘉善俞東扶震所著嘉慶時人。

〔十五〕本草謂豬肉助火生痰。發風動氣。於人有損無益。鄒潤安謂坎爲豕。在地支則屬亥。不但養胃。其補腎水有專能。本草損人之說。汪詡庵亦不以爲然。惟脾虛濕盛之人。有釀痰滑瀉之弊。時疫流行之際。有壅滯召疾之虞耳。製爲蘭薰。俗呼火燄。補虛開胃。病後最宜。按古人以豬肉作藥物者不多見。續名醫類案中一則。特錄出。汪赤厓治張姓夏月途行受暑。醫藥半月。水漿不入。大便不通。唇焦舌黑。骨立皮乾。目合肢冷。診脈模糊。此因邪熱

二煎。津血已枯。形肉已脫。亡可立待。若僅以草木根皮。滋養氣血。何能速生。囑市豬肉四兩。粳米三合。用汁一碗。又梨汁一杯。蜜半杯。與米肉汁和勻。一晝夜呷盡。目微開。手足微動。喉間微作呻吟。如是者三日。唇舌轉潤。退去黑殼一層。始開目能言。是夜下燥屎。脈稍應指。再與養陰。匝月而愈。溫熱經緯言。溫疫證邪火已衰。津不能蒸清湯。吹淨浮油。恣意涼飲。乃急救津液之無上妙品。按此法必須用在那火已衰之後。因憶族兄雲濤病痰飲氣喘。身軀肥胖。行不數武。輒喘甚。因偕同志聘吳鞠通來紹。時道光乙酉也。吳以大劑石膏半夏等。治之數月。喘漸平。痰亦少。身軀頓瘦。愈後即登高亦不作喘。案載吳氏醫案中。鞠通歸淮陰。頗行時。囑弗食豬肉。後偶食之。即覺痰多。身軀復驟胖。嗣後終身不敢食豬肉。此痰濕證忌食豬肉之一徵也。又失音證忌食火煖及皮蛋。余親見患失音人食二物增劇。

〔十六〕營衛之氣。出入臟腑。流布經絡。本生於穀。復消磨其穀。營衛非穀不能充。穀非營衛不能化。是營衛者。生身之大關鍵。不特營衛自病當注意。即臟腑有病。亦當顧及營衛也。內經謂「五臟之道。皆出於經隧。以行血氣。血氣不和。百病乃生。是故守經隧焉。」夫所謂經隧者。非營衛所行之道路乎。出於經隧。以行血氣者。是由內而外。行於營衛。血氣不和。百病乃生者。是由內而外行之血氣。或行之不及。或行之太過。或偏於營。或偏於衛。皆爲不和也。行之不及。則內不化而外不充。行之太過。則枝強而幹弱。偏於營則陰勝。偏於衛則陽勝。百病乃生。自然之理也。是則營衛豈不爲生身之大關鍵哉。醫者治病。遵內經守經隧之訓。加意於營衛可也。讀金匱要略營衛不利。則腹滿脇鳴。相逐氣轉。營衛俱微。三焦無所御。四屬斷絕。身體羸瘦。益見榮衛之足重矣。卽如痢疾一證。有寒熱表證者。咸知有關於營衛。此外則以病輕在腑。病重在臟。固不謂內病也。而孰知王肯堂證治準繩論痢之舊積新積。歸重於營衛。內經守經隧之一語。此其一端歟。取其明白易曉。特拈出以印證之。其言曰。「積有新舊之分。舊積者。氣血食痰所化也。新積者。舊積已去。未幾而復生也。然舊積宜下。新積禁下。其故何也。蓋腸胃之熟腐水穀。轉輸糟粕者。皆營衛灑陳於六腑之功。今腸胃有邪。則營衛運行之度。爲之阻滯。不能施化。故衛氣鬱而不舒。營氣滯而不行。於是飲食積痰停於胃。糟粕留於腸。與氣鬱血滯之積。相挾而成滯下矣。必當下之。以通其

壅塞。既下之後，升降仍不得行。清濁仍不能分。則衛氣復鬱。營氣復滯。又復成新積。烏可復下之乎。但理其衛氣，并和其營血，以調順陰陽，則升降合節，積亦不滯而自化矣。」

〔十七〕短氣與少氣有辨。少氣者，氣少不足於言。內經云：「言而微，終日乃復言者，此奪氣是也。」氣短不能相續，似喘非喘。若有氣上衝，故似喘而不搖肩。似呻吟而無痛是也。金匱要略曰：「平人無寒熱，短氣不足以息者，實也。」無寒熱，無表邪，可知其短氣不足以息者，非關邪束於外，毛竅有阻，而息道爲之不利。蓋由裏氣因邪而實，或痰或食或飲，礙其升降之氣，致然耳。此條當與第八條參看。

〔十八〕學醫猶學奕也。醫書猶奕譜也。世之善奕者，未有不專心致志於奕譜，而後始有得心應手之一候。然對局之際，檢譜以應敵，則膠柱鼓瑟，必敗之道也。醫何獨不然。執死方以治活病，強題就我，人命其何堪哉。故先哲有言曰：「檢譜對奕，奕必敗。拘方治病，病必殆。」丹谿朱氏亦曰：「古方新病，安有能相值者。泥是且殺人。」由是言之，世所傳經驗單方，往往僅標治某病，而不辨別脈證。其間清和平淡之品，卽不對證，試用尙無大礙。若剛暴猛烈之藥，用者尙其慎之。余親見一婦人，用密陀僧截瘧，一男子用蘄蛇酒治痛風，皆頃刻告殂。與服毒無異。又張石頑曰：「或問近世治黃癰病，多用草頭單方，在窮鄉絕域，猶之可也。城郭愚民，亦多效尤。仁人鑒此，豈不痛哉。嘗見有服商陸根苦匏酒過山龍雪裡青鹿葱等汁，吐利脫元而死者，指不勝屈。曾有孕婦病黃，誤用瓜蒂搐鼻，嘔逆喘滿，致胎息上衝，慘痛叫號而斃。設當此際，得何法以救之耶。答言：是皆宿孽使然，與飛蛾觸火無異。欲救之者，惟廣行刊布，垂誠將來，勿蹈前轍，庶不失仁人之用心。欲手挽已覆之車，吾末如之何也。」按此則草頭單方之誤人，爲禍尤烈。第瓜蒂搐鼻治黃，是仲聖法，因不知孕婦應忌，而誤用致斃。拘方治病，病必殆。斯言洵不誣矣。至用商陸根等，猶舉其名，當其誤用時，或能知何藥之誤，尙可設法解救。特有一種以草藥治病者，輾轉傳授，謬稱秘方，僅識其形狀氣色之草藥，采而用之，在用者自己，尙不能舉其名，而且先採搗之，使人莫能辨識。故神其說以惑人，治或得效，則羣相走告，詫爲神奇。後凡遇是病，以爲業經試驗之方，放膽用之而不疑。一服未

效。再服三服。殊不知效於此者。未必效於彼。以病有淺深。體有強弱。證有寒熱虛實。斷不能執一病之總名。而以一藥統治之也。且草藥之用。往往力專而性猛。藥病偶或相當。其奏功甚捷。一不相當。亦禍不旋踵。深願世之明哲保身者。守未達不敢嘗之訓。萬弗以性命爲試藥之具。并轉轉勸誠。俾共知用藥治病。雖專門名家。尙須詳細體察。詎可輕服草藥。存傲倖之心。致蹈不測之禍哉。

〔十九〕甚全善醫學綱目治血崩類用炭藥。以血見黑則止也。香礬散用香附醋浸一宿。炒黑爲炭。存性。每一兩。

入白礬二錢。米飲空心調服。一法用薄荷湯更妙。許學士曰。治下血不止。或成五色崩漏。香附是婦人聖藥。此氣滯者用行氣炭止之也。

五靈脂散治血崩。用五靈脂炒令烟盡爲末。每服一錢。溫酒調下。一法每服三錢。水酒童便各半盞煎服。各抽刀

散。此血汚者用行血炭止之也。荆芥散治血崩。用麻油點燈。多著燈心。就上燒荆芥焦色爲末。每服三錢。童便調

下。此氣陷者用升藥炭止之也。治崩中不止。不問年月遠近。用槐耳燒作炭爲末。以酒服方寸匕。此血熱者用涼

血炭止之也。如聖散治血崩。棕櫚烏梅各一兩。乾薑一兩五錢。並燒炭存性。爲細末。每服二錢。烏梅酒調下。空心

服。久患不過三服愈。此血寒者用熱血炭止之也。棕櫚白礬煨爲末。酒調服。每二錢。此血脫者澁血炭止之也。按

同一血崩證。同一用炭藥。而條分縷晰有如是。治病用藥。首貴識證。可一隅三反矣。炭原本作灰。

〔二十〕微臘八編內鏡曰。身內有三貴。熱以爲生。血以爲養。氣以爲動。故心肝腦爲貴。而餘待命焉。血所由生。

必賴食化。食先歷齒刀。次歷胃釜。粗細悉歸大絡。細者可升至肝腦成血。粗者爲滓。於此之際。存細分粗者脾。包

收諸物害身之苦者膽。吸藏未化者腎脾也。膽也。腎也。雖皆成血之器。然不如肝獨變結之。更生體性之氣。故肝

貴焉。心則成內熱與生養之氣。腦生細微動覺之氣。故並貴也。或問三貴之生氣如何。曰。肝以竅體。內收半變之

糧。漸從本力全變爲血。而血之精分。更變爲血露。所謂性體之氣也。此氣最細。能通百脈。啓百竅。引血週行徧體。

又本血一分。由大絡入心。先入右竅。次移左竅。漸至細微。半變爲露。所謂生養之氣也。是氣能引細。血週身以存

原熱。又此露一二分。從大絡升入腦中。又變而愈細愈精。以爲動覺之氣。乃合五官四體。動覺得其分矣。主制羣

微曰。人身濕熱而已。熱恆清濕。無以資養。則膚焦而身毀矣。故血者。資養之料也。血以行脈。脈有總三絡。絡從肝出者。二一上一下。各漸分小脈至細微。凡內而臟腑。外而膚肉。無不貫串。莫定其數。脈之狀似機。其順者因血勢而利導之。斜者留血毋退。橫者送血使進也。脈之力又能存血。不合則壞。血合於痰。乃克順流。合於膽。乃免凝滯。合于體性之氣。乃啓諸竅。導之無閉塞也。從心出者。亦有二大絡。一上一下。細分周身。悉與肝絡同。所不同者。肝引血存血。此專導引熱勢及生養之路耳。心以呼吸進新氣退舊氣。直合周身。脈與之應。少間不應。輒生寒熱諸證。醫者必從三部躍動之勢。揣知病源。蓋以此也。腦散動覺之氣。厥用在筋。第腦距身遠。不及引筋以達百肢。復得頸節脊髓。連腦爲一。因徧及也。腦之皮分內外層。內柔而外堅。既以保存生身。又以肇始諸筋。筋自腦出者六偶。獨一偶踰頸至胸下。垂胃口之前。餘悉存項內。導氣於五官。或令之動。或令之覺。又從脊髓出筋三十偶。各有細筋旁分。無膚不及。其與膚接處。稍變似膚。始緣以引氣入膚。充滿周身。無不達矣。筋之體。韞其裏。皮其表。類於腦。以爲腦與周身連接之要約。卽心與肝所發之脈絡。亦肖其體。因以傳本體之性于周身。蓋心肝與腦三者。體有定限。必藉筋脈之勢。乃能與身相維相貫。以盡厥職。否則。七尺之軀。彼三者何由營之。使生養動覺各效靈哉。無可注曰。此論以肝心腦筋立言。是靈素所未發。以上二則。從鈔本醫書錄出。未詳作者姓氏。其說與泰西所著全體新論等書所言略同。而泰西諸書。與王勳臣所著醫林改錯所論亦略同。按泰西醫書與醫林改錯。爲醫家所當參閱。以目稽勝於懸揣也。然其言臟腑之功用及氣機之流行。不無可議處。重慶堂隨筆評泰西書。信其可信。闕其可疑。兩言謹矣。仁和徐然石書醫林改錯後曰。易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人身軀殼以內。物位之定也。飲食之化精。化液。化血。化大小便。氣之通也。信先生明位之定而執之。竊疑先生未能擴氣之通。而充之也。此數言亦中肯。

〔二十一〕內經言。『胃中悍氣。循咽而上。衝頭中。外行諸竅。』可知頭汗出者。濕熱隨胃中悍氣上蒸故也。又人逢飲食。輒頭汗出。甚者頭上熱氣蒸騰如烟霧。俗謂之『蒸籠頭。』此殆飲食入胃。飲氣食氣。輒隨胃中悍氣上

衝是天稟然也。

〔二十一〕何西池醫編煎藥用水歌曰。『急流性速堪通便。宣吐迴瀾水最宜。』即逆水百沸氣騰能取汗。甘瀾勞水意同之。黃蘗水吐痰和食。霍亂陰陽水可醫。新汲無根皆取井。除煩去熱補陰施。地漿解毒兼清暑。臘雪寒冰熱疫奇。更有輕靈氣化水。奇功千古少人知。堪調升降充津液。滋水清金更益脾。按甘瀾水用水置盆。杓揚萬遍。亦名勞水。古人言水性鹹而體重。勞之則甘而清。取其不助腎氣而益脾胃也。又言揚之萬遍。取動極而靜之義。愚謂後說近是。試取仲聖所用甘瀾水方細繹之。其義自見。氣化水者。以水蒸汗。如蒸花露法。一名氣汗水。一名水露。內經謂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上爲雲者。水化爲氣也。下爲雨者。氣化爲水也。水化爲氣。則津液上騰。可潤上燥。氣化爲水。則膏澤下布。可滋下涸。用水蒸氣。氣復化水。有循環之妙理。得升降之元機。不但可取以煎藥。燥火證口渴者。取而飲之。不亦宜乎。

〔二十二〕吳涓泉治大便燥結。糞後便血。用生豆腐漿七分。荔枝汁三分。約共一茶碗。將豆腐漿熬滾。和冰糖少許。沖荔枝汁。空心溫服。蓋荔枝甘寒而滑。開胃消食。除熱止血。豆漿乃清熱散血。下大腸濁氣。又鷄鳴錄治女人帶下屬濕盛者。松石豬肚丸。每早淡豆腐漿送服三錢。又仁和何惠川輯文堂集驗方治痰火年久不愈者。用飴糖二兩。豆腐漿一碗。煮化多服即愈。又雞蛋豆腐漿沖服。久則自效。蓋雞蛋能去喉中之風也。余治一幼童喉風證。與清輕甘涼法。稍加辛藥。時止時發。後有人教服雞蛋。頂上針一孔。每日生吞一枚。不及十枚。病愈不復發。此雞蛋能去喉風之一徵。

〔二十四〕鷄鳴錄治噎膈方。用川黃連去毛。細切。二兩。以水九碗。煎至六碗。再加水六碗。煎至三碗。下赤金紋銀各一錠。每重二兩。浸湯內。大田螺五十個。洗淨。仰置盤中。以黃連汁挑點螺。頃刻化水。用絹濾收半碗。將田螺水同黃連汁金銀共入瓷鍋內。煎至碗半。下蘆菴汁小半碗。無蘆菴時。以蘆菴子煎取濃汁用。同煎至碗半。下韭汁小半碗。次下側柏汁小半碗。次下甘梨汁小半碗。次下竹瀝小半碗。次下瑩白童便小半碗。俱以煎至碗半爲

候。將金銀取起。下醴白人乳一大碗。次下羊乳一大碗。次下牛乳一大碗。俱以煎至一碗爲候。成膏。入瓷罐內。封口埋土內一伏時。每用一茶匙。開水調服。極重者三服必愈。如湯水不能進者。將膏挑置舌上。聽其滲入咽喉。自能飲食。但愈後須食糜粥一月。方可用飯。此方清火消痰。去瘀下氣。養營潤燥。係京口何培元家秘傳。能挽回垂絕之證。故顧松園醫鏡名曰再造丹。按內經曰。『三陽結爲之膈。』三陽結者。大腸小腸膀胱熱也。小腸結熱則血脈燥。大腸結熱則不圍。膀胱結熱則津液涸。三陽俱結。前後祕瀉。下既不通。必反上逆。此所以噎食不下。從下而逆上也。又昔人指噎膈爲血液枯槁。沉痼之疾。非大劑無濟於事。此方製法頗精。煎膏釀厚。藥力甚大。正合嘉言喻氏所謂『能變胃而不受胃變』之義。夏工調劑之苦心。有如是夫。

〔二十五〕重慶堂隨筆謂。木通味苦。故瀉心火由小腸出。諸本草皆云甘淡。或言微辛。豈諸君不但未經口嘗。且芻蕘亦未詢乎。按木通古名通草。今之通草。古名通脫木。云木通味甘淡。或通草之傳誤。未可知。其實今之木通味極苦且劣。世謂黃連是苦口藥。殊不知黃連之味。苦而清。木通之味。苦而濁。葉氏醫案以蘆薈入湯劑。徐氏批曰。『請自嘗之。方知其苦。』願以斯語移之木通。且木通性極迅利。不宜多用。余友沈杏田言。曾見一小兒。誤服重劑木通湯藥。小便遂不禁。繼之以白膏。如精狀。叫號慘痛而死。死後溺竅端。猶有精珠數粒。用木通者。其密慎之。

二十六。人身內外作兩層。上下作兩截。而內外上下。每如呼吸而動相牽引。譬如攻下而利。是泄其在內之下截。而上截之氣卽陷。內上既空。其外層之衰氣。連邪內入。此結胸之根也。譬如發表而汗。是疏其在外之上截。而在內之氣。跟出。內上既空。其內下之陰氣。上塞。此痞悶之根也。識此在上禁過汗。在內慎攻下之法。後讀仲聖傷寒論結胸及痞塞諸證。則冰消雪化矣。此高學山傷寒尙論篇辨似中語。自昔名醫。無不以陰陽升降。盈虛消長。而爲劑量準。如上所云。誤下變結胸。是陽湊於陰也。誤汗作痞悶。是陰乘於陽也。蓋陰陽各有定位。升降自有常度。此盈者彼必虛。此消者彼必長。醫事之補偏救弊。變化生心。端在是矣。繆宜亭醫案中引盧氏之言曰。『不得

橫徧。轉爲豎窳。』此二語甚妙。橫徧者自內而外。由陰出陽也。豎窳者直上直下。過升過降也。此陰陽升降盈虛消長之理也。推此二語。爲引申數言於後。質之高明。『下旣不通。必反上逆。不得上達。轉爲橫格。上游塞阻。下必不通。中結者不四布。過泄者必中虛。』

〔二十七〕黃連厚腸胃之說。竊嘗疑之。以謂厚者對待薄者而言者也。必使薄者不薄。始可謂之厚。若謂黃連能除濕熱。卽是厚腸胃。其於厚字之義。終未安也。迨歷臨痢證。往往滓穢夾脂膜以俱下。名曰腸垢。亦名刮腸痢。乃恍然悟乎人腸胃內。本有脂膜。柔靱黏膩。緊貼於腸胃之四周。因病痢消燦逼迫而下。因下而腸胃內四周之脂膜漸薄。用黃連清濕熱。去其消燦逼迫之源。俾脂膜仍舊緊貼腸胃之內。乃所謂厚耳。雖然。腸與胃原一氣貫通。但胃是胃。腸是腸。詎可混言。痢疾下腸垢。未聞下胃垢也。有刮腸痢。未聞有刮胃痢也。而且腸勢盤曲。中空無幾。濕熱攪擾。易及周遭。或邪氣刮脂膜而下行。或積穢曳脂膜以下出。若夫胃體廣大。藏垢納污。縱有濕熱。未必傷及邊際。剝及脂膜也。於是黃連厚腸胃之說。竊又疑之。疑胃字之未安也。及攷別錄則曰。『調胃厚腸。』益恍然悟黃連厚腸胃之說。係後人混而稱之。非別錄之本文也。黃連能除胃中之濕熱。使胃氣復其沖和。故謂之調。黃連能除腸內之濕熱。使腸內脂膜不致消燦逼迫而下。故謂之厚。於以知古人下語。一字不苟。其精切有如是。〔仲圭按〕黃連何以能厚腸。余嘗爲文論之。蓋黃連有收斂制醇。及刺激腸黏膜并其附近之淋巴管。使淋巴球增殖。以增加抵抗力而消退炎症之效。又痢之病原。爲變形蟲及志賀氏菌。黃連能使淋巴球激增。以撲滅病原一也。黃連有消炎作用。能消退腸壁之炎症。二也。黃連有收斂功能。能結合腸壁之潰瘍。三也。且其性斂而帶清。勿論初痢久痢。無不合拍。四也。觀此。本品所以能厚腸及爲腸辟要藥之故。不難渙然冰釋矣。

〔二十八〕千金方言。凡人好患齒痛。多由月蝕夜餐飲之所致。識者深宜慎之。所以日月蝕未平時。特忌飲食。按此說知者不多。爲拈出。又養生家言。今人漱齒。每以早晨。是倒置也。凡一日飲食之垢。積于齒縫。當於夜晚刷牙。則滓穢盡去。故云。『晨漱不如夜漱。』

〔二十九〕雞峯普濟方五噎諸氣論曰。此病不在外。不在內。不屬冷。不屬熱。不是實。不是虛。所以藥難取效。此病緣憂思。恚怒。動氣傷神。氣積於內。氣動則諸證悉見。氣靜則疾候稍平。手捫之而不得疾之所在。目視之而不知色之所因。耳聽之而不知音之所發。故針灸服藥。皆不獲效。此乃神思原本作意字間病也。頃京師一士人家。有此疾。證勸令靜觀內養。將一切用心力事。委之他人。服藥方得見效。若不如是。恐卒不能安。但依此戒。兼之灼艾膏肓。與四花穴及服藥。可以必差。孫真人云。婦人嗜欲多於丈夫。感病倍於男子。加以慈戀愛憎。嫉妒憂恚。染著堅牢。情不自抑。所以爲病根深。療之爲難。按神思間病。乞靈藥物。竊恐虛扁亦謝不敏。凡遇此等病。苟非其人。染著堅牢。總當諄切相勸。令其靜觀內養。推古昔仁人之用心。諒不僅書一紙方。便了厥事也。第靜觀內養四字。談何容易。惟風具根器者。始能領略耳。

〔三十〕靜觀內養之法。仁和何惠川所輯文堂集驗方內一條。簡切易行。錄後以供衆覽。彥暉質魯學淺。尠有所知。嘗舉此條。質諸一二老友之喜談心學者。謂條內「自審此念因何而起」一語。妙諦無窮。卻病其小焉者也。海內不乏明眼。然乎否乎。集驗方曰。凡虛損證。由勞力過度而成者。得安養藥食之功。尙在易治。若由偏性七情六欲而成者。藥力之功居其三。惟靜養之功。方可回天。隨分忘其家業。住於安閒之所。清心寡慾。去其酒色財氣之私心。清晨醒即起。醒而再睡。易於神馳而昏亂。物我相忘。安神靜坐。若有妄想。即徐步自審此念因何而起。如何而止。與身心無益之念去之。靜則再坐。動則再步。如此行一炷香。少頃再行。必得心息相依。呼吸自然。坐時以口生津液。坐起周身筋骨舒暢爲驗。工夫下手。由淺入深。總以不間斷爲妙。即行住坐臥。皆要安神內守。行之半月。即有奇功。加之善願助之。可以希仙矣。若徒服奇藥。或逆氣閉息。非徒無益而有害。仲圭按靜坐確能治虛損。而神經衰弱之失眠症。收效尤捷。惟坐時妄念起落。最難排除。昔同善社之守竅。因是子之注意丹田。無非爲排除妄念而教人以訣也。余意最好當靜坐時。手持念珠。低聲念「阿彌陀佛」。身口耳同時并用。妄念自然由少而無。且虛損痼疾。多由業力感應。惟有虔心持誦佛號。方能消除宿世惡業。故虛損病人。除每日朝晚澄心靜坐外。餘時可

參閱佛典及養生諸書。以明修心保身之大法。實力奉行。病無不瘳。徒恃藥石。詎有濟哉。

〔三十一〕續名醫類案許宣治治一兒。十歲。從戲臺倒跌而下。嘔吐苦水。以盆盛之。綠如菜汁。許曰。此膽倒也。膽汁傾盡則死矣。方用溫膽湯加棗仁代赭石正其膽腑。可名正膽湯。一服吐止。昔曾見此證。不知其治。遂不救。

〔三十二〕病證本輕。因藥而重。藥不對證。固令病重。卽或對證。病輕藥重。亦令重也。余治一婦人。惡心嘔吐。頭眩惡食。醫藥兩月。降逆如左金丸。旋覆代赭湯。代赭石質重下墜。孕婦所忌。調氣如砂蔻烏沉之類。補益如六君四物等劑。轉

見心胸煩懣。惡聞食氣。體重作痛。黃瘦倦臥。氣息奄奄。一醫謂血枯經閉。虛勞重證。囑病家治後事矣。診其脈。細弱之中。終有動滑之象。詳細詢問。腹雖不大。而時有動躍。斷爲懷妊惡阻。本屬妊婦之常疾。因過藥傷胃。致現種種惡候。勸令停藥。不肯信從。乃立疏氣降逆養胃。清和平淡之劑。服後胸膈稍寬。隨後出入加減。總以輕劑漸漸收功。數月後。竟舉一男。金匱原有「醫者治逆卻一月。加吐下者則絕之。」之明訓。絕之者。絕止醫藥。俟其自安也。不肯絕藥。姑以輕劑與之。

〔三十三〕海蛇一名海蜃頭。用一兩。漂淨。加大勃薺一名地粟四個。水二鍾。煎八分服。名「雪羹」。見絳雪園古方選注。注

曰。凡肝經熱厥。少腹攻衝作痛。用以泄熱止痛。捷如影響。王孟英歸硯錄曰。海蛇。妙藥也。宣氣化痰。消痰行食。而不傷正氣。以經礬鹽所製。入煎劑。雖復漂淨。而軟堅開結之助。固在也。故哮喘胸痞。腹痛癥瘕。脹滿便閉。滯下疳黃等病。皆可量用。宜下之證。而體質柔脆。不能率投硝黃者。余輒重用。隨機佐以枳椇之類。無不默收敏效。按海蛇本水結成。故煮之仍化爲水。人身之痰。有由火搏其水而成者。故爲化痰之專藥。其性寒涼。清火散結。不傷正氣。余每喜用之。若陽氣衰少之體。寒多濕勝之病。不相宜也。小兒疳病。由於火盛。致口臭便堅。腹脹內熱者。令服雪羹。屢效。

〔三十四〕素問痿論曰。治痿獨取陽明。陽明主潤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機關也。王太僕註。宗筋。謂陰髦中橫骨上下之豎筋也。上絡胸腹。下貫髀尻。又經於背腹。上頭項。則宗筋不可以外腎言也。厥論曰。前陰者。宗筋之所聚。

前陰。外腎也。爲宗筋之所聚。則宗筋亦可以外腎言也。痿論又曰。思想無窮。所願不得。意淫於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縱。及爲白淫。玩繹此節經義。上有入房太甚句。下有及爲白淫句。則中有宗筋弛縱句。竟作陽痿解可也。此節宗筋兩字。竟作外腎解可也。夫陽明胃府。位鎮中宮。上合於鼻。下合外腎。驗之於微瘡。毒蘊陽明。或上發而鼻壞。或下注而莖糜。驗之於馬。其鼻黑者莖亦黑。鼻白者莖亦白。陽明與外腎關屬。不更信而有徵哉。是則治陽痿當遵素問治痿獨取陽明之旨。弗徒沾沾於補腎壯陽焉可已。此條深思妙悟而合學理。仲圭附註。

〔二十五〕杏軒醫案曰。新安程文。觀泉著。經云。腎者主水。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是精藏於腎。非精生於腎也。譬諸錢糧。雖儲庫中。然非庫中自出。須補脾胃化源。余評葉氏醫案有云。此等血肉有情之方。正合精不足者。補之以味。經旨。如果病人胃口傷殘。未可遽投。正與杏軒先生之言暗合。蓋補精必用醴厚之品。然總須胃化脾傳。方能徐徐變精歸腎。不過以醴厚之品。較清淡者變精爲較易耳。斷不能入口之後。輒變精而藏諸腎也。須補脾胃化源者。飲食增則津液旺。自能充血生精也。

〔二十六〕余合回生丹以救難產。及治產後瘀血爲患等證。屢建奇功。而獨不利於虛寒之證。以虛則當補。寒則當溫也。一婦產後甫兩日。惡露不行。腹痛作嘔。服回生丹一丸。嘔不除而轉增泄瀉。迺邀診。面青唇淡。舌苔白滑。脈則右弦緩。左沉瀉。痾痛作嘔。泄瀉不爽。爲疏半夏代赭石肉桂琥珀黑薑炭延胡桃仁炙甘草等溫行之品。嘔止痛緩。而惡露亦稍行。左脈漸流利。再二劑。痾行痛緩。瀉亦止。胃口不開。體甚困乏。改用扶元和胃。溫行血氣。小劑緩調。數劑胃能納穀。形色亦漸轉。惟左小腹有塊如拳大。不時攻觸作痛。乃做大黃蜜蟲丸法。前方去半夏代赭石。加當歸製穿山甲。酒醉地鱉蟲。即虜蟲。爲末。搗入醋熬大黃膏。白蜜煉爲丸。如桐子大。早晚每服三錢。不匝月塊漸小。痛亦漸除。後與通補奇經。溫養肝腎。病竟脫。體氣復充。此證血因寒瘀而上衝於胃。衝胃者。爲產後三衝急證中之一。回生丹治三衝急證。本有專功。然能迅推瘀血下行。而不能治因寒凝結之瘀。凡用合成丸藥。必須考覈丸方藥性功能。參合脈證。倘若耳食某丸可治某證。而恣意用之。總屬得失參半。此古人所以有「先議病。

後議藥之訓

〔三十七〕水鄉農人。多患腳氣。俗名大腳風。又名沙木殼。一腫不消。與尋常腳氣。發過腫消者迥殊。此因傷絡瘀凝。氣亦阻痺。風濕熱雜入之邪。襲入而不能出也。故病起必膝間結核而痛。憎寒壯熱。而漸以下行至足。初起宜用葱白杵爛和蜜。葱蜜相併。至毒殺。人。切勿入口。卷膝核痛處。再用海蛇俗名海蛇。地栗。即葛。齊。煎化盡。取湯吞當歸龍蒼丸三錢。此丸藥肆多。合成發售。能即消散為妙。若已成者。以黃檗酒炒。研末。入兩。海蛇八兩。煎化。加葱鬚自然汁。和勻法丸。綠豆大。茅根湯日送三錢。外用杉木鏤花煎濃湯。入皮硝一兩。頻洗。日以藍布浸鹽漬束之。以鹽酒善清濕熱。散風毒。凡洗鵝掌風及腳氣竝良也。忌一切辛熱發物。尤忌蠶蛹。雖愈後宜忌食蠶蛹數年。

〔三十八〕凡暴厥。卒中。癱瘓。及跌墜暈仆諸病。其身中氣血擾亂未定。切勿張皇喧鬧。妄為移動。以致氣絕不返。總宜在原處量證設法。可以得生。如閉證宜取嚏。服玉樞丹蘇合丸之類以開之。虛證用炭醋薰之。或令人緊抱。以口接氣。再灌以參湯薑湯童便之類。按證施治。俟其甦醒。然後移歸臥室可也。世俗不知。往往扶掖他徙。多致不救。總由不知古法。贅此以冀仁心為質者傳播於世也。如酷暑烈日之中。路途卒倒者。宜先移至陰涼之處。途卒倒之人。縱無藥劑。但能移之陰處。即是一服清涼散也。何氏濟生論曰。中暑悶亂。不可便與冷水及臥冷地。得冷則死。據此。則止可移至陰處。而不可移至冷地。

存存齋醫話彙卷二

會稽趙彥暉晴初著

門人魯紹澧東川同校
賀錫祥吉人同校

杭州沈仲圭重校句讀

〔一〕醫事難矣哉。學識荒陋者無論矣。其在術精名重。日診百十人。精神不逮。大意處輒復誤人。蓋晨夕酬應。無少息時。索索無精思。昏昏有俗情。雖賢哲不免也。徐悔堂聽雨軒雜記云。乾隆壬申。同里馮姓館於楓橋蔡姓家。夏日蔡自外歸。一蹶不起。氣息奄然。因以重金急延薛生白先生診。至則蔡口目悉閉。大脈皆沉。少妾泣於旁。親朋議後事矣。薛曰。虛厥也。不必書方。且以獨參湯灌之。遽拱手而別。衆相顧莫敢決。再延一苻姓醫入視。苻曰。『中暑也。當服清散之劑。參不可用。』衆以二論相反。又相顧莫敢決。馮曰。『吾聞六一散能祛暑邪。盍先試之。』乃以葶管灌之。果漸蘇。苻又投以解暑之劑。病即霍然。夫薛氏爲一代之名醫。祇以匆匆一診。未遑細審。并致疑於少妾之在旁。誤以中暑爲虛脫。幾傷其生。醫事不誠難乎其難哉。又類案載曾世榮先生治船中王氏子。頭痛額赤。諸治不效。動即大哭。細審知爲船篷小篾刺入顙上皮下。鑷去即愈。苟不細心審視。而率意妄治。愈治愈壞矣。是故醫家臨診辨證。最要凝神定氣。反覆推詳。慎毋相對斯須。便處方藥也。

〔二〕熊三拔泰西水法云。凡諸藥係草木果蔬穀菜諸部具有水性者。皆用新鮮物料。依法蒸餾得水。名之爲露。以之爲藥。勝諸藥物。何者。諸藥既乾既久。或失本性。如用陳米爲酒。酒力無多。若以諸藥煎爲湯飲。味故不全。間有因煎失其本性者。若作丸散。併其渣滓下之。亦恐未善。然峻厲之品。不得不丸以緩之。凡人飲食。蓋有三化。一曰火化。烹煮熟爛。二曰口化。細嚼緩嚥。三曰胃化。蒸變傳化。二化得力。不勞於胃。故食生冷。大嚼急嚥。則胃受傷也。胃化既畢。乃傳於脾。傳脾之物。悉成乳糜。次乃分散。達於周身。其上妙者。化氣歸筋。其次妙者。化血歸脈。用能滋益精髓。

長養臟體。調和營衛。所謂妙者。飲食之精華也。故能宣越流通。無處不到。所存糟粕。乃下於大腸焉。今用丸散。皆乾藥合成。精華已耗。又須受變於胃。傳送於脾。所必入宣布。能有幾何。其餘悉成糟粕下墜而已。若用諸露。皆是精華。不待胃化脾傳。已成微妙。且蒸餾所得。既於諸物體中。最爲上分。復得初力。則氣厚勢大。不見燒酒之味。禮於他酒乎。按古人丸散湯飲。各適其用。豈可偏廢。諸藥蒸露。義取清輕。大抵氣津枯耗。胃弱不勝藥力者。最爲合宜。其三化之說。火化口化。不必具論。胃化一言。深可玩味。蓋飲食藥物入胃。全賴胃氣蒸變傳化。所以用藥治病。先須權衡病人胃氣及病勢輕重。此古人急劑緩劑大劑小劑之所由分也。如驟病胃氣未傷。勢又危重。非用大劑急劑不可。杯水輿薪。奚濟於事。一味禱當。實爲因循誤人。倘或病人胃氣受傷。無論病輕病重。總宜小劑緩劑。徐徐疏淪。庶可漸望轉機。以病人胃氣已傷。藥氣入胃。艱於蒸變傳化。譬如力弱人。強令負重。其不顛踣者幾希。(二)上條言諸藥蒸露。爲輕清之品。氣津枯耗。胃弱不勝藥力者。最爲合宜。請更申其說焉。元儀曰。陰虛有三。肺胃之陰。則津液也。心脾之陰。則血脈也。肝腎之陰。則真精也。液生於氣。惟清潤之品可以生之。精生於味。非粘膩之物不能填之。血生於水穀。非調中州不能化之。是則人身中津液精血。皆屬陰類。津液最輕清。血則較醴。精則更加厚矣。讀內經。腠理開發。汗出溼溼。是謂津。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洩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則知津與液較。液亦略爲醴厚矣。竊謂津者。雖屬陰類。而猶未離乎陽氣者也。何以言之。內經云。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爲其津。其流而不行者爲液。豈非液則流而不行。津則猶隨氣流行者乎。內經又云。上焦開發。宣五穀味。薰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霧露所溉。萬物皆潤。豈非氣中有津者乎。驗之口中氣呵水。愈足徵氣津之不相離矣。氣若離乎津。則陽偏勝。即氣有餘。便是火。是也。津若離乎氣。則陰偏勝。即水精不四布。結爲痰飲是也。蒸露以氣上蒸而得露。雖水類而隨氣流行。體極輕清。以治氣津枯耗。其功能有非他藥所能及。泰西贊謂不待胃化脾傳。已成微妙。余謂病人胃弱。不勝藥力者。最爲合宜。然其力甚薄。頻頻進之可也。其氣亦易泄。新蒸者爲佳。余治傷陰化燥證。清竅乾瀉。每月之獲效。內經謂。九竅者。水注之器。清竅

乾澆者。病人自覺火氣從口鼻出。殆津離平氣。而氣獨上注歟。

〔四〕時毒瘟疫。口鼻吸受。直行中道。邪伏募原。毒凝氣滯。發爲內斑。猶內癰之類。其脈短滑。似躁非躁。口乾目赤。手足指冷。煩躁氣急。不欲見火。惡聞人聲。耳熱面紅。或作寒噤。昏不知人。鄭聲作笑。治宜宣通氣血。解毒化斑爲主。得脈和神清。方爲毒化斑解。但其斑發於腸胃噎膈之間。因肌膚間不可得而見。往往不知爲斑證而誤治者多矣。

〔五〕治痰氣壅塞。雪梨汁一杯。生薑汁四分之一。蜜半盃。薄荷細末一錢。和勻器盛。重湯煮一時。任意與食。降痰如奔馬。此方出幼幼集成。甘寧辛潤。邪襲於肺。泄肺降痰。試用良驗。

〔六〕滑脈多主痰。以津液凝結故也。然有頑痰阻閉氣機。脈道因之不利。反見澆脈者。開通痰氣。脈滑轉滑。見之屢矣。又現證脈象的是痰證。而病人言無痰。服藥後漸覺有痰。亦見之屢矣。閱孫文宿醫案治盧姓。遭跌脇痛。服行血散血藥多劑。痛不少減。孫診脈左弦右滑數。曰。此痰火症也。龐曰。軀雖肥。生平未嘗有痰。徒以遭跌積瘀血。於脇間作痛耳。孫曰。痰在經絡間。不在肺。故不咳嗽。而亦不上出。脈書有云。滑爲痰。弦爲飲。據脈實痰火也。如痰血。脈必沉伏。或芤或澆也。面色亦不帶黃。前醫以瘀血治者。皆狗公言。不以色脈爲據耳。乃用大瓜蒌帶殼者二枚。重二兩。研碎。枳實。甘草。前胡。各一錢。貝母二錢。初服腹中漉漉有聲。逾時大瀉一二次。皆痰無血。痛減大半。再服又下痰數碗許。痛全止。三服腹中不復有聲。亦不瀉。蓋前由痰積瀉也。今無痰故不瀉。觀此。則診病雖須詳問。又當色脈合參。不可徇病人之言。爲其所惑。又嘉言喻氏亦謂「痰到胃始能從口吐出。到腸始能從下瀉出。」

〔七〕本經曰。五味子氣味酸溫無毒。主益氣。咳逆上氣。勞傷羸瘦。補不足。強陰。益男子精。盧子懸乘雅羊偈曰。五味俱全。酸收獨重。故益降下之氣。欬逆上氣者。正肺用不足。不能自上而下。以順降入之令。勞傷羸瘦者。卽內經云。煩勞則張。精絕使人煎厥內鑠也。此補勞傷致降令之不足。與補中益氣之治不能升出者相反。能降

便是強陰。陰強便能益精。設六淫外束。及肺氣焦滿。餌之反引邪入臟。永無出期。縱得生全。須夏火從中帶出。或爲斑疹。或作瘡瘍。得汗乃解。倘未深解病情。願言珍重。按此則五味子之功能。的在降入。凡病情涉於宜升宜出者。視爲戈戟矣。蓋肺統五臟六腑之氣。而主之。腎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腎氣原上際於肺。肺氣亦下歸於腎。一氣自爲升降者也。故上而咳逆上氣。由六淫外束。餌此則外邪不特不能升。不能出。直引之及腎。而漸成虛損。倘同熟地麥冬等用。酸而兼膩。不啻錮而閉之。卷一第十一條所謂不虛而做成虛。不損而做成損者。此類是也。若六淫七氣。有以耗散之。致肺失其降。而不歸肺之氣。因耗散而日虛。腎之精。因不藏而日損。此際不用五味子。而誰用乎。五味子能收肺氣入腎。肺氣收。自不耗散。入腎。則五臟六腑之精。腎得受而藏之矣。雖然。論藥則得一藥之功能。論方則觀衆藥之輔相。凡藥皆然。試卽於五味子發其凡。可乎。五味子之功能。在降入。病情宜升宜出者。不可用。固已。第執此說。以論藥則可。若執此說。以論方。則金匱要略中射干麻黃湯。厚朴麻黃湯。小青龍加石膏湯等方之用五味子。其說遂不可通。殊不知古人治病用藥。每於實中求虛。虛中求實。不比後人之見虛治虛。見實治實。補者一味補。散者一味散。攻者一味攻也。故雜五味子於麻黃細辛桂枝生薑諸表藥中。雜五味子於射干紫菀款冬杏仁半夏諸降氣降逆藥中。雜五味子於石膏乾薑諸寒熱藥中。雜五味子於小麥白芍甘草大棗諸安中藥中。不嫌其夾雜。而於是表散藥。得五味子。不致於過散。降氣降逆藥。得五味子。更助其降令。而且寒熱藥。得五味子。寒不傷正。熱不劫津。安中藥。得五味子。相得益彰。線而言之。用五味子。意在保肺氣。不使過泄。然皆輔相成方。非君藥也。至桂苓味甘湯之治氣衝。加減者四方。苓甘五味薑辛湯。苓甘五味薑辛半夏湯。苓甘五味加薑辛半夏杏仁湯。苓甘五味加薑辛半夏大黃湯。以小青龍方中雖有五味子輔相之。究竟辛散之力大。能發越外邪。亦易動人衝氣。衝氣者。衝脈之氣也。衝脈起於下焦。挾腎上行者也。氣既衝矣。非斂不降。桂苓能抑衝氣。甘草坐鎮中宮。而斂降之權。當屬之五味子矣。所以四方減去者。惟桂枝。而加味以治欬滿。以去其水。以治形腫。以治胃熱衝面。至於五味子收斂腎氣。屹然不動。不使其氣復衝。苓甘若爲之輔相者。終不易也。以是知一

藥有一藥之功能。一方觀衆藥之輔相。不識藥性。安能處方。不識方義。安能用藥。凡藥皆然。豈特一五味子。試即以五味子發其凡。詞費之誚。奚辭哉。

〔八〕鄒潤安本經疏證論五味子與乾薑同用。設爲問答曰。『傷寒論中凡遇欬總加五味子乾薑。豈不嫌其表裏無別耶。』經云。脾氣散精。上歸於肺。是故欬雖肺病。其源實主於脾。惟脾家所散上歸之精不清。則肺家通調水道之令不肅。後人治咳。但知潤肺消痰。殊不知潤肺則肺愈不清。消痰則僅能治脾。於留肺者。究無益也。乾薑溫脾肺。是治咳之來路。來路清。則咳之源絕矣。五味使肺氣下歸於腎。是開咳之去路。去路清。則氣肅降矣。合兩物而言。則爲一闔一闔。當開而闔。是爲關門逐賊。當闔而開。則恐津液消亡。故小青龍湯小柴胡湯真武湯四逆散之兼咳者皆用之。不嫌其表裏無別也。』按此論頗透徹。嘉言喻氏謂『乾薑得五味能收肺氣之逆。』是渾而言之也。陳修園不論虛實證。遇咳輒用五味乾薑。是渾而用之也。金匱桂苓味甘加乾薑細辛。乾薑爲熱藥。服之當遂渴。乾薑爲熱藥。仲聖已有明文矣。外感之由於暑燥火。內傷之涉於陰虧。雖同五味或輔相藥。終不宜用也。致金匱五味同乾薑用者七方。皆有效滿證。不同乾薑用者二方。射干麻黃湯證亦見欬而上氣。雖不同乾薑而同生薑用。其義仍在治肺。獨桂苓味甘湯方治氣衝。其義在治腎。然肺與腎一氣。自爲升降者也。治肺卽所以治腎。治腎卽所以治肺。不過因病處方。注意或在肺。或在腎耳。或曰。黑地黃丸中。五味乾薑並用。治在肺歟。曰。論金匱方用五味意義。大抵如此。至後人用五味。其方不可勝數。豈能一一印證。若五味並熟地用。烏得謂不治腎。黑地黃丸。乃治脾濕腎燥方。一剛一柔。一潤一燥。熟地五味治腎燥。蒼朮乾薑治脾濕。此分頭治法也。熟地蒼朮益腎陰而兼運脾陽。蒼朮五味流脾濕。卽以潤腎燥。此交互治法也。嘉言喻氏謂此方超超元著。豈虛譽耶。若不綜觀全方。尋繹意義。徒沾沾於某藥入某經。某藥治某病。則自窒靈機矣。

〔九〕錢塘趙恕軒。名學敏。一字依吉。撰利濟十二種。其串雅一種。書分內外兩編。類皆草澤醫所傳諸方法。世所謂走方。手持虎刺。遊食江湖者是也。虎刺一名曰虎撐。以鐵爲之。形如環盂。虛其中竅。置鐵丸。周轉。搖之有聲。相

傳始於宋李次口行山逢虎。醫刺於喉。求李拔。置此器於虎口。為拔去之。其術乃大行。流傳至今。其術治外以針刺蒸灸。治內以頂串禁截。取其速驗。不計萬全。藥上行者曰頂。下行者曰串。頂藥多吐。串藥多瀉。頂串而外。則曰截。絕也。如絕害然。走醫以頂串截為三大法。未流妄定有九頂。十三串。七十二截等目外。又有九種。十三根等法。能拔骨髓諸毒外出。然不肖瘍科。每竊以取利。種毒留根。變小成大。為害不淺。又有禁法。禁法之大。莫如水法。次則祝由。近於巫覡。且有變病法。如約脾丸。用木瓜露以閉潮竅。掩月散。中用鯉脊鱗以遮瞳神。取貝母中之丹龍睛。以弛髓脈。剔刺狷中之連環骨。以縮骨筋。外科則用白硃砂以種毒。蛇輩灰以種瘡。即九種十三根之類。更有合扁豆膏以留瘡。曼陀酒以留癩。甚則醉獸散之。可以病馬牛。金針丸之。可以困花木。種種不仁。愈降愈甚。良由操技不精。欲藉此遂其罔利之心耳。恕軒取其所授。為芟訂之。名曰串雅。不欲泯其實。并欲矯奇。而俾歸於雅也。且謂此書雖盡刪其不經之法。而不能盡絕其傳。故述其大概如是。業醫者不可不知。見於諸書者。如內編首列韓飛霞黃麟丹。青囊丸。推為遊方之祖方云。

〔十〕偶閱孫文垣三吳治驗醫案。次日有一人來就診。其病情與孫案一則相彷彿。遂用其方治之。兩帖愈。於以見古人對證發藥。效如桴鼓。其案曰。『倪姓右頰車浮腫而痛。直衝太陽。發寒熱。兩手寸關俱洪。大有力。此陽明經風熱交扇所致。以軟石膏三錢。白芷升麻各一錢。葛根二錢。生熟甘草一錢。薄荷。山梔。丹皮。連翹。各七分。天花粉。貫衆。各一錢半。兩帖腫痛全消。』

〔十一〕相傳天士葉氏治痘多活法。一子病痘閉。諸醫束手。先生命取新漆桌十餘張。裸兒臥於上。以手轉輾之。桌熱即易。如是殆徧。至夜痘怒發得生。又嘗於肩輿中見一採桑婦。先生命輿人往摟之。婦大怒。詈其夫將扭輿人毆。先生曉之曰。『汝婦痘已在皮膜間。因氣滯閉不能出。吾特激之使怒。今夜可遽發。否則殆矣。』已而果然。又一人壯年患痘閉。先生令取雞屎若干。以醱酒熱調如糊。徧塗其身面手足。越宿雞矢燥裂剝落。而痘已出矣。又先生之外孫。甫一齡。痘閉不出。母乃抱歸求救。先生視之甚逆。沉思良久。裸兒鍵置空室中。禁女弗啟視。迨夜深。

始出之。痘已徧體。粒粒如珠。因空屋多蚊。借其嘍膚以發也。此雖『神而明之』之治。第尋繹其意旨之所在。轉輾於漆桌者。火閉也。激之使怒者。氣閉也。塗以雞矢醴者。寒閉也。借蚊口以嘍之者。血閉也。咸有分別之妙義焉。錄之亦可發人之慧悟。

〔十二〕孫文垣先生治潘姓患白濁。精淫淫下。三年不愈。脈來兩寸短弱。兩關滑。兩尺洪滑。曰。疾易瘳。第必明年春仲。一劑可痊。問故。曰。素問曰。必先歲氣。毋伐天和。所患爲濕痰下流證也。而脈洪大見於尺部。爲陽乘於陰。法當從陰引陽。今冬令爲閉藏之候。冬之閉藏。實爲來春發生根本。天人一理。若強升提之。是逆天時而洩元氣也。後醫者接踵。迄無效。至春分。孫以白螺螄殼火煨四兩爲君。牡蠣二兩爲臣。半夏葛根柴胡苦參各一兩爲佐。黃檗一兩爲使。麪糊爲丸。名端本丸。令早晚服之。不終劑而愈。按古各醫治病。無不以陰陽升降爲劑量準。卷一第二十六條已具言之。此案端本丸方義固佳。其持論則深明天人合一之理。讀內經『冬三月。此謂閉藏。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逆之則春生者少。』若伏者。若抱雛養蟄也。若匿者。若隱避蹤跡也。若有私意者。恐敗露也。若已有得者。韜晦無缺望也。凡所以重藏精也。有冬月之閉藏。然後有來春之發生。一味發揚。而無翕聚之本。譬諸無源之水。其涸可立而待。

〔十三〕白芥子氣味辛溫。善能利氣豁痰。觀治冷哮。用白芥子末塗肺俞膏百勞等穴。塗後麻脊疼痛。防痘入目。用白芥子末塗足心。引毒歸下。外用功效如是。其性烈從可知矣。其末水發。搗入食品。食些少。輒令人目淚鼻涕交出。其性開發走液。亦從可知矣。繆仲醇本草經疏云。『能搜剔內外痰結。及胸膈寒痰冷涎壅塞者。』然肺經有熱。與陰火虛炎。咳嗽生痰者。法在所忌。奈世醫狃於三子養親湯一方。不論燥證火證。動輒用之。甚且用至數錢。其意原在利氣豁痰。殊不知辛烈之品。燥液劫津。耗氣動火。其害甚大。余嘗見風溫咳嗽證。誤用白芥子。致動血見紅。甚至喉痛聲啞。但罔有歸咎於白芥子者。損人而不任過。白芥子抑何幸歟。諸本草均云肺經有熱虛火亢者忌用。豈未之見耶。

〔十四〕古人隨證以立方。非立方以待病。熟察病情。詳審用藥。味味與病針鋒相對。無濫無遺。適至其所。如寫真焉。肖其人而止。不可以意增減也。千變萬化之中。具有一定不易之理。活潑圓機。有非語言文字所能解說。在學者心領神會而已。其所以設立方名者。規矩準繩。昭示來學。非謂某方一定治某病。某病一定用某方也。古方難矣。豈能盡記。縱能盡記。而未能變通。雖多奚益。卽如桂枝湯一方。加桂枝分兩。名曰桂枝加桂湯。加芍藥分兩。名曰桂枝加芍藥湯。去芍藥。名曰桂枝去芍藥湯。桂枝甘草二味。名曰桂枝甘草湯。芍藥甘草二味。名曰芍藥甘草湯。甘草一味。名曰甘草湯。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一方可分爲數方。數方可合爲一方。增一藥之分兩。卽所以減他藥之分兩。而另名爲一方。取一味二味。卽名爲一方。藥隨病爲轉移。方隨證爲增減。因物付物。何容心焉。設懸擬一方。以治一病。卽定後人眼目。天下豈有呆板之病證。待呆板之方藥耶。奈何張景岳新方八陣及黃元御八種書內。自製之法。不一而足。豈以古方爲不足用。而有待於新製乎。集數味藥。輒名一方。方不可勝窮。徒眩人意耳。

〔十五〕王龍谿先生調息法曰。息有四種。一風。二喘。三氣。四息。前三爲不調相。後一爲調相。坐時鼻息出入。覺有聲。是風相也。息雖無聲。而出入結滯不通。是喘相也。息雖無聲。亦無結滯。而出入不細。是氣相也。坐時無聲。不結不粗。出入綿綿。若存若亡。神資沖融。情抱豫悅。是息相也。守風則散。守喘則戾。守氣則勞。守息則密。前爲假息。後爲真息。欲習靜以調息爲入門。使心有所寄。神氣相守。亦權法也。調息與數息不同。數爲有意。調爲無意。委心虛無。不沉不亂。息調則心定。心定則息愈調。真息往來。呼吸之機。自能奪天地之造化。心息相依。是謂息息歸根。命之蒂也。一念微明。常惺常寂。範圍三教之宗。吾儒謂之「燕息」。佛氏謂之「反息」。老氏謂之「踵息」。造化闔闔之元機也。以此徵學。亦以此衛生。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閱智顛大師小止觀中。有坐禪調息法。其說與龍谿先生同。汪詡菴醫方集解勿藥元詮內。亦載調息法。余竊謂以藥療病。弗計其功。先防其弊。蓋弊無。則其功乃爲真功。修養何莫不然。調息法之功效。在行之者自知之。豈容懸揣。若言流弊。則斷斷無之。何也。出於自然。不出於勉強也。至勿藥元詮內載「小週天」法。閉息運送。苟無口訣真傳。不可依法亂做。恐稍不得法。流弊無窮。

嘗見妄做丹道工夫。多有致疾者。或發癰疽。或結癥瘕。或疝或淋。或癩或狂。蓋以人身氣血升降出入。自然而然。盲修瞎鍊。矯揉造作。精氣拂亂。必隨其所傷而致種種疾苦耳。惟得明師良友的的真傳。乃爲有功無弊。〔仲圭按〕修仙學佛。多有從呼吸入手者。此則須有明師指示。未可妄做。若爲強身却病。似可按法練習。大約呼吸氣。以細長而徐緩爲要訣。吾杭傷科虞祥林氏。倡氣功療養法於西湖中醫虛損療養院。倩董志仁君編述肺病特殊療養法一書。分送各界。其法與一般深呼吸不同者。一爲呼吸之室。須置熾紅之炭一盆。人坐其旁呼吸。二爲呼吸時皆有聲如鼾。苟能恆心仿行。亦有愈病功效。惟余總覺吸入之氣宜鮮潔。室內不如室外爲佳。况更閉窗戶。置火盆耶。至呼吸時聲巨如鼾。卽坐龍溪先生風相之弊。衡以學理。究有未安耳。

〔十六〕戊辰秋初。友人陶姓。以暑熱證來就診。邪熱表裏充斥。病勢頗重。乃仿三黃石膏湯意。爲兩解之劑。服一劑。次日其兄來轉方。述服藥後。大渴大汗。汗至床席皆淋濕。余以爲邪熱在陽明經。白虎湯證也。竟與白虎湯一劑。隔日僱小舟來診。病人忽發狂。舟將顛覆。急折回。乃邀診。至則病大變。身重苔黑。如狂見鬼。大便不解。胸腹艱痛。脈沉數促瀼。模糊不清。時時發厥。余大駭異曰。奚至此乎。其兄曰。昨述汗流臥席。歸後細詢家人。乃小便。非汗也。余頓足曰。誤矣。誤矣。小便多。豈得作大汗治哉。此等重證。本不能懸擬處方。况又誤述乎。營熱未透達。服白虎逼入血分矣。男子亦有熱結血室證。所以證現如狂見鬼。小便自利。大便不通也。勢急矣。奈之何。沉思久之。書犀角地黃湯合桃核承氣湯與之。方內大黃令用醋拌炒黑。次日復赴診。已便解疹透神清矣。詳述藥成已二鼓。纔服半杯。胸腹驟痛不可忍。其父促飲之。盡一杯。則目瞪口噤。肢厥僵臥。奄然氣盡。家人哭泣環守之。夜半。忽大喊。便堅黑糞累累。目開身略動。至天明。遍身發疹。胸背間無隙地。便神清思湯飲。診其脈數滑。至數分明。余曰。險哉。幸年才二十餘。正元充足。能運藥力與邪戰。一戰而捷。不然。一去不復返矣。後與清熱養陰。不匝月全愈。閱三世醫驗陸祖愚先生治董姓。因傷食納涼。困倦熟寐。致頭痛身熱。骨節煩疼。胸腹痞滿。醫以丸藥下之。表證未除。胸滿兼痛。一醫又行表汗。頭痛瘥。胸痛更甚。似此或消導。或推逐。其痛漸下。病將兩月。陸診脈瀼數。面色黃白。舌苔

灰黑。按其胸腹柔軟。臍下堅硬。晡時發熱。夜半退。小水自利。大便不通。此畜血證也。用桃核承氣湯。下咽後。滿腹攪刺。煩躁不安。求死不得。父母痛其決死。深各藥過。哭泣罵詈。陸心知其無妨。然再三解說。終不信。會天暮不得進城。下榻樓上。夜將半。聞步履聲。其父攜燈至榻前笑謂曰。適纔大便。所去黑糞。衄血約若干。腹寬神爽。誠再生之恩也。後改用調理之劑。半月漸愈。與余所治證。大略相同。特余不留宿。得不聞泣罵聲。為幸多矣。陶姓現游幕。晤時道及此。猶言服藥後。胸膈間痛如刀割。不可忍。漸次入腹。後痛極。遂不省人事。噫。瞑眩藥入人口。腹若是哉。第此證。倘與輕藥。當無生理。記此。又可見病家述病情。有疑似處。當反覆審問。余不敏。誤聽誤藥。幾至病不救。而病家日夕侍病者之側。切須熟察病情。以告醫者。設或因誤告。致誤治。各將安歸耶。

〔十七〕古聖人治病之法。針灸為先。靈素所論。多為針灸而設。今時治病。用針者極少。用灸者尚多。但病非一概可灸也。大抵脈沉遲。陽氣陷下者最宜。若陽盛陰虛者。斷不宜灸。仲聖傷寒論云。『微數之脈。慎不可灸。因火為邪。則為煩熱。追虛逐實。血散脈中。火氣雖微。內攻有力。焦骨傷筋。血難復也。』脈見微數。則是陰虛而陽熾重。以火力追逐其血。有筋骨焦傷耳。又云。『脈浮熱甚。反灸之。此為實。實以虛治。因火而動。必咽燥吐血。』脈浮熱甚。陽氣實也。反灸之。是陽實以陽虛治。火上加火。咽因火勢上逼而枯燥。血隨火勢上炎而妄行。在所必至矣。此二條垂戒。雖在傷寒論中。然不專指傷寒而言。所以不言證。而但言脈也。奈何陰虛血熱。人甘受痛苦而妄灸。致陰益虛。而陽益熾也。吾鄉不辨證而妄灸者。婦女居多。緣操是業者。皆女尼村嫗之類。易為所惑耳。不可妄灸之說。他書具載。何用贅言。竊以為告誡之辭。冀人覺悟。再四丁寧。不厭重複。拙叢中類是者頗多。閱者幸弗以勸襲舊說訾之。

〔十八〕蕭山一士人。因戒鴉片烟癮。而求似續。購服秘製藥水。極靈驗。不但烟癮除。胃口勝常。精神煥發。陽事倍於平時。未幾。與友人立談。倏覺下身無力。頓跌仆後。遂痿廢。月餘告斃。其所服藥水中。大抵有硫黃等竊道藥。所以得效甚捷。禍不旋踵。凡服些少藥。輒得驟効者。切須留心。蓋非竊道藥。服些少。豈能得驟効。謹勸世人。慎弗誤認。為仙丹妙藥。為其所惑。致禍發莫救。閱微草堂筆記云。『藝花者培以硫黃。則冒寒吐蕊。然盛開之後。其樹必

枯蓋鬱熱蒸于下。則精華涌于上。涌盡則立槁耳。觀此。則服藥後種種靈驗。正諺所謂「盡根拔」也。

〔十九〕經驗良方。刊刻印送。救人疾苦。此誠仁人之用心也。第所集者。雖皆試驗之方。而用方者未能確辨其證。往往檢方試病。不效。則更方再試。輕證輕方。當無大礙。若病涉深重。藥屬猛烈。其堪屢試乎。如近今驗方新編。不經而走。幾至家置一編。其中不無龐雜。間有峻厲之方。意編書者似於醫事未嘗有精詣也。然善化鮑氏。費二十年心力。彙集諸方。校讎不倦。其活人濟世之心。正足令人欽仰。原在用方之人。自己斟酌去取耳。昔李明之先生嘗言。蘇沈良方。猶唐宋類詩。蓋言不能詩者之集詩。猶不知方者之集方也。一詩之不善。誠不過費紙而已。一方之不善。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夫試驗方豈有不善。不對證或適與證相反。乃爲不善耳。願集方者遇峻厲方。可刪則刪之。萬不可刪。則於方下詳細註明病情現證。如何者可用。如何者不可用。庶幾用者可以對證檢方。不致輕試浪投。是亦古人慎疾之意歟。

〔二十〕古人治血積。每用蝨蟲水蛭。以其善吮血。然其性極毒。人多患之。不若改用夜明砂。以其食蚊而化者也。蚊之吮血。不滅蝨蟲。本草稱其能下死胎。則其能攻蓄血明矣。此說出於不居集。錄出備采。

〔二十一〕陸氏子。患效失音。醫治殆徧。不得效。烏程汪謝城孝廉。司鐸會稽。因求診。曰。此蟲效證也。爲疏殺蟲方。分量頗輕。并令服榧果。旬日全愈。失音嘎證。不出金實無聲。金破無聲之兩途。此爲醫林中別開一法門也。

〔二十二〕古人煎藥。各有法度。表藥以氣勝。武火驟煎。補藥以味勝。文火慢煎。有祇用頭煎。不用第二煎者。取其輕揚走上也。有不用頭煎。祇用第二煎第三煎者。以煮去頭煎。則燥氣盡。遂成甘淡之味。淡養胃氣。微甘養脾陰。爲治虛損之秘訣。出續藥五書。又煎藥宜各藥各銚。恐彼煎攻伐。此煎補益。此煎溫熱。彼煎清涼。有大相反者。譬如酒壺沖茶。雖不醉人。難免酒氣也。

〔二十三〕周慎齋名子幹。定平太邑人。生正德年間。中年患中滿疾。痛楚不堪。遍訪名醫無效。復廣搜醫方。又不敢妄試。一夕。強坐玩月。倏爲雲蔽。悶甚。少頃。清風徐來。雲開月朗。大悟曰。夫雲。陰物也。風。陽物也。陽氣通暢。則陰翳頓消。吾病

其猶是乎。遂制和中方丸。服不一月而安。後成名醫。嘗閱本草鉤元卷首武進陽湖合志楊時泰傳曰。『自明以來。江南言醫者。類宗周慎齋。慎齋善以五行制化。陰陽升降。推入臟氣。而為劑量準。雍正以後。變而宗張路玉。則主於隨病立方。遇病輒歷試以方。迨試徧則束手。』於是購求慎齋先生書。見醫學粹精五種。周慎齋三書。查了吾正陽篇。胡慎柔五書。陳友松脈法解。附陳友松筆談。其慎柔五書。已見於六體齋叢書。脈法亦是慎齋先生著。陳友松加解而已。查了吾胡慎柔俱為慎齋先生弟子。三書者。皆先生弟子口授耳傳。記錄成編者也。其自製丸方錄後。周慎齋學問。究不及張路玉。第宗張和中丸治鼓脹神效。用乾薑四兩。冬炒焦。一兩。用人參一兩。煎湯拌炒。一兩。用青皮三錢。煎湯拌炒。一兩。用紫蘇五錢。煎湯拌炒。一兩。用陳皮五錢。煎湯拌炒。肉桂二兩。一分。用益智仁五錢。煎湯拌炒。一分。用澤瀉五錢。同煮。一分。用小茴香三錢。同煮。一分。用破故紙五錢。同煮。吳茱萸一兩。一分。用苡仁一兩。煎湯拌炒。一分。用鹽五錢。同浸炒。右為末。紫蘇煎湯打神麩糊為丸。如桐子大。每服因證輕重。隨證作湯送。紅麩丸治瀉痢日久。用此補脾健胃。紅麩三錢炒。鍋巴一兩燒。松花三錢炒。右為末。入白糖霜。和勻服。紅痢加麩。白痢加松花。薏附丸治元氣虛寒。及臟寒泄瀉。肉豆蔻兩煨。白茯苓各二木香一兩乾薑兩附子五錢右為末。薑汁糊為丸。蓮子湯下。通神散治鑼雜胸中割痛。三服即愈。白朮四兩黃連四錢陳皮五錢右為末。神麩糊為丸。臨臥津嚥三四十九丸。

〔二十四〕診脈以辨病證之順逆。脈書言之詳矣。大抵是病應得是脈者為順。不應得是脈者為逆。此余三十餘年閱歷。為診脈辨證之要訣。後閱查了吾先生述慎柔和尚師訓曰。『凡久病人脈大小洪細沉浮弦滑。或寸浮尺沉。或尺浮寸沉。但有病脈。反屬可治。如久病浮中沉俱和緩。體倦者決死。且看其面色光潤。此精神皆發於面。決難療矣。』一節。實獲我心。不禁撫案稱快。蓋平人得和緩。為無病之脈。乃病久體倦。不應得此脈而竟得之。是為正元大瀉之象。故決其死也。至若滿面精神。豈久病人所宜有。世俗謂病人無病容者大忌。亦是此意。

〔二十五〕尤在涇補中益氣湯六味地黃湯合論曰。見醫學粹精陽虛者氣多陷而不舉。故補中益氣多用參芪朮

草甘溫益氣。而以升柴辛平。助以上升。陰虛者氣每上而不下。故六味地黃多用熟地黃肉山藥。味厚體重者。補陰益精。而以茯苓澤瀉之甘淡。資之下降。氣陷者多滯。陳皮之辛。所以和滯氣。氣浮者多熱。丹皮之寒。所以清浮熱。六味之有苓瀉。猶補中之有升柴也。補中之有陳皮。猶六味之有丹皮也。其參芪歸朮甘草。猶地黃肉山藥也。法雖不同。而理可通也。此論方義。上下升降。頗精。而薛立齋趙養葵數先生。專以六味八味補中益氣等數方。統治諸病。則失之執滯呆板。無怪爲徐靈胎陳修園諸先哲所詆論。周慎齋先生書中亦每以六味八味補中益氣數方治病。蓋先生嘗就正於立齋先生之門。慎齋先生傳曰。問難數日。審其初悟。豁然貫通。猶不能脫薛氏窠臼。然三書言。補中益氣湯若欲下達。去升柴。加杜仲牛膝。又言。六味丸腎虛火動之藥。丹皮涼心火。黃肉斂肝火。澤瀉利腎經之火。從前陰而出。若火不甚熾者。只用山藥。茯苓。熟地。單滋腎水而補脾陰。乃知慎齋先生能變通用藥。不執死方以治活病。

〔二十六〕脈見歇止。爲病人所大忌。人盡知之。然余見痰食阻中。及婦人懷孕。間見歇止脈。俱無大礙。蓋以有形之物。阻滯脈道。故有時歇止也。周慎齋先生脈法云。凡雜病。傷寒。老人見歇止脈者。俱將愈之兆。惟吐而見歇止脈者死。陳友松解曰。歇止有結促兩種。結者。遲而止也。病後陰血方生。陽氣尙未充足。不能協濟其陰。故有滯滯之象。緩行略止。俟陽氣一充。全體皆春矣。促者。數而止也。以陽氣猶旺。陰分少虧。不能調變其陽。故有奔迫之勢。急行一止。俟陰血漸生。則五臟自然暢達矣。此皆將愈未愈之時。故見此疲困之象。待愈後卽無是脈。所以雜病傷寒。庸醫誤治。或損其陽。或虧其陰。往往輕病變重。然而未至過傷。久之元氣藉穀氣以生。輒見此等之脈。乃陰陽漸長之機。非氣血全虧之候。至老人年力就衰。或病後見歇止之脈。不過陰陽兩虧。非凶脈也。可見諸脈俱不妨於歇止。惟嘔吐一證。胃氣逆而上行。將胃中有形之物。盡情吐出。此時脈若平和。猶可保元降氣。倘見歇止。是腎氣已絕於下。不能上供其匱乏。雖用藥胃必不納。故知其必死。按陳友松所解非是。凡脈見結促。皆屬凶候。豈可目爲將愈之兆。慎齋先生所言。乃是和平脈中見歇止。方爲近理。

〔二十七〕病人大肉已落。爲不可救藥。蓋以周身肌肉瘦削殆盡也。余每以兩手大指次指後。驗大肉之落與不落。以斷病之生死。百不失一。病人雖骨瘦如柴。驗其大指次指之後。有肉隆起者。病縱重可醫。若他處肌肉尙豐。驗其大指次指之後。無肉隆起。而見平陷者。病不可治。周慎齋先生三書云。『久病形瘦。若長肌肉。須從內眥眼下胞長起。以此處屬陽明胃。胃主肌肉故也。』此言久瘦漸復之機。又不可不知。

〔二十八〕族孫詩卿婦患肝風證。周身筋脈拘攣。其脈因手腕彎曲作勁。不可得而診。神志不昏。此肝風不直上巔腦。而橫竄筋脈者。余用阿膠雞子黃生地製首烏麥冬甘草女貞子茯神牡蠣白芍木瓜鈎藤絡石天仙藤絲瓜絡等出入爲治。入劑愈。病人自述病發時。身體如入羅網。內外筋脈牽絆拘緊。痛苦異常。服藥後。輒覺漸漸寬鬆。迨後不時舉發。覺面上肌肉蠕動。卽手足筋脈抽緊。疼痛難伸。只用雞子黃兩枚。煎湯代水。溶入阿膠二錢。服下當卽痛緩。筋脈放寬。不服他藥。旋發旋輕。兩月後竟不復發。按阿膠雞子黃法。本仲聖黃連阿膠湯。傷寒論曰。『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煩。不得臥。黃連阿膠湯主之。』以熱入至陰。用鹹苦直走陰分。一面泄熱。一面護陰。陰充熱去。陽不亢而心煩除。陽交陰而臥可得也。第彼以熱邪。故兼苦寒清之。此則液涸筋燥。單取阿膠雞子黃二味。血肉有情。質重味厚。以育陰熄風。增液潤筋。不圖效驗若斯。古云。『藥用當而通神。』信哉。吳鞠通先生目雞子黃爲定風珠。立有大定風珠小定風珠二方。允推卓識。古方用雞子黃。俱入藥攪勻。亦有罔圖同鼎燭。雞子黃一經煎過。色淡質枯。而無味。蓋其汁與味。盡行煎出故也。

〔二十九〕治病證用木香以開鬱滯。升降諸氣。誠爲佳品。然其氣香而竄。其味苦而辣。宜於實證。而不宜於虛證。宜於寒濕。而不宜於暑熱。其有濕熱粘滯。稍加木香作佐。使宣通氣液。未始不可。獨怪近世治病。不辨證脈。視木香爲家常便飯。幾至無方不用。甚且形消骨立。舌絳而光。陰涸顯然。猶復恣用不已。寢至不救。目擊心傷。特爲拈出。醫家病家。切須留意。吳鞠通先生言。『近世以羌活代麻黃發汗。不知羌活之更烈於麻黃。試以羌活一兩。煮於一室。兩三人坐於其側。其氣味之發泄。弱者輒不能受。』余謂煎劑中有木香在藥銚內。則滿室皆聞木香氣。

如此雄烈之品。虛弱人燥熱證。曷克當之。一人患癩月餘。更加食入作福。關前方統計服藥。木香六七錢。車丸法以除癩。本草言陰火衝上者忌。木香。此證以多用木香致胃火上衝。余用甘寒養胃加旋覆代赭石人參石蓮肉等。先止其嘔。繼仿駐

〔二十一〕內經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又曰。『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是故心不受邪。受邪即死。凡外感證之病。涉心者。皆在心包絡與血脈也。蓋包絡爲心主之宮城。血脈爲心主之支脈。邪入包絡則神昏。邪入血脈亦神昏。但所入之邪有淺深。所現之證有輕重。如邪入包絡。包絡離心較近。故神昏全然不知人事。如入血脈。血脈離心較遠。故呼之能覺。與之言。亦知人事。若任其自睡。而心放即昏沉矣。有邪在血脈。因失治而漸入包絡者。此由淺而入深也。有邪在包絡。因治得其法。而漸歸血脈者。此由深而出淺也。又有邪盛勢銳。不從氣分轉入。不由血脈漸入。而直入心包絡者。陡然昏厥。其證最凶。緩則不過一日。速則不及一時。當即告斃。以其直入包絡而內犯心。犯心即死耳。章虛谷傷寒本旨有神昏識語辨。謂得之於經歷。古人所未道及。厥功甚大。蓋邪閉血脈。外感病每多是證。醫者未識其故。因而誤治者多也。其論治法。邪閉血脈者。必須溫通。重用桂枝。則太執着矣。溫熱暑濕證。現邪閉血脈。設遇熱盛之證。其可重用桂枝乎。即使佐以涼藥。亦難用也。虛谷未始不見及於此。祇以『必須溫通。重用桂枝。』兩語。橫踞胸中。是以上文云。『如風寒等邪而不提出。』溫熱暑濕者。亦以重用桂枝。有所窒礙。未免自相矛盾。而姑以風寒等邪混言之耳。下一『等』字。以包括溫熱暑濕耳。不然。上文仲聖傷寒論中之神昏識語。已辨之矣。此處何必再言風寒耶。總之閉者通之。此對待法也。桂枝可以通血脈之閉。桂枝究非熱證所宜。但取能入血脈而具流利之品。或佐以辛溫。加意防其閉遏血脈。則得之矣。倘醫者遵信虛谷。執着必須溫通。重用桂枝之說。以治熱證。何異抱薪救火。爲明辨之。不敢爲先輩諱也。

〔三十一〕談往載崇禎十六年。有瀉瀆溫傘毛溫等名。呼病即亡。不留片刻。八九兩月。疫死數百萬。十月間有閩人曉解病由。看膝灣後有筋突起紫者無救。紅則速刺出血可活。至霜雪漸鏽。勢亦漸殺。余謂此疫卽前條所云邪盛勢銳。直入心包絡。內犯心主之證。所以呼病即亡。危期極速也。考嘉興王肱枕蝟庵瑣語及桐鄉陳松濤災

荒紀事皆云。崇禎十四年大旱。十五十六經年亢旱。通國奇荒。疫癘大作。據此。則其病由暑燥熱毒。深入血分可知。所以霜雪鏗而病勢殺。刺筋出血。而其人可活也。刺筋出血者。經云。『血實宜決之。』之旨也。邪入較淺。筋色尙紅。速刺出血。則血脈鬆動。便有活路。筋紫則爲血脈凝瘀已極。縱刺之。血亦不出。爲無救耳。此證神識必然昏沉。其脈亦必瀋滯模糊。或促或伏。若用藥亦當遵『血實宜決之。』之經旨。通利血脈主治。必使血脈漸漸鬆動。不致內犯心主。走死路。方爲得法。病由暑燥熱毒。若重用桂枝芫蕪。萬萬不可。近時痧證。亦有頃刻告殞者。亦有刺舌底黑筋。刺兩臂灣。兩膝灣等處。出血而愈者。但不若談往所載既甚且多。爲非常之疫癘耳。

〔三十二〕潛邨醫案乾隆時。西吳楊雲峯乘六著。姚繩其病痢。腹痛後重。膿血並見。繼而便孔中解出斷腸一段。長半尺許。延楊診。楊曰。此非斷腸也。若斷腸則上下斷頭。必垂而不舉。上下斷口。必閉而不張。所斷之半尺許者。何能進直腸而出肛門耶。且腸既斷矣。何其人猶活。而便中之膿血。仍相續而不絕耶。不知此乃腸內滑膩稠粘。如脂如膏。粘貼腸上之一層也。是卽所謂陰也。膽氣大傷。陰難維繫。又爲邪毒所壓而下。其形外圓中空。有似乎腸而實非腸也。試以棒撥之。必腐。若真腸雖爛而斷。撥之不腐。家人撥之果腐。進診。面無神氣。脈甚細數弦勁。舌如鏡面。胃氣將絕。無救矣。踰數日。果歿。此與卷一第二十七條同一痢下脂膜。第整段而下。爲罕有之證。

〔三十三〕藥氣入胃。不過借此調和氣血。非入口卽變爲血氣。所以不在多也。有病人粒米不入。反用膩膈酸苦腥臭之藥。濃煎大碗灌之。卽使中病。尙難運化。况與病相反。填塞胃中。卽不藥死。亦必塞死。小兒尤甚。此洄谿徐氏目擊心傷。所以慎疾芻言有制劑之說也。拙臺本卷第二條言。『用藥治病。先須權衡病。人胃氣。』亦此意也。迺醫家病家。往往不達此理。以致誤藥傷生。可慨已。洄谿一案。備錄於後。足爲世鑑焉。郡中朱姓。有飲癖。在左脇下。發則脹痛嘔吐。始發甚輕。醫者每以補劑療之。發益勤而甚。余戒之曰。『此飲癖也。患者甚多。惟以清飲通氣爲主。斷不可用溫補。補則成堅癖。不可治矣。』不信也。後因有鬱結之事。其病大發。痛極嘔逆。神疲力倦。醫者乃大進參附。熱氣上衝。痰飲閉塞。其痛增劇。肢冷脈微。醫者益加參附。助其閉塞。飲藥一口。如刀箭攢心。哀求免服。

妻子環跪泣求曰：「各醫四人合議立方，豈有謬誤？人參如此貴重，豈有不效？」朱曰：「我豈不欲生此藥，實不能受，使我少緩痛苦，死亦甘心耳。必欲使我痛極而死，亦命也。」勉飲其半，火沸痰壅，呼號宛轉而絕。大凡富貴人之死，大半皆然，但不若是之甚耳。要知中病之藥，不必入口而知，聞其氣，即喜樂欲飲，若不中病之藥，聞其氣，即厭惡之。故服藥而勉強苦難者，皆與病相違者也。內經云：「臨病人，問所便。」此真治病之妙訣也。若孟子所云：「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此乃指攻邪破積而言，非一例也。此案載王孟英歸硯錄，自注云：「余編洄谿醫案，漏此一條，迨刻竣始知之，不便補鑄，故錄於此。」按洄谿醫案爲王孟英所編刻，其中疑有託名之案，又慎疾芻言一書，其序文與徐氏六書各序，文筆極不類，疑亦是託名者。然觀古人書，立論處方，平正通達，便足師法，否則即使真本，亦難信從，正不必辨其真僞也。

〔三十四〕單方治食羊肉成積，煮栗殼湯飲之，立效。殼用外層有毛刺者，闕白雲集

錢唐張鏞
虎黃著

載：「姑蘇錢禹功

之父守默，療病多神異。長洲王司寇二子對食羊肉，腹膨脹，氣垂絕，令沸酒一石，徐沃其腹，飲栗殼湯，立愈。粟能令羊瘦，羊繫粟下，食其殼則羸瘠，出雜志中。本草所無也。」乃知單方亦有來歷。又治一貴人患癰，笑不止，令滿堂陳紅氍毹五色，繪以相樂，頃之一僮父突入，滿身垢盡污之，貴人大怒，起逐僮父，遽堂走逸去，不可得。貴人力憊，斫臥三日夜，乃起，疾竟脫。貴人病在脾，性素慳，激其怒，以肝勝之也。二案推究物理人情，深得古聖治病遺意。後一案不特激肝怒以治脾病，且使勞動之，動則陽生，所以治陰滯也。正內經「逸者行之」之旨也。

〔仲圭按〕存存齋醫話彙，何廉臣絳中云：共五卷，但鑄版行世者，祇此而已。即此二卷，據余所見，僅大小兩種木刻版本，今且絕版無購處矣。三卷癩疹痧疹二節，錄自紹興醫藥月報第一卷五六兩號，註者楊質安，係趙氏弟子，蟄廬不知與趙氏有無淵源也。

〔吉生按〕趙氏後輩，藏有散稿，不事整理，先人手澤，湮沒不傳，洵爲可惜。蟄廬，即楊先生之別號。

存存齋醫話彙卷二

會稽趙彥暉晴初著

門人楊質安塾盧謹註

杭州沈仲圭重校句讀

斑疹

斑者。有觸目之形。無礙手之質。卽稠如錦紋。稀如蚊跡之象也。或布胸腹。或見四肢。以鮮紅起發爲吉。紫色成片者凶。色黑色青者不治。

疹者。有顆粒之象。腫而易癢。卽痧癰之屬。須知出要周勻。沒宜徐緩。春夏多此。

楊質安註。斑與疹當分別。斑出於胃。疹出於肺。傷寒失表失清。邪遏於胃。而發蒸成斑。故傷寒症發斑多。發疹則僅見也。其虛斑陰斑。由於中虛寒伏。逼其浮陽外越。無根之火內動。見斑隱隱而微。色白不鮮者是也。治須溫補。疹或是時毒襲入肺衛而發。或溫暑時邪從肺吸受。由衛入營之證。此邪在上焦。非由失表失清之故。當辨其在氣在營。而用宣肺輕透之法。若遇寒涼。須防抑閉。與斑之治法迥然不同。

大抵發汗不出。或雖汗不解。胸膈煩悶。嘔惡不納。足冷耳聾。脈沉而伏。或寸關躁動。便是斑疹欲出之候。

楊質安註。沉伏由邪伏於內。脈道不利所致。寸關躁動者。伏邪勃發之兆。斑疹將出之時。上吐下瀉。其熱毒從吐瀉而外出。分消其勢。大忌止瀉。若出齊後。及將回之時。忌吐瀉。恐其邪陷也。又痧瘡最宜通洩。惟二便不利。爲凶候。

寒邪鬱表。惡寒發熱。咽痛。身上有淡紅白斑。舌苔白而薄嫩者。當以荊防敗毒散溫散之。
溫毒瀰漫三焦。目赤舌絳。汗出津津。發爲赤斑丹疹。忌風藥升散。宜涼膈散。

陽毒發斑。面如塗珠。眼如噴火。六脈洪大。燥渴欲死。此陽明血熱已極。毒邪傳遍三焦。經絡閉塞。營衛不通。非三黃石膏湯。不能解救。

楊質安註。三焦表裏。俱被熱毒蒸灼。須兩解表裡之熱邪。斑疹方能透達。

伏斑證。傷寒邪入太陰。脈靜神呆。舌心灰黑。或時感過經不解。舌苔灰黑。或中心黑暈。肌表不甚發熱。脈似沉緩。但神識不清。或鄭聲作笑。此陽邪陷入太陰。防伏斑內發。治宜宣通氣血。透提斑毒。如連翹赤芍銀花紫草查肉天蟲刺蒺藜犀角二刺之類。斑疹外達。自然毒透神清。

楊質安注。太陰爲濕土之臟。脾與胃相聯。陽邪故易傳入。灰黑者太陰。濕與熱相蒸也。邪熱陷入。抑遏不宜。故表不甚熱。脈見沉緩。不可誤認爲邪退正虛。浪投滋補。

勞倦內傷。虛火游行於外。亦有淡紅斑點。其身痛心煩寒熱。雖與外感同。第脈虛大。或氣口獨大。倦怠懶言。動則自汗爲異。投補中益氣湯。熟睡。汗止身涼。

楊質安註。此中虛稍挾微邪。用補正略佐達邪。

陰斑因有伏寒。或誤進寒涼。傷其虛陽浮散於外。其斑點隱隱而微。脈雖洪大。按之無力。或六脈沉微。手足逆冷。舌白滑。或黑胖。寒水尅火之徵。先用理中湯以復其陽。次隨證施治。若內傷生冷。外感寒邪而發陰斑。調中湯更捷。

腎虛挾感。斑疹無力透達。微現淡紅隱隱斑點。脈沉細無力。舌苔淡紅或紫色。舌形胖嫩圓大。(紫色圓胖少陰虛證舌也)似寐非寐。神識乍清乍昧。此少陰精不化氣。斑不得透也。當以左歸飲加人參。精氣充溢。斑自外達。若兼右尺遲微。手足逆冷。渴不欲飲。此少陰水火俱虧。當以人參八味投之。腎氣一充。其斑自退。

痧疹

痧疹有外襲寒邪。內蘊伏熱者。宜兩解肺衛之邪。麻杏石甘湯加桔梗薄荷射干牛蒡主之。

蟄廬註。肺有熱邪欲發疹。外受風寒。鬱於肌表。疹不透達。肺火內燔。最易閉悶發喘。而成危證。用麻杏石甘開肺。清熱加味散表透疹。

風溫客於太陰手經。咳嗽咽痛喉啞。兼發疹。治宜辛涼清潤。大忌升葛荆防等。當以鈴角連翹薄荷大力元參射干杏仁桔梗象貝銀花蘆根之類。繼以沙參石斛麥冬花粉知母梨漿之屬。養肺胃陰。

蟄廬註。火爆傷金若內挾濕火上蒸咽喉作腐者。是爛喉痧證。亦宜辛涼清透。忌辛溫升散。亦不宜寒涼苦降鬱遏其邪。

陽明血熱。疹色如丹。舌絳如珠。環口燥烈。大渴引飲。脈洪數。宜犀角連翹鮮生地丹皮赤芍元參花粉銀花人中黃等。繼以大小甘露出入。以救肺胃。

痧邪餘熱鬱肺。痰多氣急咳嗽。宜宣之開之。如梔豉桑杏桔梗枯芩薄荷象貝薑皮通草蘆根之屬。

如痧疹雖透。而咳嗽聲啞喉痛者。此痧毒不能盡發。鬱於氣分也。亦宜宣通肺氣。如鈴角前胡桑杏連翹大力射干薄荷銀花甘桔黃芩蘆根之屬。

痧瘡透發不盡。毒邪犯肺。喘急昏悶者。危証也。宜急透之。

蟄廬註。痧鬱不透。內鬱肺閉。大危之証。非麻黃大開肺氣不能救。用石膏清火。杏仁下氣。甘草緩急而瀉火。加犀角等提透清化爲治。

痧瘡伏邪未清。致傷陰分而發熱不止者。宜甘寒養陰。如沙參玉竹金斛生地丹皮甘草之屬。

陰虧之人。感邪發疹。不可過用柴葛升散。緣此証雖表不得汗解。或雖得汗而疹未透。熱仍不解。惟清解中兼養陰液。庶能得汗。而疹亦透達。

白痞見於夏秋暑濕伏邪之證。蓋暑必挾濕。爲黏膩之邪。病多掩牽。遷延兩三候。邪未達而元氣受傷。發出白痞。色白點細。形如肌粟。摸之觸手而微癢。狀如水晶珠而明亮滋潤者吉。抓破微有水者。乃濕從外出也。出無定期。

熱勢壯則外見，緩則隱伏。甚至連發八九次。邪不達而身熱不退者。由其人元氣虧乏。不能化邪外出。故治白瘡與治疹異。疹宜提透。白瘡提透無益。當養正生津。清暑滲濕。使正氣充旺。則伏邪漸化。而熱得退。若瘡色乾白如枯骨。大凶之證。津液氣竭。邪欲外出。元氣亦隨之外散。乃邪正並脫之候也。

附錄

吳山散記小引

余於國學喜讀筆記。於醫學喜讀醫話。以其或述心得。或話見聞。頗篤永有味也。回憶民七受業於吾杭名醫王師香巖。師命讀醫經原旨難經經釋等書。頗苦其文義艱澁。不易徹悟。因以醫話爲常課。及長。任教席於滬杭各醫校。授課之暇。偶有所得。伸紙濡墨。所作亦以醫話爲多。茲遴選若干。附於趙先生醫話之末。不知能免狗尾續貂之誚否。丙子季春古杭沈仲圭誌於吳山寄廬

吳山散記

杭州沈仲圭著

〔一〕楊君孝緒。患遺精腦弱。其腦症狀爲不能多閱艱深之科學書。及微受刺激下部卽有似欲遺精之感。覺求治於余。余以滋陰平腦固精之藥進退爲方。服二月。遺精雖減而未痊。余囑其長服桂枝加龍牡湯先除腦弱之根源。（遺精）病根既刈。再注意睡眠飲食空氣運動等衛生療法。自可漸復健康。此乙亥春月余在祥林醫局中醫療養室時爲渠治療之情形也。後楊君游嘉善。月餘始返。適余脫離祥林醫局。余與楊君。因診病而成良友。六橋徐步。湖心蕩槳。幾於無日不見。今相距較遠。過從遂疎。一昨楊君來訪。謂遺精服桂枝龍牡湯頓差。腦弱吞兔腦丸亦効。所謂兔腦丸者。卽上海博濟書藥局登報贈送之腎腦再造丸也。方爲人參一錢。土炒於朮錢半。雲茯苓二錢。天麥冬各錢半。遠志一錢。石菖蒲一錢。取汁。清炙甘草一錢。（按此卽定志丸。治思慮傷神。遺精腦弱之病。）淡菴蓉二錢。獼猴肝一具。淨棗仁二錢。歸身二錢。炮益智仁錢半。牡狗精一錢二。杭芍錢半。熟地五錢。兔腦一具。上藥研末。煉蜜爲丸。血珀爲衣。再被極薄青黛一層。每服六粒。日服三次。飯後開水下。去臘楊君合此丸時。曾詢余可否服用。余爲之刪去菴蓉牡狗精二味。及今思之。以雄鼠舉丸一二對代替牡狗精。易熟地爲生地。并將獼猴肝兔腦鼠腎三物。取鮮者搗爛。和藥末加蜜爲丸。似尤妥善。因獼猴肝含維他命甲。兔腦含燐。鼠腎含內分泌。皆神經衰弱之要藥。餘如菖蒲遠志棗仁。古人認爲健忘不眠等症之專藥。近世亦延用之。地芍歸參朮茯苓。卽八珍湯去川芎。八珍對此病。據金正愚君之經驗。亦有效。故余認此方可爲神經衰弱者服食之資。惟一日量祇十八粒。抑何少耶。

〔二〕常習性失眠。多屬神經衰弱之結果。患者精神抑鬱。思慮紛然。臥時常覺睡意毫無。而神情又非常疲乏。勉強入睡。有徹夜不交睫者。（是日前睡眠障礙）有祇睡三四小時。一到習慣醒時。卽不能復睡者。（是日後睡眠障礙）日間肉體困倦。心緒惡劣。腦昏耳鳴。目眩頭重。思致遲鈍。做事厭倦。勉強爲之。乖舛百出。其精神上之

不快感覺。有非楮墨所能形容者。故不幸而成斯證。人生樂趣。盡付東流矣。此病治法。當分標本。治標如酸棗仁湯。琥珀多寐丸。或以酸棗仁一兩。生地五錢。米一合。養粥食。亦良。治本如黑歸脾丸。天王補心丹。及兔腦丸。總須選定一方。久服不輟。方有巨效。此症乃神經官能疾患。尤宜注重衛生。特撮述失眠之無藥療法如下。

1. 妄想過甚時。宜起床徐步。或流覽報章。待神經漸覺疲倦。再行安睡。

2. 倘覺睡思為妄想所佔據。宜勉力沉靜觀念。理其頭緒。一念初發。即窮此念之起源而澄清之。再發他念。亦復如是。此以念制念也。

3. 靜聽壁上鐘聲而默計其次數。此集中思想也。

4. 入寢前。或輕微運動。或少食流汁。或溫水洗脚。此引去腦部之充血也。

5. 枕宜稍高。并須輕軟。

6. 注意大便之調整。夜膳後勿飲湯水茶酒咖啡。尤忌夜膳亦戒太飽。

7. 寢室須南向。幽靜。勿點燈。但宜開窗以通空氣。

8. 在不易入睡時。可低聲背誦愛讀之詩歌。然陳玉梅之催眠曲。但俗不足取也。

9. 臨臥用鹽含口溶化。或飲鹽湯一盃。有鎮靜神經之效。

余久患神經衰弱。并常失眠。故於此稍有心得。同病諸君。苟照上述藥物衛生等法。遵行不懈。則失眠之苦痛。將消滅於不知不覺間矣。

(二)中醫治遺精。有清火滲濕滋陰止瀉升提諸法。隨症採用。自有良效。以吾經驗。單純的遺精病。初起用封髓丹。(黃柏。砂仁。甘草)久病投桂枝加龍牡湯(桂枝。白芍。甘草。生姜。大棗。龍骨。牡蠣)或金鎖固精丸。(龍骨。牡蠣。芡實。蓮肉。蓮鬚。沙苑。蒺藜)最為佳妙。章次公藥物學講義牡蠣條下。有余嘗以龍牡為未。治遺精疾。病已而大便秘結之句。極言二物止瀉効用之強大也。所謂單純的遺精者。對因他病伴發之遺精而言也。(如慢性

淋濁、精囊炎、攝護腺肥大、膀胱炎、膀胱結石、膀胱腫瘍、尿道狹窄、龜頭炎、包莖、痔核、直腸炎、初期結核、傷寒之恢復期、糖尿、病、脊髓勞、脊髓外傷、脊髓炎等皆可伴發遺精。此症或宜祛其致病之因，或本病與遺精兼顧，不得概與上方。然臨床所見，一般青年患此疾者，大都由手淫意淫房勞所造成，或用功太過，腦弱遺泄，選用上述三方，殊覺允當。友生林君之遺精處方，用鹽水炒知母二錢，鹽水炒黃柏二錢，龍骨、牡蠣、蓮鬚各三錢，芡實四錢，砂仁八分（分沖），炙甘草五分，蓋合封髓丹與金鎖固精丸而為一方，與余意不謀而合也。友生蔡航居士近製一方，將六味地黃丸、水陸二仙丹、聚精丸三方合併，復加牛脊髓百合，共成十二味，以治腎虧遺精、肺病夢泄。此方滋養固澆，兼籌并顧，苟病人食慾如常，可以試服。

〔四〕常習性便秘，多見於營坐業少運動之智識階級。埋頭研究不喜體操之中大學生，亦恆患之，故有孿生病之稱。此外如神經衰弱、肺病、胃病、萎黃病、攝護腺肥大等，每苦便秘，腹部壓重膨滿，胃納不振，噯氣頭暈，大都係大腸部蠕動缺乏，分泌減少，或腸肌弛緩無力所致。欲根治此病，非注意衛生，輔以甘寒養陰劑不可。徒事攻下，無益反損。茲就管見，條舉如下。

1. 生活宜有規則
 2. 養成早起如廁之習慣
 3. 每日宜啖新鮮之水果與野菜
 4. 晨起飲鹽湯一杯
 5. 排便時以手掌徐摩腹部
 6. 行適宜之運動
 7. 練習腹式呼吸法
- 此關於衛生方面者。若夫藥餌，如培液湯、二冬膏、桑椹膏、養陰潤腸，最稱穩健。他如麻仁丸，或以大麻仁一味，搗碎煎服，或取大生何首烏，以人乳拌蒸，均有緩下堅糞之作用。余昔嘗患此，日常三四度如廁，努力掙扎，便終不下，頗苦之。後除遵行上述衛生療法外，并長吞服「卡斯卡拉片」，宿疾乃蠲。

〔五〕余鑑於中醫之特長在治療，治療之優良在方劑，故於讀書臨床之際，遇有驗方，隨手摘錄，日久成帙，頗曰非非室驗方選。除一部分發表於昔年王一仁主編之中醫雜誌外，其餘尙待整理，茲將吐血單方，略錄數條，以告世之患此證者。

【勞症吐血】仙鶴草六錢。大棗十六枚。水六盃。同熬五六點鐘之久。俟水已收成一盃服之。（此方肺結核效血最宜。）

【吐血衄血下血】白芨三錢。藕節二錢。研末。開水沖服。（此係淺田宗伯方。）

【卒暴吐血】海螵蛸研末。米飲下一錢。（此治胃出血之方也。）

【吐血初起】生牡蠣。生龍骨。各七錢。白芨三錢。參三七八分。（研末調服）鮮藕半斤。（搗汁沖入）酒炒大黃錢半。鮮芎根六錢。溫飲。（張騰蛟曰。吐血急則治標。以龍牡白芨三七爲主。緩則治本。以鮮藕大黃。茅根爲要。更隨症加減。治無不效。圭按此方分量。余已略加損益。）

【吐血】龜肉炙炭。研末水下。功能止血。

【失血】赤芍。丹皮各錢半。藕節五個。鮮生地一兩。芎根一兩。十灰丸三錢。（分吞。）黃芩一錢。黑三梔三錢。（陸九芝原注。血症多矣。初起必有所因。凡理氣達鬱。清熱降火之法。俱不可廢。）

【吐血】丹參飯鍋蒸熟。泡湯代茶。日日飲之。（此方用於吐血愈後。以資調理甚佳。）

【虛火吐血】甘蔗汁。藕汁。蔗根汁。各一酒盃。白果汁貳匙。白蘿蔔汁半酒盃。梨汁一酒盃。鮮荷葉汁三匙。七汁和勻。燉熱。沖入西瓜汁一酒盃。緩緩呷盡。

【陰虛欬嗽吐血】米仁玉竹各四錢。白芍枸杞麥冬沙參各三錢。川斷二錢。建蓮百合各三錢。（陸定圃原按。此方治陰虛欬嗽吐血最良。然必收效於數十劑後。謂非王道無近功乎。圭按原方無分量。今爲酌定如上。）

【肺病吐血】童雌鷄一隻。治淨。麥冬二錢。童便一盅。用河水瓦鍋煮爛。於天未明時連鷄肉服下。連服二三雞。無不見效。（相園按是方曾刊昔年申報常識。有多人來函報告確效。圭按童雞爲未產卵之雞。胃弱之人。但飲其汁。肉不吃亦可。）

【吐血】鮮梨一個。去核連皮。鮮藕一斤。去節。荷葉一張。去蒂。鮮白芎根一兩。去心。柿餅一個。去蒂。大紅棗十枚。去

核煎湯代茶。數日見效。以後逢節前一日煎服。（圭按：藕取汁沖入尤妥。）

【痰血】白茅根（去心）馬蘭頭（連根）湘蓮子（去心）紅棗各四兩。先煎茅根馬蘭。濾去渣。再入湘蓮紅棗。入罐文火燉。隨時取食。二旬即愈。（以上三方。載家庭常識。以其俱屬食品。自然有益無損。誠虛症吐血之良方也。）

【六】偶閱崇善報一一六期。有小兒病之幾種鮮果療法一文。茲撮述大旨於下。亦家庭間之藥籠也。

【橘】促胃液和汗液之分泌。制膽汁之排泄。治感冒。黃疸。消化不良。圭按中醫向以橘皮爲開胃藥。發表藥。蓋皮與肉之功效。相仿髣也。

【蘋果】含鐵質。性收斂。能制腐。治貧血。營養不良。食滯。下痢。圭按水果皆含果酸。助消化。惟蘋果尤擅勝場。并堪消除食滯之炎症。他如神經衰弱。赤痢。用之亦良。

【梨】含葡萄糖。爲水果中之補品。圭按中醫向用作祛痰藥。相傳可治肺萎。

【葡萄】含鐵質。葡萄糖。甲乙二種維他命。治貧血。淋巴腺結核。圭按以葡萄製成之酒。曰葡萄酒。有紅白兩種。嘗謂諸酒皆害。惟此有益。蓋其酒中所含之醇。只百分之七八耳。

【香蕉】富澱粉。含粘液汁。治常習性便秘。圭按蕉根搗汁冷飲。治疔毒。

【西瓜】含磷質頗多。治神經衰弱。又糖尿病亦可食。圭按中醫向用以治熱性病之高熱汗出。美其名曰天生白虎湯。

【桑椹】含酸質及細胞膜質。治由便秘而起之身熱頭痛。以其有清血和瀉下之力也。圭按余嘗謂桑椹治便秘之虛症。桃花瓣（研末。每服五分。調粥中服。）治便秘之實症。堪稱簡效單方。

【七】碘質有改進人體新陳代謝。減少蓄積脂肪。以治肥胖病之效。致海藻含碘○・三三九。昆布含碘一・二三四。海帶含碘一・一六八。皆富於碘質之海產植物也。故以昆布。海藻。煎湯代茶。海帶。海蜇。作肴佐膳。乃減肥

之簡便單方也。民廿二。余在上海中國醫學院執教。有女生張嘉卉。貌端好而體豐盈。張恐減損綽約芳姿。詢余有無中藥可以消肥。余搜索枯腸。一無所得。今閱中醫新論彙編引本草『多食昆布。令人消瘦』之語。遂悟碘之作用。用著於編。以告世之苦肥者。並望張生盍一試之。

〔八〕韋陀鞭鮮者二三兩。白附子防風各三錢。治痛瘋甚靈。此民間單方也。醫生多不取用。惟適應症如何。傳者未詳。愚意此方症實體強而又屬於古人所謂痛痺者。確甚佳妙。傳者又云。韋陀鞭即鬼箭羽。藥肆備售。因已曝乾。一兩已足。如病在下肢。加牛膝三錢。

〔九〕因多進生冷瓜果而致胃呆泄瀉。或感寒泄瀉日久不差者。理中湯最妙。如兼嘔吐。去朮加半夏（生用）姜汁。如兼腹痛。加木香。惟用此方。以脈沈無力為據。否則夏秋常見之假性霍亂。治以溫藥。或將助其病勢矣。民廿一夏。余服務復旦寶中。某生因過啖冷食。得河魚疾。同事俞東君。為處理中湯。一服而起。蓋俞君於傷寒今釋一書。反復探索。頗多心得也。

〔十〕燕窩係金絲燕所營之巢。以備產卵哺雛之用也。以其營巢之材料。純由粘稠如阿拉伯樹膠之唾液而成。故久浸水中。則膨大而柔軟。此物入藥。年代未遠。方書著其功用。謂能養胃液。滋肺津。止虛嗽虛痢。理膈上熱痰。時醫治虛損勞瘵。咳吐紅痰。每以此物加入藥劑。或勸病家煑食。惟據西醫言。燕窩治病之功效。實微乎其微。不能與其高昂之代價相稱。余意本品既係燕之唾液造成。似有裨於胃臟之消化。又似是項唾液。濃厚如膠。或可減少支氣管之分泌。而為滋養化痰藥。促進血液之凝固。而為止血藥。惟功效既弱。自非長食不可矣。是物本草雖有載及。但記述簡略。近人曹炳章等。皆有詳細之論文。發表於早年醫刊。論之甚詳。

〔十一〕鮑氏驗方新編頗多妙方。茲摘錄一二如下。

【代參膏】此膏大補氣血。可代葷用。嫩黃者壯嫩而箭嫩白歸身截去頭尾酒洗肥玉竹兩化州橘紅

三錢如無真者用新共入砂鍋內。用天泉水熬成膏。每早滾水調服。會陳皮去淨白亦可。

(圭按) 此方妙在橘紅健運脾胃。使滋補之品無滯膩之弊。較當歸補血湯僅用歸耆二味者尤為妥善。惟功在補血。方名代參。未免誇張失實。

【法製陳皮】善能消痰順氣。止渴生津。陳皮一斤。清水泡七日去淨白。台黨 甘草 各六兩。同煮一日。去參草。留陳皮。加川貝母 兩半。青鹽 兩三。拌勻。再用慢火煮一日夜。以乾為度。

(圭按) 此方性質純和。製為成藥。勝於驢製戈製半夏多多矣。研末密藏。可以致遠。

【保精湯】遺久則玉關不開。精盡而亡。世人往往用濫精之藥。所以不救。倘於未曾太甚之時。大用補精補氣。何至於此。芡實 真山藥 各一兩。蓮子 五錢。茯神 二錢。棗仁 三錢。台黨 一兩。煎服。先將藥湯飲之。後加白糖五錢。拌勻。連渣同服。每日如此。不須十日。即止夢不遺矣。

(圭按) 此方安神固精。而稍兼滋補。久遺體虛。長餌此方。確極佳妙。

【盜汗】蓮子 真浙江黑棗 各七個。浮小麥 馬料豆 各一合。水煎服。數次全愈。其效如神。

【神仙鴨】治勞傷虛弱。無病食之。亦能健脾益精。功效甚大。烏嘴白鴨一隻。去淨毛。破開去腸。雖不可。南棗四十九枚。去核。白果 四十九枚。去殼。建蓮 四十九粒。去心。人參 一錢。陳甜酒 五錢。好醬油 二錢。各放鴨肚內。不放水。瓦鉢裝好封緊。蒸爛為丸。陳酒送服。

(圭按) 此方健脾固精。滋陰清熱。肺勞遺精。皆頗相宜。以上五方。為余覽鮑氏驗方新編時所抄存。(一)為補血劑。(二)為化痰劑。(三)為固精劑。(四)為斂汗劑。(五)為滋補劑。藥既平正無疵。方之應用亦廣。故為轉載於此。洵家庭間之藥籠也。

(十二)清道光梁晉竹秋兩盒隨筆載。『諸城劉文正相國。食量倍常。蓄一青花巨盞。大容數升。每晨以半盞白米飯。半盞肉脰。攪勻食之。然後入朝辦事。過午而退。同時尹望山相公。但食蓮米一小盞入朝。亦過午而退。然兩

公同享盛名。並臻耆壽。此如宋張僕射齊賢每食噉肥猪肉數斤。夾胡餅。黑神丸五七兩。而同時晏元獻清瘦如

削。止析半葉餅以筋卷之。捨其頭一莖而食。後亦并享遐齡。』圭按四公賦稟特異。不能以常情衡之。然食量過多過少。皆非衛生之道。據霍伊特氏所定之保健食物。謂中等壯年而操中等之勞動者。每日須給與蛋白質一八克。脂肪五六克。含水炭素五〇〇克。方為適當。但欲將每日所進菜飯。精密估計其所含之營養分。使之適如上數。不但為事實上不易辦到。抑且無甚意義。大約吾人食物。以糙米。秣麥為主。輔以少量之肉類。蛋類。乳類。鮮蔬。水果。日進二三餐。每餐以八分為度。則營養既不虛缺乏。而胃腸亦常保健全矣。

〔十二〕西湖名勝甲天下。而醋溜魚之名。亦與西子湖并傳。遐邇咸知。凡來杭垣游覽西湖者。莫不一嘗醋溜魚之美味焉。故此物係宋五嫂遺製。烹調得法。味頗不惡。番禺方橡坪孝廉有詩咏之曰。『小泊湖邊五柳居。當筵舉網得鮮魚。味酸最愛銀刀繪。河鯉河魴總不如。』醋溜魚係鮭魚和醋製成。鮭補胃。肥健人。縱不如鰻鱺魚之富滋養。補虛勞。但消化迅速。味清不膩。較諸獸肉。固勝一籌。病人老幼。食之咸宜。

〔十四〕偶閱浙江新聞千秋副刊。載有張君何首烏之考正及虛僞一文。因憶民十七在上海中醫專門學校任教時。曾聽顧惕生先生演講肺癆病之食養療法。顧氏嘗患肺癆。以中藥調理獲愈。其子亦患是病。延西醫療治。卒不救。故其演詞頗揚中抑西。其實肺病無論中西。僉乏特效藥。全賴調養得宜。方能漸愈。調養之道。中醫不及西法完美。顧氏因愛子夭折。悲憤之餘。遂謂西醫不善治癆。其言雖失之偏激。但演詞中所舉治癆方藥。確屬經驗有效。彌覺珍貴。爰為錄如下。以便病肺諸君酌量製服。『日人又盛稱何首烏治癆。鄙人亦嘗試服。首烏與六味丸之主藥地黃。皆含鐵之有機體物。服首烏之法。每首烏一斤。加茯苓半斤。效者加五味子半斤。欲求子者加枸杞半斤。中藥不但令人愈病。且令人有子。斯為奇也。初服即健啖倍常人。苦粳米飯不耐飢。須糯米飯方能果腹。其後多服。効力亦減。乃知治癆之法。藥物不如食養。』又此物有調整大便之用。患常習性便秘之人。取鮮首烏研末。蜜為丸。臨睡以淡鹽湯送下三四錢。自無如廁掙扎之苦。

〔十五〕摯友黃勞逸。以研究國產藥物。著稱於世。嘗語余云。鷄卵之滋養價值。黃勝於白。消化吸收。亦黃速於白。

故講求衛生者。恆傾去卯白。因卯白藥半可溶性。經專取卯黃打鬆。調於將起鍋之粥中食之。每粥一盃。可調入卯黃二枚。用代早食。長啜不斷。殊體虛者之恩物也。因卯黃中含有多量之含磷脂肪。蛋白。維他命甲及戊。皆人身之重要營養素也。惟此物生啖熟食。皆非所宜。最好半熟。故須熱粥調之。

〔十六〕客有詢本草善本於余者。答曰。諸家本草。每謂本經言簡意賅。精微處自有神妙不測之用。惟其文字高潔。每多含意未伸。非得慧心人悟徹隱微。得其真解。亦最易自趨歧途。所以後人之說藥性者。輒有似是而非。演成幻景之弊。迨唐以降。本草愈繁。主治更備。非不明白暢曉。言之成理。有時足補本經所未及。然已多數浮泛。難以盡信。甚至將本經舊說。別伸一解。而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全非古人之本意者。所在多有。貽誤後學。爲害亦巨。李瀕湖綱目。網羅一切。最爲淵博。有時殊病其繁。然羅列古籍。彙爲一編。聽學者自爲抉擇。可謂集其大成。以後諸家。繆氏經疏。差有發明。而時失之庸。似少精義。徐氏百種錄。文筆簡明。闡發精當。最是上乘。惜其太少。必不足用。石頑逢源。大有獨得之見。啓迪後人不淺。皆治藥物學者不可不讀之書。蘇若葉天士張隱庵陳修園喜言氣化。貌似高深。實則空談。何裨實用。又若汪氏之備要。吳氏之從新。則僅於綱目中撮取一二。以爲能事已足。實如乞兒乍入寶山。舍珠玉而拾瓦石。不值識者一笑耳。（以上節錄瘍科綱要）惟何廉臣之實用藥物學。按西法分類。每品註明用量。體裁最喜。學者若照何氏分類。將本經逢源重加編輯。而以徐氏百種錄附入。作爲參攷。則衆美咸具。允稱善本。吾子既習本草。敢以是舉之成功相期也。

〔十七〕東醫東洞吉益曰。『各醫別錄言石膏性大寒。自後醫者怖之。遂置而不用。仲景舉白虎湯之證曰。無大熱。越婢湯之症亦云。而二方主用石膏。然則仲景之用是藥。不以其性寒也。不難概見。余篤信而好古。爲渴家而無熱者。投以石膏之劑。病良已。方炎暑之時。有患大渴引飲而渴不止者。使服石膏末。煩渴頓止。石膏之治渴而不足怖也。可以知已。』又曰。『後世以石膏爲峻藥。而怖之太甚。是不學之過也。仲景氏之用石膏。其量每多於他藥。恆半斤至一斤。蓋以其氣味俱薄故也。』斯與張錫純石膏宜重用之論。若合符節。而一援本經。一徵傷寒。

彙而觀之。無餘義矣。東洞又曰。『用之之法。祇須打碎。近世以其性寒。用火煨之。臆測之見。余無取焉。大凡製藥之法。製而倍毒則製之。去毒則不製。以毒外無能也。』觀此。石膏之忌煨用。東洞亦早見到。不待張錫純之大聲疾呼。然亦足徵識者所見略同。惟欲醫林僉明斯義。醫報宣傳。猶病不廣。最好刊成小冊。到處分送。俾溫熱重候。醫生放胆重用。病家信服不疑。挽救民命。當必尤偉。世之慈善家。其以是言為然否。

〔十八〕客有詢余曰。世俗謂牛乳性溫助火。然乎否乎。曰。牛乳味甘氣微寒。功能養心肺。潤大腸。解熱毒。澤皮膚。主治消渴熱喘勞損。按三症皆原於火。而牛乳能治之。其性非溫。灼然可見。矧陳藏器有『冷補』之明文乎。此物潤燥生津。為病後調理高年體虛唯一之補品。賤體陰虛火亢。飲用牛乳。將及一載。祇蒙其益。未見其弊。此充足破俗說之謬矣。惟與酸物相反。誤和食。令人腹中癥結。飲牛乳者。不可不知。

〔十九〕大棗氣溫味甘。滋脾土而益氣強力。潤肺金而生津止咳。調榮衛。治洩瀉。近世醫家。多用紅棗。惟鞠通吳氏獨持異議。謂『大棗色赤黑。味甘微酸。取其以補脾經血分之陰。去核使不走下焦。配以生薑。補胃中氣分之陽。一陰一陽之謂道。為中焦調和榮衛之要品。而今人多用紅棗。本草綱目謂紅棗理疎不入藥。豈未之見耶。』圭按黑棗味厚。補脾專長。紅棗力薄。和胃最宜。佐參芪以建中州。宜投黑棗。合生薑以和榮衛。當用紅棗。且久解黑棗。有助濕熱之弊。而紅棗則否。細核二者功用。大同之中。不無小異。爰為分析如此。

〔二十〕羚羊角與犀牛角。皆為清涼劑。但犀角兼有強心作用。羚羊兼有鎮靜作用。故高熱而脈搏細數。或促數者。宜犀角。高熱而四肢抽搐者。宜羚羊。古人認犀角為心藥。羚羊為肝藥者。以此。

〔二十一〕愚杭人。執教於鄞南惠風小學。乙丑聖誕。應友人之召。赴鎮海橫河。便道謁師兄王仲生。為愚述夏令所治濕溫暑溫諸症。僉以大冬瓜半枚。鮮青蒿一握為主。隨證加佐使數味。濃煎一飯。一日或二日飲完。無不立愈。按冬瓜寒能瀉熱。淡以滲濕。性通利便。兼解暑邪。青蒿苦寒清濕熱。芬芳不傷脾。以療暑溫及濕溫之熱。多於濕者。確屬針鋒相對。矧鮮藜味甘。量重力寒。迅發膚功。可無疑義。爰為抉出。以脈同道。

〔二十一〕產婦氣血虧損。生產努力太過。或產後卽行勞動。輒致子宮脫垂。西醫對於此症。祇用子宮托及外科手術。爰將中醫藥方錄左。藉供臨床之借鏡。

(一) 人參一錢 炙黃耆三錢 當歸身三錢 川芎六分 清炙甘草四分 升麻三分 五味子五粒
(二) 蜜炙黃芪二錢 土炒白朮一錢 歸身三錢 人參一錢 蜜炙升麻三分 炙甘草五分 陳皮一錢 生薑一片 紅棗二枚

以上二方。以補益升提爲主。蓋原因療法也。

〔二十三〕蘇東坡詩。『主人勸我洗足眠。倒床不復聞鐘鼓。』此誘導上部血液下行之法也。與元明粉即硫磺之治喉痛。見十九年中西醫學報 清寧丸即一味大黃酒製爲丸 之治目赤。調胃丸即大黃芒硝甘草爲末蜜丸 之治齒痛出血。(見玉樞微義)

同一理由。

〔二十四〕方書治吐血痰血。多用藕節。而鮮有用藕者。余初以爲新鮮之藕。其療効必勝於乾燥之節。凡用藕節之方。允宜代以鮮藕取汁。方爲合理。今乃知古人用藕節以止血。亦含有科學原理。未可一筆抹殺。遽斥其非。緣藕之所以能治血症者。恃其所含多量單甯酸。有愈合創面血管之效耳。藕中所含固富。但其節幾全爲單甯而乏澱粉。收效自然更大也。

〔二十五〕隨息居飲食譜載。『玉靈膏。一名代參膏。自剝好龍眼肉。盛竹筒式瓷盃內。每肉一兩。入白洋糖一錢。素體多火者。再入西洋參片如糖數。盃口羈以絲綿一層。日日於飯鍋上蒸之。蒸至百次。凡衰羸老弱。別無痰火便滑之病者。每以開水滌服一匙。大補氣血。力勝參耆。產婦臨盆。服之尤妙。』圭按龍眼本草著其功用爲定志安神。養心補血。列其主治爲思慮勞傷心脾。譯以西說。此物實爲大腦之滋養藥。對於神經衰弱。少寐善忘等症。照上述蒸膏之法。長服無間。確有殊效。惟王氏讀爲『大補氣血。力勝參耆。』未免言實兩歧矣。

柳序

百事皆以術名。而醫獨以道名。道者中而已矣。中無定體。隨時而在。則權尙焉。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權固憂憂乎其難哉。考亭又謂自漢以來。儒者多不識權字。嗚呼。漢去古未遠。至索一解人不得也。況生丁晚近。卒業於小道者乎。余嘗言世之號爲醫者有三。而幾於道者百無一焉。朝頌靈樞。暮閱金匱。按圖索驥。膠柱鼓瑟。是爲文字醫。頭痛治頭。脚痛理脚。懸揣虛實。妄擬陰陽。是爲意見醫。餌藥識性。善病悟機。側聞緒言。因此測彼。是爲聰明醫。如若輩者。未嘗不稱國手。誇洞垣。然知經而不知權。道其所道。非醫之所謂道也。知權之之說者。其惟王君達士乎。達士家東臯之赤岸。去揚郡數百里。予未見其人。而輒耳其名。蓋良醫也。予門首座繆子。又安自赤岸來謁。攜其所著醫權二卷。囑予序。予閱其書。據症立案。審案用藥。辨溫清於錯銖。酌補瀉於杪忽。一切通因通用。塞因塞用。寒因熱用。熱因寒用之妙。要皆與病推移。而不凝滯於病。美哉達士。可與權矣。世之讀此書者。神而明之。引而伸之。自覺準繩失之繁。儒門事親失之羈。寓意草醫門法律失之偏。不如是書之囊括諸經。旁通衆說。爲幾於道也。又何文字之可泥。意見聰明之足恃哉。抑余更有進焉。王充不云乎。春秋王道之權。在一身有一身之權。在一鄉有一鄉之權。在天下有天下之權。用雖不同。權則一也。由斯說也。廣醫之權而用之。治天下不難矣。誰謂醫國醫民有二理哉。仍介又安質之達士。達士其勿以予言爲河漢也夫。

辛丑陽月望前三日。印上柳彬廷章氏拜書。

繆序

醫者道也。夫道無對。唯權有以準之也。我中表王子達士。究心於醫者。歷有年所。凡遇一病。未敢輕爲投治。必細審其根由。詳視其變態。然後以古人之法。運以心裁。故無往不利。而遠近內外。靡不帖然悅服。曰善哉。技至此乎。

達士語余曰。予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予學醫之時。所見無非可醫者。三年之後。無一可醫也。方今之時。一若予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卻導窾。因其固然。今予之醫三十年矣。所治數千人矣。而醫道若新發於硯。故取曩日所治之已效。與所論定而不治者。筆之于書。名曰醫權。嗚呼。王子之心苦矣。今之號爲醫者。非執方以治病。即取病以試藥。求其變化因心。不泥乎法。而亦不離乎法者。無有哉。余因進而詰之曰。未始有對者權也。予之所謂權。即謂之道樞也。可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醫固有所可。有所不可。而一以權準之。善哉。權之爲功大也。予因搦管爲之。而樂附片語於簡末。

康熙辛丑蒲節後五日。默菴弟繆偉望書於赤岸之倚雲軒。

自序

余從事醫林近三十年矣。所治之症。每不能與古人相符者何也。蓋病情交錯。本無定體。醫亦隨機而變。安可執一以治之。故方之中有權在焉。昔人有云。讀十年書。天下無一可醫之病。醫十年病。天下無一可讀之書。此誠研窮久而闕歷深。能得權之妙者矣。夫古人創立方書。無非爲後人入道之門。若適莫相乘。皆非妙理。所以武穆論兵。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蓋此意也。雖然。豈易言哉。苟非博覽羣書。取精用宏。則遇一奇症。胸臆無主。顛倒錯亂。毫厘千里。安能隨機應變。奏功於旦夕耶。今夏偶檢敝篋。取平日所治奇症之案。與所論醫理。內有及載。與不及載者。因潛心追憶。取而釐定之。名曰醫權。授以鈔梓。用敢質諸同道。非敢薄視夫古人。亦以見醫道之始於有書。終於無書。既不可離乎書以治病。亦不可泥乎書以立方。管見如是。不識高明有以教我否。

康熙辛丑榴月中澣之九日。勵齋王三尊自序於心遠洞中。

醫權初編凡例

- 一 是書無論醫案。凡一切醫事。有所發明。少補醫林者。悉記之。
- 一 是書一編分爲上下。上論下案。論記五十有五。案記七十有八。編以次第。以便查閱也。
- 一 是書創自辛丑。追憶三十年前之事。其有脈症不能盡記者。遂闕如。不敢虛作巧合。冀誤後人也。
- 一 案中同事輩。有粗庸誤人者。其姓名不書。相濟成功者。必書。爲其隱過而揚善也。
- 一 是書無階級可尋。必已成之醫。方能測其端倪也。
- 一 是書所記之症。所論之事。必古書所未載。今人所罕見者。若案案載入。論襲前人。則是依樣葫蘆。不可勝載矣。
- 一 是書雖不泥古執方。然亦理所必至。其勢不得不然者。此卽聖門之權中庸之道也。若云妄作驚人。則吾豈敢。
- 一 是書直講病情。病理切要處。卽堪輿家看龍氣水口之下手處也。一切迂遠穿鑿附會之談。悉置之。
- 一 道先經後權。經多權少。此書所治之症。乃百中之四五。不可以此法槩治尋常之症也。
- 一 予偶有粗疎之處。亦記以自檢。不敢自掩其過也。
- 一 是書但在實序其事。不尙文飾。辭句粗鄙。幸毋噴飯。
- 一 是書所載之症。大半係外感時疫。雜症終易治。不若是症之投劑少差。立見殺人。故治雜症雖多。存案則少耳。
- 一 是書瀉多於補。非偏於用瀉。以時疫外感用補者。畢竟百中四五。
- 一 是書所載之條。乏費不能盡刻。茲其大略云爾。
- 一 附重梓傷寒論翼與古今名醫方論二序於後者。因序有志未果。欲使天下之人。知有名醫彙粹八卷。同心搜輯。重梓以光於世也。
- 一 附擬黜巫狀於卷末者。欲當世之顯仕君子。特振義舉。黜邪崇正。以免邪術殺人之慘也。

醫權初編目錄

卷上

論達原飲第一……………一

論瘟疫論禁用石膏黃連第二……………一

論感寒時疫伏脈第三……………二

論感寒疫症下利不同第四……………二

論小柴胡湯為疫症要藥第五……………二

論時疫感寒生死法第六……………二

論外感時疫下早之誤第七……………三

論時疫每夾外感內傷第八……………三

論三陽經用表藥法第九……………四

論傷寒時疫下症當以舌胎為第一義第十……………五

論感寒時疫有禁食不禁食之說第十一……………六

論感寒時疫有食復不食復之異第十二……………六

論傷寒時疫過經不解第十三……………七

論感寒時疫當以利水為第二義第十四……………七

論外感發汗與時疫自汗迥異第十五……………七

論感寒與時疫之嘔不同第十六……………八

論柯韻伯寒傷於表法當溫散寒傷於裏法當
溫補之句第十七……………八

論傷寒發明第十八……………九

論賁豚症有虛實不同第十九……………九

論薄荷第二十……………〇

論滑石貫衆第二十一……………〇

論熟大黃第二十二……………一

論夏月小兒內傷外感第二十三……………一

論內經無痰癯滯癯第二十四……………一

論內經脾病而四支不用第二十五……………二

論內經論新產及大病後不可瀉與朱丹溪言
產後當以大補氣血為本雖有雜症以未治
之第二十六……………二

論內經五奪不可瀉第二十七……………三

論石室秘錄第二十八……………三

論沈虛明費建中治痘迥異第二十九……………四

論費建中頻頻欲解仍艱瀆之句第三十……………四

論治病當以脾胃為先第三十一	一五	論醫道執一之弊第四十七	一一
論治脾胃之法第三十二	一五	論立方當先立案第四十八	一一
論積聚與感寒時疫下法不同第三十三	一五	論用藥戒濫筭術第四十九	一一
論力作之人與婦女胃中每多積聚症第三十	一六	論舍脈從症舍症從脈第五十	一一
四	一六	論先瀉後補先補後瀉與補多瀉少瀉少補多	一一
論羸弱不能生子當補其脾第三十五	一六	補瀉各半以及屢補屢下之法第五十一	一一
論治病當以人之元氣盛衰為本病為標第三	一七	論文字之醫與經歷之醫不同第五十二	一一
十六	一七	論忙醫之誤第五十三	一一
論用藥效否當責之元氣強弱第三十七	一七	論小兒用藥當預為補計第五十四	一一
論脈數極多死症第三十八	一七	論月季花當通經天竹實當補腎第五十五	一一
論脈多右大於左第三十九	一七	卷下	
論脈極大多死症第四十	一八	錢婦儲方與病疫飲冷過度合案第一	二五
論久病而添實脈實症者多不治第四十一	一八	梁婦康子疫症合案第二	二五
論孕婦忌半夏之謬第四十二	一八	虎氏母子疫症合案第三	二六
論直中陰症用藥法第四十三	一九	康華之感寒一案第四	二六
論腹痛吞酸屬肝之偏第四十四	一九	周開周妻疫症一案第五	二七
論治痘當歸脾胃第四十五	二〇	繆豐城癘轉感寒一案第六	二七
論小兒驚搐多屬痰火附小兒久虛新停積滯	二〇	曹僧患疫得歇指脈一案第七	二七
不可強進補劑第四十六	二〇	堂兄與謙疫後變痢不治一案第八	二八

朱笠菴感寒一案第九	二八	先兄虛感寒不治一案第二十九	三四
潘國彩疫症一案第十	二八	予與內子虛疫合案第三十	三四
秀峯僧疫症一案第十一	二九	徐明子虛感寒不治一案第三十一	三四
王東暘疫症一案第十二	二九	十三總族媳虛感寒不治一案第三十二	三五
陳雙頂疫症發斑一案第十三	二九	姚爾玉郎虎墩南庄一人虛疫合案第三十三	三五
吳婦感寒一案第十四	二九	朱笠菴大令愛三令愛產後咳嗽合案第三十	三五
丁赤晨疫症一案第十五	二九	四	三五
丁繼寬疫症一案第十六	三〇	韓婦產後一案第三十五	三六
王益貞痰瘧不治一案第十七	三〇	陳良友妻郭育材婢俱三月隨胎合案第三十	三六
繆子尙母感寒一案第十八	三一	六	三七
徐芝三舌黑胎一案第十九	三一	朱帝簡妻與內子生產合案第三十七	三七
漁人六月感寒用麻桂一案第二十	三一	繆婦隨胎一案第三十八	三七
張婦感寒一案第二十一	三一	王有成妻產後惡露不下一案第三十九	三八
蔣星弁僕人時疫一案第二十二	三一	王君瑞媳產後惡露上沖及孫婦疫症隨胎合	三八
繆端生感寒兼積痰一案第二十三	三二	案第四十	三八
錢守國妻虛疫一案第二十四	三三	繆僧外感後及予瘧後不思食合案第四十一	三八
梁母虛疫一案第二十五	三三	趙公著徐氏子陰症合案第四十二	三八
何四兄虛感寒一案第二十六	三三	蔣子和趙公著徐氏子脈症類白虎湯合案第	三九
王禹訓內人虛疫不治一案第二十七	三四	四十三	三九
丁圻者虛疫不治一案第二十八	三四	賁大成久嗽一案第四十四	三九

孫伯魁咳嗽一案第四十五	四〇	大亡兒痘症一案第六十五	四六
賈大成久嗽繼案第四十六	四〇	次亡兒痘症一案第六十六	四六
丁妻積聚一案第四十七	四一	吳小兒天花不治一案第六十七	四六
繆姓積聚一案第四十八	四一	虎墩痘兒瘞而復甦一案第六十八	四七
彭或卿內人結氣一案第四十九	四二	吳癘子之子疳瀉日躄繆繼祖疳疾日躄合案第六十九	四七
朱道人血淋一案第五十	四二	仲恭玉三郎痘後目翳一案第七十	四八
楊母暴吐一案第五十一	四二	蕭友桐目翳一案第七十一	四八
王大使酒疸不治一案第五十二	四二	賈大成幼子雀盲眼一案第七十二	四八
予吐血兼脾瀉一案第五十三	四二	次亡兒黃水瘡一案第七十三	四八
予身親歷諸症服藥之案第五十四	四三	家舅母胃痛並附陳相文治二胃痛合案第七十四	四八
陳輔廷子少腹痛一案第五十五	四三	附湯萬春治繆姓間廔一案第七十五	四九
周自西佃者痢疾一案第五十六	四三	附王廷綯治二疳症合案第七十六	四九
繆姓寒疝兼痰火一案第五十七	四三	附岳丈一笠上人治雉臯陳綿祚目疾一案第七十七	四九
予大小腹氣痛一案第五十八	四四	繆姓痢疾一案第七十八	五〇
次亡兒久瀉一案第五十九	四四		
童天立幼時久瀉一案第六十	四五		
內人脾瀉兼氣痛一案第六十一	四五		
康聖功孫痘症一案第六十二	四五		
王弘仁痘瀉一案第六十三	四五		
予痘症一案第六十四	四六		

重梓傷寒論翼序	
重梓古今名醫方論序	
擬黜巫狀	

醫權初編卷上

海陵王三尊達士氏著
江都柳廷章先生閱定
紹興裘慶元吉生校

論達原飲第一

吳又可治瘟疫。用達原飲。發前人之未發。誠妙論也。然予有辨焉。彼云毒藏募原。一日則害正氣。一日故用樛榔厚朴草果。速開募原。使疫邪早潰。全正實多。然此爲正氣盛者言也。若虛弱之人。再進此藥。中氣愈餒。何由鼓盪疫邪而出。非徒無益而反害之矣。疫症理同痘症。痘藏於腎。種之先天。故發遲。疫藏於募原。種之後天。故發速。痘症用升發清涼而出者固多。然間亦有始終用補中益氣湯及保元湯而愈者。須知補正卽所以發毒也。古用人參敗毒散治疫。未始不有高見。但痘與疫皆係火毒。瀉多於補耳。若謂有瀉無補。恐無是理也。自瘟疫論與救偏瓊言一出。則世之患疫與痘者。不死於補。而皆死於瀉。不獨此二症爲然。凡病皆有虛實兩端。正氣實者無虛症。正氣虛者無實症。實者驅邪以全其正。虛者養正以驅其邪。其義一也。又有實多而虛少。當瀉多而補少。實少而虛多。當瀉少而補多。有當先補而後瀉者。有當先瀉而後補者。但要絲絲入扣。不可妄施則得矣。所以治病有始中末三法。與補瀉兼施之理。此理大合兵法。有兵精糧足直攻其寇者。此治病之初法。卽瀉法也。有糧草不繼。寓兵於農者。此治病之中法。卽補瀉兼施之法也。有國氣空虛。寧受巾幗之辱。而終不與之一戰者。此治病之末法。卽補法也。又知實症之最者。雖終亦瀉。虛症之最者。雖初卽補。若槩以達原飲施之。能免虛虛之罪乎。

論瘟疫論禁用石膏黃連第二

瘟疫論云。石膏黃連寒而伐胃。閉痼疫邪難潰。且黃連守而不走。不苦大黃之走而不守。雖然。不可執也。大黃固走而不守矣。彼動用白芍。又能寒而走乎。況石膏可以發汗。豈寒而守乎。其有大渴飲冷。六脈洪數。不合承氣湯

者。非石膏而何。其有下後不愈。不合再下者。非黃連而何。但佐以氣藥則善矣。又何禁而不用耶。

論感寒時疫伏脈第三

元胃有舊疾。或痰飲。或飲食。或氣。或血之類。復感寒。或染疫。雖渴而喜熱飲。脈反伏而弱。胸中必有痞滿。噎氣。痞嘔諸症。用藥當從瀉心湯之例。寒熱并施。更兼枳桔青朴檳榔草果之類。選而用之。或佐九蒸大黃。每見殊功。若誤認虛寒。投以溫補。禍不旋踵矣。

論感寒疫症下利不同第四

感寒太陽陽明合病下利。用葛根湯解表。太陽少陽合病下利。用黃芩湯和解。少陽陽明合病下利。脈滑而數者。有宿食也。承氣湯下之。謂太陽陽明合病。少陽陽明合病。皆兼陽明。太陽少陽合病。陽明居中。更無所逃。是知陽明水穀。受兩經之寒邪擾亂。必致下奔也。至於瘟疫下利。或疫邪自募原傳胃。或胃中原有積滯。因熱毒擾亂下奔。皆屬內症。舌白胎者。小柴胡湯合達原飲加減清之。黃潤胎者。三消飲雙解之。黃燥胎者。承氣湯急下之。始而自利。終必大下。以其疫邪傳胃。與胃中原有積滯之症。皆當大下也。須知治下利則同。而所治之理則不同。

論小柴胡湯爲疫症要藥第五

時醫治傷寒。始終一小柴胡湯。蓋太陽陽明二經之麻黃湯。桂枝湯。大小青龍湯。葛根湯等方。最難用。用之不當。適足敗事。莫若守一小柴胡湯爲最妥也。邪在少陽者。用之恰當。即在太陽陽明者。多服幾帖。邪自外出。然未至少陽而先服。反能引邪入內。惟在疫症。雖不始終以之。除三承氣湯症外。皆可加減治之。蓋傷寒自外入內。首太陽。次陽明。又次少陽。疫症自內達外。首少陽。次陽明。又次太陽。故以小柴胡湯爲第一方。未有少陽門開。而陽明太陽之門終闔者。如係汗愈之症。始終一方加減可治。若兼傳內。則始同而終又異矣。是知小柴胡湯爲疫症要藥。非傷寒要藥也。

論時疫感寒生死法第六

時疫與感寒，脈滑數，重按有力者，一定生症，如脈虛弱，神情鎮靜，未至大虛，猶可治也。更有伏脈，結脈，本脈之辨，不可誤也。若脈虛弱，或促數空虛，或細數無神，加以譫妄躁亂，舌無厚胎，此正虛邪盛，必死症也。

論外感時疫下早之誤第七

今之庸醫，未熟讀仲景之書，而粗看又可之書，無論感寒時疫，首以一汗，汗出不愈，繼而一下，以爲汗則表解，下則裏解，病無逃遁矣。殊不知其病情隱匿，醫理深微，有非汗下所能頓愈者。若果爾，則仲景之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將安用乎？外感不同時疫，汗下不拘日數，然下早變症甚於時疫，以其從外而之內也。時疫雖從內之外，下早亦難治。蓋人身之陽氣，七日一轉，自得病之日，至第七日，一陽之氣來復，疫始送出，輕則自汗而解，重則定下而解，其有不俟七日而愈者，乃稟氣素足，竟送疫外出，不待一陽來復也。汗解者，自汗而解，下解者，必有下症迫之，不待七日始下也。若待七日始下，則危矣。然此百中之一二，其七日自愈之症者，良醫用藥，必使經絡疏通，津液不枯，正氣不損，內結漸消，至期何難愈乎？其復者，亦七日愈。汗者仍汗，下者仍下。今之患疫者，苦於迫切，醫者又不明此理，急於求功，見汗不解，別無他法，驟然一下，以冀頓愈。正氣有虧，行機忽蹶，表熱陷入，痞滿立至。經絡阻滯，疫邪難潰，輕則牽延時日，重則變爲死症，安望至期即愈乎？瘟疫論雖云屢下，然胸有定見，絲絲入扣，下則愈，不下則不愈。非若庸醫之懵然用下也。雖然，必先熟讀仲景之書，再細玩又可之書，更須閱歷深久，不致膠柱鼓瑟，方能從容中道。

論時疫每夾外感內傷第八

時疫之中，每夾內傷外感，是一病而三病兼之，不可不察也。蓋疫症盛行於春夏，而此時寒熱不均，衣服時時更換，易致外感，但輕於冬月，用藥又須斟酌耳。此似是而非，實兩症也。再病疫之家，服勞者，早夜不眠，饑寒交集，憂怖焦思，不但外感易，而內傷更多。復染於疫，是三病而爲一病也。醫者當辨其孰重孰輕，孰有孰無，須要絲絲入扣，不可槩以疫病治之。辛巳歲，予夫婦病疫虎墩，其時雖疫氣大行，然亦因母久病，早夜服勞，兼之逝後經營百